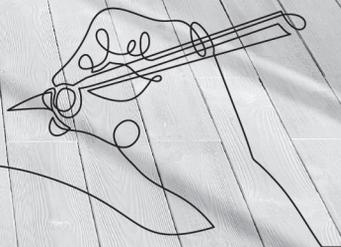


日常拾筆

2020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 得獎作品集 —

· 短篇小說 · 報導文學 ·
· 散文 · 新詩 · 童話 ·

市長序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秉持著傳承臺灣文學之母——鍾肇政先生的創作精神，不限國籍與題材，鼓勵創作者書寫對於土地、日常及歷史的各種想像，舉辦至今已邁入第六年。文學抒發個人情感與生命經驗，也描繪人們在歷史轉換時刻面對生活的方式，藉由文字，記錄日常也銘刻時代記憶，持續不斷地將臺灣精神、地方寶藏與族群文化發揚下去。猶如一代文學巨人鍾老所創作的《臺灣人三部曲》、《濁流三部曲》等作品，表達客家硬頸態度，成為大河小說的先驅。

桃園，除了是客家文學的重鎮外，多元族群互相融合與包容，也成為城市的重要資產。跨越語言和文化隔閡，來自不同地域、擁有不同身份的創作者為土地注入源源活水，使桃園文學呈現更加廣闊多彩的地方樣貌與內涵。2020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以「日常拾筆」為題，將文學日常作為核心概念，邀請創作者從平凡之中拾起靈感碎片，發現生活就是不斷成長的故事。期待文學根源於生活，在各

個生命階段中都能透過書寫，留下四面八方而來的深刻故事，匯聚成廣闊的時間之河。

今年度參賽作品眾多，投稿者來自世界各地，作品內容及題材呈現森羅萬象，徵件類別分為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新詩、散文以及童話等5類，總件數突破歷年紀錄，再創新高。無論是用童話隱喻人的處境，帶入社會現狀，抑或對自我的探索，作品或虛或實，故事性濃厚、社會意識強烈。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儼然已是臺灣重要的文學獎指標，挖掘出不少文壇新秀。本屆得獎者亦不乏年輕世代初露鋒芒，作品內容精彩、關懷角度深刻。

若文學是一條大河，希望所有的創作者都能在滔滔浪花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流域，自在發揮。秉持鍾老愛鄉愛土、創作不輟的文學精神，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將持續傳承，迎接時代的聲音。

桃園市長 鄭文燦

局長序

桃園，作為臺灣接軌國際的重要城市，也是多元族群融合之地，近幾年市府團隊努力深耕在地文化，期待能挖掘更多創作者，也將來自各地的藝文能量注入地方，使文學、藝術漫延，無處不在。而為了因應數位時代的到來，2020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首開線上和紙本同時投稿，吸引來自世界各地，不分年齡、國籍的創作者攜優秀作品前來參賽，收稿總數達1438件，打破文學獎舉辦六年來的紀錄。

本屆文學獎以「日常拾筆」為題，鼓勵所有靈光一閃的生活寫作外，更舉辦文學寫作營、文學沙龍、大河小說導讀聚會及作家散步地圖等推廣活動，邀請廖輝英、焦桐、童偉格等文學名家主講，深受民眾喜愛。尤以「作家散步地圖」為今年新增的活動項目，邀請知名作家劉克襄，與熟知桃園文史工作者如蔡濟民、向鴻全、謝鴻文等人，在各異的區域中，帶領民眾走讀地方風土與文學地景，發現在各處綻放的成長痕跡。除了探討時間之於環境帶來的轉變外，也叩問並回顧腳下土地的歷史。

綜觀今年的投稿作品，有貼近生活經驗的童話故事：道出原住民生存困境的小說創作、探討孤獨與死亡的散文自省；更有以新詩或直言批判或含蓄暗諷社會的作品並列其中。然而，最值得一提的莫過於本屆出色的報導文學作品，取材多元，從農業議題、異族日常、山林保育到菸業菸農、遊牧民族等，視角獨特且深刻，報導之眼遍及全球，尤以高原生活觀察和來自非洲尚比亞坦噶尼喀湖——波光粼粼的故事最為動人。

無論故事從何而來，或即將被帶往哪裡，文學沒有疆域之分，既是一種同理，也是文化共融的結晶，由創作者將自己所見所聞幻化為筆下的世界，期待用這本書，帶你遇見世界。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目次

- 002 市長序 鄭文燦
004 局長序 莊秀美

短篇小說

- 012 正獎 南華夫人安魂品 白樵
036 副獎 阿慶 李修慧
058 副獎 櫻花何時開 魯亮·諾命
078 紀錄 短篇小說·決審會議

報導文學

- 090 正獎 告別練習——最後的遊牧民族 尹雯慧
118 副獎 前無例 後無人 李寶蓮的「愚婦還山」大計 楊語芸
138 副獎 波光粼粼——非洲尚比亞坦噶尼喀湖的日常 邱艾薇
162 紀錄 報導文學·決審會議

散文

- 174 正獎 關於一片海的重新敘述 鄭雨光
182 副獎 做料仔 張燕輝
194 副獎 走河 陳泓名
206 紀錄 散文·決審會議

新詩

- 220 正獎 九零後 陳顥仁
226 副獎 我們的夏天——致貝魯特 楊智傑
232 副獎 衣服 邱怡瑄
238 紀錄 新詩·決審會議

童話

- 250 正獎 沙漠小狐狸薛比 騙人小鬼愛阿布
262 副獎 逃出壞孩王國 林千鈺
272 副獎 打呼公主 藝萱
282 紀錄 童話·決審會議

附錄

- 290 2020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辦法

2020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 得獎作品集 |

日常拾筆

短篇小說

正獎 白 樵〈南華夫人安魂品〉

副獎 李修慧〈阿慶〉

副獎 魯亮·諾命〈櫻花何時開〉

短篇小說

| 總評 |

鍾文音

這是一場文林高手對決的比賽，彷彿高手盡來此競逐，可惜名次有限，只有三個得獎名額，有的只好不得不割愛。

我覺得此次只要能獲得三位決審一票青睞的作品都是頗佳之作，讓人眼睛一亮的，即使有的作品沒有獲獎但也讓評審難忘，足見鍾肇政文學獎在參賽者心中的分量了。

此次得獎作品對於短篇小說的思考、創意與情感建構，以及熟練的文字運用，都讓評審驚艷。正獎(南華夫人安魂品)獲得我和平路的最高分，是一篇遊走在現實與虛擬、歷史與當下兩端，且穩穩爬上山頭的好小說。

副獎(阿慶)關注的題材則是當下最熱門的送貨員人生，一開始寫他鄉求學，回國卻只能當送餐員，種種思考都反映新聞事件與自我當下人生的種種對比連結，映照出一座城市年輕男女的生活浮生錄。

另一副獎(櫻花何時開)寫出原住民的土地正義，最後神來一筆，遙望阿嬤魂埋櫻花樹下卻靠近不得的一種關照距離，以不濫情但又非常貼切現實的語調，寫出原住民被忽略的土地哀歌，這篇小說獲得了陳芳明的首選。

這是一場高水準展演的短篇小說競賽，獲得「鍾肇政文學獎」的勳章殊榮，我想將成為未來寫作者們想要登上的桂冠擂台。



短篇小說 | 正獎 |
南華夫人安魂品

白樵

1

「就是這幾天了。」我出門前，母親說。

梅雨季前，一週五早晨，領過慢性處方簽，我步出醫院西址大門，行經緩坡道與日式殖民風紅磚牆時，抬頭，見天色鉛灰雲翳低。原計下午與母親輪班，她忽然致電，要我返家前先繞至孃家。

巴士或猛煞，或顛簸，我心煩躁。窗外，從雲縫墜下燦陽一道。我憶起清晨殘夢，遠視幼園或國小年紀的自己，站在孃家樓下，巷內天光大作，我過騎樓，拉開毛玻璃門，走進孃的出版社。

四十多坪空間，置中橫擺六張面對面辦公桌，右側是木櫃與成摺捲的大幅直式地圖，有計算機滴答輕響。母親與兩名女會計，戴袖套，擎尺，低頭兀自忙碌。

我貓步過她們身後，往內，辦公處左側甬道底是一獨立備廚起居間。門敞，燈光已被捻亮，滿室霧氣蒸騰，空氣中瀰漫馨郁的麻竹葉與月桃葉香，地上堆滿蒸籠與盛了料的巨型不銹鋼盆。霧氣弱散，我見孃背對，叉腿獨坐矮木凳。她穿白底小碎花無袖衫，寬鬆淡紫棉褲，頭彎得低，我從仰角，只依稀見那霜白銀灰的過耳髮際。盯著她機械式忙於綁繩，舀米，分餉的手，其臂緊實，異常粉



嫵。我欲開口喚人，整座起居間，頓時白煙攏障……

詭異而令人不安的夢。

至嫵家，我箭步上樓。只見嫵獨躺客廳沙發椅。另側堆滿母親素日準備的成人尿布，防溺墊，與好幾箱癌症者專用高蛋白濃縮飲。嫵帶織花毛帽，嶙峋雙臀緊壓防褥瘡墊。她張嘴癡望遠方，對我的招呼未有反應。

「哎啣……」嫵嘆，唾液從嘴角流溢。我拾面紙，為她細細擦拭。

「疼……呀……」微弱音從嫵喉頭飄出。「哪疼？」我提高音量，將嘴靠她左耳畔問。她遠視天花板，唯右手緩緩，緩緩伸向膝蓋。我蹲下身，以手輕撫之。「哎啣……哎啣……」嫵氣沉嗟吁。

印尼看護走出廚房。「嫵好像很不舒服。」我說。她點點頭。我將她的夏被拉緊，再把那雙畏寒的掌安於其下，然後蹲踞一旁，持續替她摩挲右膝。

母親趕至。「狀況如何？」她問。我搖頭。母親同看護詢問昨日飲食與睡眠情形後，轉頭對我說，她昨日致電小舅，盼他前來，小舅推說工作忙擇日再訪。

「嗞嗞嗞。」半眠的嫵忽張口怪叫。她僵直脖頸頭朝後折，高挺胸，將上身凹成拱橋形。雙腳扭成側九十度，肌膚泛青，像尾弓身的蝦。

「快來。」我喚。母親與看護趕至沙發旁。半躺的嫵五官糾結，胸口緊劇起伏。該拍胸？該扶嫵半坐？還是開噴霧治療器？母親與看護躊躇著，我手緊按在嫵的右膝上。

「哀。哀哀。」嫵厲聲哮。「要喘大氣了。」母親連聲喊：

「跟著光走啊，跟那道最白炙的光走啊。」屏氣凝神不敢動作，寂靜，嫵的臀部最後擠出一絲輕細排氣聲，室內瀰起淡臭。

嫵停止了動作。停止了喘息。

舌尖半吐，闊嘴深喉，黃濁灰眼凸懸直瞪。

嫵是死不瞑目的。

2

「奶奶沒氣了。」印尼看護以食指探過嫵的鼻息後說。

慟。我跌坐在地，臉緊貼嫵腿痛哭失聲。母親旁站，泫淚漣落，忽憶起什麼，急忙搖晃我肩：「人剛過身時親友哭嚎不能，否則逝者將因擔憂而無法順利投胎。」

我衝到餐廳大理石圓桌旁，蹲下，以額輕撞陽台毛玻璃門。眼淚決提似地落，腦中茫然。五分鐘，十分鐘，稍作冷靜後，某種羸雜了疲倦與鬆懈的感覺襲上心頭。像越野，或魔鬼體能操演終抵壓線時刻的平靜。

起身。我撥了電話，告知小舅嫵的死訊。

母親雙手合十閉眼持經，她立於嫵薄灰色的臉旁，唸禱一遍遍的往生咒與地藏菩薩本願經。印尼看護蹲在廚房口，無意識地玩手指，眼發愣。應是正午，卻極黯天色，我們沒開燈，怕擾魂。客廳的一切逐漸被濃濃暗影吞噬。

小舅驅車趕至。

「嫵沒闔眼呢。」巡視後他說。我不作聲。我，小舅，母親輪番上陣，試圖以掌平撫亡者顏，但那雙混濁灰眼始終凸瞪。小舅以

兩指深摀眼臉，使力按扯，亦無效。「莫動了，人剛往生，魂魄仍附其體。動作不慎，會給亡者極大苦痛。」母親拍開小舅的手說。

靜止。沈默。

「該給奶奶換衣服吧？」印尼看護問。

母親派我為嬖挑選入殮衣裳。我用手機尋得一間名為月世界的壽服舖，惶然離開嬖家，獨乘捷運至行天宮。列車駛過長長黑洞，原先的惆悵，竟逐站轉為小調式的輕鬆。畢竟，這兩年實在煎熬。

終止符劃下，今細細回想，我與嬖的互動，多與飲食有關。

自幼，我倆至親。古怪，冶豔，是我對她的印象。

母親常提一事。初生時我膚色黝黑，嬖處心積慮想將我漂白，一日她突發奇想，以麵粉代皂搓澡。沖水後，粉結塊，凝滯我茸茸汗毛膚上。嬖急了，攆雪拔毛。我刺痛難忍，嚎啕大哭。

自小受氣喘所困，季節遞嬗時，情緒激動時，我底胸腔深處，便抽拉起破手風琴似的走音旋律。嬖尋遍食療與偏方欲替我剷除病灶。百合花生冰糖帖。豬肺杏仁湯。川貝雪梨膏。在嬖家的週末，廚房裡總熬煮各式食材。

某日小學放課，回家，驚見嬖在我家廚房，以大鍋滾煮赤紅沸湯。嬖以小碗舀之，命我當面飲下。「這什麼？」我問。「硃砂燉排骨。」嬖說。我不依，嬖捏著我鼻，非要我一口灌下。喝定半碗，留下滿嘴血漬浮渣。最後是母親強烈干預，嬖才作罷。

躲過龜血與鷹肉。妥協結果，是漫長國小時光裡被逼食的一碗碗燕窩粥。我恨透那鼻涕感似的透明物。為哄嗜甜者如我，嬖添水，加大量冰糖，燕窩同米煮熬成稀飯，先置不鏽鋼碗於冷櫃冰鎮，再命我飲。

我抗拒，嬖就訴苦情，說這是她早好遠的路，去中藥行挑的頭期輕毛官燕盞，價格貴，且浸水泡發後還得戴上老花眼鏡，拿鑷子，仔細將毳毛雜質挑出。我只好邊看卡通邊轉移注意力，囫圇食之。

荏苒冬春。這兩年換我替嬖張羅飲食。

每週兩次平日下午，趁嬖午睡後，我攜鏟而訪。起初帶鄰近三水街鱸魚湯。頭，腹，尾三處可擇一。嬖喜啖魚首，我總要販子從雪櫃中取出最大最鮮的鱸魚頭。滾水煮過，僅加薑絲，蔥花，附上迷你夾鏈袋裝的醬油膏與芥末塊。

嬖疲於動作時，我以箸去刺，將肉輕搗至糜爛，再以調羹小口混湯餵。

當嬖再也無力自行進食，我改往二和珍旁鋪買花生紅豆湯。先將母親買的粉色嬰兒圍兜套在嬖的脖頸處，以童匙，每口細慢吹氣，細慢餵。嬖不時噙了，或歪嘴咕嘟一聲將湯汁滴濺滿身。單碗甜品得餵上四十分鐘或更久時間。

有時連吞嚥亦難。

我一調羹一調羹將湯汁送入她口，嬖卻松鼠般將食物堵藏雙頰，作無事狀。趁沒人發現時，再一嘔，將上身淋至餿酸。

醫生認為是咽喉或食道發炎，才讓嬖進食時有刺灼感。

用餐時，嬖花更多時間看窗外了。有時她嘴角倔強緊閉，偏頭拒食。她恍惚望著對巷建築，偶爾輕揮手，偶爾合十祈拜。

3

按圖索驥，我迷走殯儀館後棋盤式方整巷弄間。此地建物佈滿如霾害後的灰，連幾間專製吊唁籃的店，外擺的繁花枝葉，盡是蒼敗顏色。

轉角一白底紅字招牌大寫著「月世界壽衣有限公司」。我上階進門。壽衣店與尋常民宅無異，年輕女老闆，煦暖笑靨，將型錄自抽屜抽出。「需何種款式？」她問。

嬖適合穿北方式鋪棉五領三腰？抑或南方式輕盈的五件七層？款式該鳳仙？旗袍？質料選霞緞還是彩綢？需添大紅繡花衾與披風嗎？真絲半絲差異何在？

死亡，原來得透過細瑣的抉擇代謝。

嬖是臺灣人。我為她選合五件七層鳳仙裝。我要老闆抽出布料樣本，好讓我平攤桌上藉日光燈仔細檢視。瑩粉，黛綠，菊黃，顏色有的過淺，有的異常喜氣。「九十六歲是高壽，該當喜事辦。」女老闆說。

我依一幀摯愛照片為嬖擇色。

那是她臥室梳妝台上擺的，七十歲時在小舅婚宴上的獨照。倩髮烏溜染，薄妝紅唇，豔豔笑，柳眉彎。她戴暗紫色金邊耳環，著亮面霧灰紫羅蘭混花圖案開襟衫。

壽服目錄裡，唯芋紫底細花款式，最接近那形象。

嬖耽美，生前試遍各式自然駐顏術。生蛋白小黃瓜護臉。舊茶包生牛肉敷眼。國小在嬖家過夜的週末，清晨天色灰，我起身，常撞見盥洗室門大敞，嬖高蹲廁桶，手持不鏽鋼杯低擺腿間，接那淳

淳涓流。她仰頭，舉杯一飲而盡。「初洩最是滋潤。」她說。

近年，她睡前改擦珍珠膠囊，或母親進貢的巴黎希思黎晚霜。嬖不顯老，九十幾歲，肌膚仍白裡透紅，薄薔薇色澤，除左頰近鬢處兩塊老斑與嘴皺明顯，嬖的臉與雙眼，柔滑不帶細紋。

樟腦香，花露水緋子粉味。嬖的衣櫃堆擠各顏色氣息。梳妝台抽屜內，更藏璀璨首飾無數。

嬖早識我秘密而默語。

幼時，我以各長巾層疊纏首作蔓髮狀，在胸口別上圓錐假鑽飾，再將口紅小心旋出，塗抹。且抿雙唇，我用假聲哼唧唧，或蘭指蓮步，或持團扇扭腰顧盼，在臥室裡上演一折復一折閨怨曲。嬖見狀，搖頭輕嘆，嘴掛魅笑。

青春期是唯一與她疏離的階段。有了交友圈，我鮮少至嬖家。嬖不時會打BB CALL，或郵寄一封封剪報資料，無非是報紙健康版的養生食譜，防癌妙招或居家運動指南。嬖總慎重用紅筆劃線，勾圈關鍵字，拉線註解，我只當她的編輯症犯了，將未拆封的信扔進簍桶。某日，嬖竟致電劈頭唸叨：「清潔男根之要，需將前膚底褪……」沒等她說完，我臊紅臉亂叫幾聲掛了電話。

「勿信任女人，特別是漂亮女人。」嬖總如是教導。

或因此，成年後我帶幾任男伴至嬖家探訪，她都無特別反應。以友人名義介紹過，嬖點頭哂笑，只一個勁地端出私藏甜點，要我們多食，多食。

4

再返孃家，只見母親小舅對坐大理石圓桌，為後事細節爭論。看護躲在孃的臥室裡，用印尼語嘖嘖咕咕視訊。「是否該聯絡哥哥姊姊了？」小舅問。母親不置可否地聳聳肩。

小舅同大阿姨打電話時沒擴音，我依然能在客廳聽聞那尖銳嗓門。大阿姨責怪為何沒第一時間通知她，她說換過衣服便來。

把壽服自透明塑膠袋拆封，取出，我將淺紫鳳仙裝擺在孃的臉沿。「這顏色好。」母親走到我身邊低語。「老闆交代壽服不必親換，可由葬儀社代勞。」我轉告。

母親說在我前往壽福店時，小舅已通報衛生所申請死亡證明。她繪聲繪影描述來者是西裝革履，側分油頭的肥碩男子，像卡夫卡《城堡》中會出現的角色。他高傲檢視遺體，信手翻了孃近期藥單與門診紀錄，最後懶懶說：「可搬遺體了。」

是該聯絡葬儀社了，但母親想依孃的遺願不入冰櫃。流逝的每分每秒，以黑色素之姿，逐一沉澱在孃的臉上。

大阿姨捧門而來，身上是始終如一的扮相，少數名族編織或微波希米亞風的寬大衣裙。灰髮膨亂，不施脂粉，鼻尖掛著度數極深的厚眼鏡。她沒同任何人打招呼，上前看了一眼遺體，閉目唸過幾遍地藏經後，離去。

「這是我看過最猙獰的大體了。」沉靜一陣後，母親嘆。

雙腳摺拗，吐舌睜眼，孃原先白嫩的皮膚像抹了深灰。小舅不時檢查孃的雙頰，怕生了屍斑。母親請看護從凍庫取出冰枕冰袋。

「幸好不是夏天，否則時間一久，天熱可要生水發臭。」母親說。

母親以指輕沾金光明沙，將其摠於孃的額際，心，喉，雙手五處，再從袋子裡翻出金底紅咒蓮花圖的陀羅尼被。我把孃慣用的轉經輪擺在她頭正上方的沙發扶手邊。轉經輪一大一小，一木製一鍍金，內嵌藏文刻的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轉輪一圈同誦經功德一遍，那是母親在密宗用品店替孃買的，孃素有早齋念經之習，後來，卻連看經的專注力都沒了。

天色漸暗，看護與母親彎腰，沿客廳地上點起小盞，小盞的酥油燈。

5

香港的大舅媽命母親在最短時間內清整好環境，通通丟，一件不留。母親說：「百日內，切勿更動往生者原居所，若靈體折返，怕認不得的。」大舅媽沒理她。

總有人選擇站在母親的對立面，一剖二分的家，主因孃經歷過三段婚姻。

第一任由外曾祖父主張招贅。孃為長女，受日本教育，民國二，三十年更任廣告業務。孃提過，她早年隻身東京，獨自在車站與陌生客戶晤面之事。「多大膽啊。」她說。能幹的她極受器重，代管外曾祖父那整片清政府棄臺後四處圈豎的水滸地。入贅者是名老實客家人。大舅，二舅，大阿姨與小阿姨誕生後，他因瘧疾而亡。

小阿姨早夭。二舅是名憂鬱而俊俏的青年，年輕已沾毒癮，某日騎機車時遭後方卡車撞擊。母親提及，據說當時他以拋物線之姿

飛起，墜地。黃沙滾滾，二舅挺起身子，顛顛走了幾步後，倒地身亡。外貌無損，臟器卻已糊爛。

第二段婚姻極短，無人清楚詳情，傳言是因家暴離的婚。

洽公時，嬖同報社拉廣告，識得當時在臺灣民聲日報臺北分部做記者的外公。母親與小舅出生前，外公說服嬖共創出版社，公司以嬖名而立，是為南華。母親初中年紀，外公逝，出版社由嬖獨自經營。

四名子女同嬖的親疏遠近，或可由舊剝皮寮的四樓建物窺知。作出版社用的一樓兼地下室，面積大價值高，由小舅繼承。嬖自居的二樓產權擁有者是大舅。三樓分大阿姨。四樓給母親。

五樓是嬖的私人天地。或許不能算樓，只是頂層陽台架了女兒牆。一半空間參差擺放嬖各式鐵盆植栽，自耕物。另邊則是自建的，鋪了遮雨板的白漆木屋。嬖常上五樓轉悠，蒔草澆花，或趁天剛亮，萬物濛濛時甩手晨操。

在我幼兒園至小學年紀，出版社尚營業，總有一古銅膚色的年輕男子長住白木屋內。他總在頂樓花園無憂地翹腳，撥吉他，唱永不斷歇的〈加州旅店〉。

有人說是製圖師。有人說是測量員。更有傳聞那是市場裡常賣魚貨的工讀生。消息可信而一致的，只有那四十多歲的年齡差距。

6

翌日，嬖終究被放進冰庫裡了，在大阿姨的堅持下。倉促間，甚至來不及聯絡法師引魂。

從殯儀館返嬖家，用過午膳，大阿姨伸手一揮，把桌上所有杯盤摔砸在地。她疾喝：「好了，現在我們可以來談遺產了。」

「嬖屍骨未寒，這事可否緩點說？」母親低聲請求。無視於我，大阿姨戳遺囑歇斯底里咆哮：「我偏偏就要現在談。現在。舊剝皮寮公寓以外的產權都作五等份，哥哥，弟弟，我，妳，還有妳兒子，憑什麼？」

我蹬回客廳，好避開尷尬場面。

大阿姨生二子，大舅育一女二子。嬖極早屬意我分產，還讀幼稚園，她已將我過繼給早逝未婚無嗣的二舅。大阿姨曾為此鬧得沸沸揚揚，她怪嬖偏心，咄咄逼人興師問罪。

嬖同她下了跪，連頭也磕了下去。

分產事我們心無愧，同輩眾表哥姐自幼依親移居香江，英粵語比中文溜，與嬖久久見一面。而大舅與大阿姨，儘管經濟條件與時間許可，卻連過年都不曾返家，只彌補似地每月各匯兩萬元生活金。

嬖的日用必需品，各手術病事，乃至每週骨科，皮膚科會診都由母親負責。嬖近年行動不便，若聯絡不上特約計程車，每每外出都得由母親與看護一前一後，汗淋噓喘地扛輪椅上下樓。

大阿姨執意爭產，我猜與錢無關，而是形式上的索討或求償。或許她恨嬖再嫁。或許她不滿嬖自始偏袒母親與小舅。

大阿姨是真優渥，坐擁臺北，北京，上海，蘇州乃至美國房產。猶記年幼時，大舅大阿姨皆住香江，母親因公勤飛香港批貨，有幾回她帶我與嬖同行，我們暫居大舅的觀塘公寓。假日時，大舅會開車送我們至大阿姨的南灣宅邸渡假。

那是當年我對富有的全部想像了。從前陽台望，是彎月型的白

沙灘，湛藍海濤。從後方窗眺，是逼入眼簾的縱切翠綠山面。山角下，有好大的私人泳池。

大阿姨家擺設多以米白，淺灰系為主。棉織窗簾，粗麻桌布，壓克力或不鏽鋼桌椅。姨丈總是不在家。書房裡擺了古箏。托，按，抹，挑，大阿姨偶爾盤腿坐，為我們焚香演奏。一切整潔有序，但細處卻總讓人疑惑，不安。那是桌布上血跡似的紅酒漬，沙發牆角桌椅處的撞痕，或大阿姨的歪斜眼鏡，與衣料上莫名的醬汁印。

一切太安靜了，靜得讓人心慌。我與嬭大多時候往外跑，赤腳在沙灘追逐，任狂風恣意吹打。髮亂飛，海鳥低旋鳴叫，一個下午，就被浪花冰涼涼地沖刷而過。

7

接連一個禮拜，母親按要求，每日前往嬭家與看護清理遺物。

母親拖回整整好幾大袋的舊衣褲。一日夜深，睡前我們蹲在自家客廳地，將之全數掏出分門別類。我把一件鬆緊腰的亮茄紫厚尼龍運動褲，與半透明薄紗針葉綠衫放入私人衣櫃作紀念。

母親從袋裡抬出幾疊黃泛，褶皺，邊角蝕蛀的印刷品。

我順手翻，多是嬭家出版的地圖集。銅版紙質淡綠封面，總統府，小南門等街景以白浮水印描繪其上。我按折線小心攤展，地圖縣市名從右至左以黑底白字大寫，下方小標「南華出版社有限公司 NAN HUA PUBLISHING CO. LTD」。

其中最早的，是張民國五十八年臺北地圖，右印「內政部審查

合格頒發臺地字第一六八五號發行許可證書」細體小字。母親說，那是臺北升格為院轄市的第一張民間版地圖。一萬四千五百分之一為比例尺。羅馬數字作經，拉丁字母做緯，切割建成，大同，延平等區以利路名索引。都心以白，藍標記。彼時的大安區是淺黃一片。公園，緩丘，山林各以青色漸層分隔。而外縣市鎮則以深檸檬黃標示。此外，地圖另附臺北近郊遊覽圖與黑白印刷的士林鎮，板橋鎮，永和鎮街道圖，與全省鐵路各站里程表。

母親說這不知沿用了多少年，當時所有公務機關牆上掛的，無非是南華出版社產品。我則對手中另一版較有印象，那是七十八年的第三版地圖，那年我四歲，總在空白頁面塗塗抹抹，隨意插畫。

「記得嬭還開發了立體地形圖。」母親說。

我從紙堆裡抽出一本吳濁流著，傅恩榮譯，黃渭南校閱的《亞細亞的孤兒》。封面純白底，鼠灰弧形下緣，右側堆疊黑色與朱紅的斜邊三角形。「怎麼會有這本？」我問。母親笑而不答，示意我翻至書末。

打釘已落，膠粘處搖搖欲墜，我小心將書本攤開，末頁下欄除作者譯者名，我赫然發現：發行人魏南華。

「這是嬭出版的？」我驚呼。母親點頭。

我從卷頭詳視，全書除小說內文外，更有洋洋灑灑諸多外篇。有作者照與其於出版日民國五十一年之親筆題字稿紙復印。校閱者閱後感想。翻譯者動機。日文版村上知行先生序。作者原序。還有吳濁流自書的〈由日文翻譯成中文出版的經過〉。「以前出書還真慎重。」我說。

母親卻嘆了一口氣。她說嬭對當年一事特別介意。剛談妥《亞

細亞的孤兒》版權，嬖竟發現早在民國四十八年，有高雄黃河出版社，一署名楊召慈的譯者，以《孤帆》擅作書名的盜譯版。

嬖當年還細心還原日文初版時，為省紙而刪去的諸多篇幅，母親憶及嬖更鑿鑿指證一章節，描述作者同情，但因自身不具法律背景而無法給予幫助的族人，題為〈無援的人們〉，在黃河版翻譯竟成了〈無可救藥的人們〉。

「嬖堅信，這是蓄意以盜版，翻轉書本核心價值的下作手段。」母親說。

8

臺北市的長興鑄造鐵工廠。永泰和貿易公司。延平北路的臺北第一倉庫。西寧南路專賣粵菜的馬來亞餐廳。長安西路的徐外科醫院。

中壢的德興醫院。中壢醫院。楊梅鎮專治眼科，耳鼻咽喉科，產婦科與皮花科的光明醫院。

苗栗的頭份劉外科醫院。苗栗外科醫院。存仁堂醫院與博濟醫院。

高雄的大榮製鋼股份有限公司。

《亞細亞的孤兒》後幾頁刊載滿滿廣告。大版面者上，下二分欄橫式書寫。小版面者再對切呈四格以直式刊。我讀著一則則陌生的店號與地址，彷彿看見民國五十年的嬖穿小翻領黃褐色洋裝，踏黑細跟鞋翩翩而來。沙路懷熱，漫天塵，嬖一頭黑髮微捲蓬鬆，薄汗淌，她將擋風的直紋無領外套擱置座位旁。她拎皮公事包，乘人

力車，北中南跋涉穿街拐巷，簽下一紙紙合約。

「嬖怎會印這種刊物？」我問。

「書應是外公代友托請嬖經手。」母親解釋，當年同南華出版社密切往來的，多是外公熟識的文壇摯友。節省的嬖，對其廣闊交際頗有微詞，家中炊食總要超額準備，時不時便有朋友串門，與外公飲酒談政久坐不離。

〈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的王昶雄。〈夜雨〉的王詩琅。母親細數當年席上客，她說，印象最深的是郭水潭，鹽分地帶詩人，年輕時黑黑壯壯，好俊，穿跟外公一樣的三件式全套白西裝。他中年發了福，外公過世後，仍常登門拜訪，彼時任職文獻委員會的他，曾想引薦大學剛畢業的母親進自立晚報上班。

「嬖不樂意，她以為晚報要上夜班。」母親啼笑皆非道。

遺物撫平，熨貼死亡所帶來的情感皺摺。母親的眼神沉於湮遠過往，不再那般愁苦，她說國小五六年級時，外公已著手地圖事業，搬家至康定路前，出版社原址於西昌街。過前院，自家右廂房底是外公的寫字間，裡面橫陳擺放各式圖紙，外頭暑光盛夏，裡邊卻陰陰涼。母親懷念那段躺在沁涼地圖堆上貪讀閒書的無憂日子。家裡讀不盡的書，多由同南華批貨的下游廠商提供。

「像南國電影，與進口銀河畫報的東光出版社。」母親說：「還有，還有。」她起身，健步至後方書房乒砰翻找。她遞給我一本專心文庫出版的《項羽》，母親記得老闊當年是外公摯友，上大學時送她整套日本作者撰的諸子百家與三國譯本。

夾雜於客廳缺頁地圖堆間的，還有幾本零散的彩色漫畫封面小冊書本，皆出自南華。許丙丁的滑稽童話《小風神》與續集《遊仙

枕》。改編自電影的《薔薇處處開》。小說《追蹤》與《某夫人外傳》。

「這是當年出版社最暢銷的刊物。」母親抽出一本廖毓文的《臺北城下的義賊廖添丁》，說：「這是當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廖漢臣先生的筆名，書封還是由畫《諸葛四郎》的葉宏甲所繪。」

一書最引我好奇，其封面畫羅馬式拱頂牆內一黑髮女子，穿低襟血紅禮服薔薇色披肩膨裙，女仕胸部出奇豐滿，頸際圍雙條式珍珠鍊，她橫眉忿瞪後方男子。

棄疾著。《姐妹花》。中國晚報連載，民國四十五年出版。封面，內裡如是標記。興味盎然翻開後，卻啞然無言，只因一條條猙獰的章節名震懾了我。

肚子一天天大了起來。順勢把手伸到下面去。不是賣又是什麼。一家典型的私娼寮。周大爺太猛了是不是。我有錢，也要玩姑娘。她的興致特別高昂。你把我壓壞了。無盡的仇恨向他報復。

我懷疑作者可是自家人？

那是熟悉的嫖，艷情而怪誕的嫖？

9

吉日已擇。

水滸親戚有善命理風水之人，細挑了封棺，火化，入塔皆宜的好日子。

大舅，大阿姨僅簡訊允諾出席。母親因整理遺物忙得不可開交，小舅說葬禮瑣事可由他一手包辦，叫母親莫操心。嫖過身前幾月，他

一反常態頻繁探望，臨走時，總不忘從嫖的抽屜，櫃子裡翻找些股票。「都是些水餃股，沒個好價錢，恰巧換做治喪費。」他說。

母親卻始終放心不下，她跟小舅交代，當日入寺要準備的素齋水果由我負責。

跑遍最貴的素菜餐館詢問，比對菜色。選菜難，在於時間。預計中午入塔，素齋需於前晚先取，得經一夜半日燜放。得購冷盤或適於室溫食用之物。左挑右選，餐館的既有菜色，無非是佛跳牆，炸杏鮑菇等尋常菜。

紅麴糕。蔥段煨芋粥。豆豉蒸圓鱈。林檎切盤。

幾日來，我腦海縈繞在出版社後廚房汗涔涔，與傭人端出一盤盤拿手菜的嫖的身影，座上皆是當年文人雅士，杯觥交錯。外公逝後，仍有不少人慕名請嫖出版著作，有聲樂家申學庸，有拍《秋瑾》的導演丁善璽攜劇本《觀世音》而來，奈何大阿姨以為文學不賺錢，代為拒絕，並慫恿嫖專心發展地圖事業。但我想，那十幾年的風光排場，是絕不比吳爾芙在內的布魯羅姆茲里派聚會，或普魯斯特參與的麥德蓮勒梅爾女士的巴黎沙龍遜色。

這素齋必須完美，澎湃。嫖是好面子的。

最後透過友人，我連絡上一名旅臺日僧代製普茶料理。胡麻豆腐。雲片。做工精緻根鬚分明的野菜炸。豆腐山藥混製的精進鰻魚。七彩漬物。紫蘇飯糰。

將每層漆盒輕推，漏細縫透氣，我揣想翌日場面該有多盛大。黃菊紙蓮成雲，眾經團助念，法器喧鳴，眾人披麻帶孝三步一跪，浩浩蕩蕩送嫖最後一程。

然而一切是極簡，甚至寒磣。

我與母親，小舅同車至二殯。繞過一樓幾座最大會場，下樓，最後竟行至停屍間對面的小隔間。嬖的棺木擺在這逼仄地，沒有花籃，沒有弔唁布條，沒有神壇牌位，除了歪歪斜斜，零星擺放的幾張折疊椅。我與母親面面相覷。

小舅沒事似地從包包抽出遺照。「牆上沒有掛勾啊？」他問。同工作人員要了膠帶，他將嬖貼在壁上。

無香爐，只好湊合用妞妞甜八寶一類小罐，滌淨後，倒米權充之。

母親拉我瞻仰遺容。搬大體那日，工作人員說，會盡量讓亡者閉眼安息，不過無法擔保。乍看，嬖眼閉嘴闔。她穿那日我買的壽服，雙手交叉於胸，胸上左右擺一男一女的古裝紙偶與幾枚舊銅幣。再湊近瞧，嬖眼皮上有兩條明顯的膠袋痕，她左眼黥瞳陰森半露。

我想起人死時魂魄出離，可見過去，現在，未來因緣諸果。嬖難以瞑目，是預見這難堪的送別場面？不滿屍骨未寒子女爭產？還是怨嘆三段早逝的婚姻與那不告而別的年輕情人？

10

大舅，大舅媽自香港來，與大阿姨同臺中親友喧鬧而至。

大舅媽戴著遮了半臉的太陽眼鏡，手叉腰，獨佇門邊不願入堂。大阿姨來來回回忙著招呼親友。大舅條地衰疲了，原一米八的挺拔身子，如今歪腰縮肩，他步履蹣跚地朝我們走來，尷尬微笑。他點過香，瞻仰遺容後，吃力地坐到折疊椅上。

親友中有傳聞大舅患了帕金斯氏症，中過風。我的視線，始終

盯在他天靈蓋上的深色微凹處。大舅前幾年皮膚癌開刀，削去一塊粉瘤。

我環視四周，果然，孫子輩唯我出席。長輩裡，嬖的幾名妹妹皆因年事已高不克北上，遂派子女參加。該封棺了，親友中一男子恰擅廟事，代行敲釘念咒之責。

火化場像座大型燒陶廠。領號排隊，工廠流水線似地按鈕入爐，一一焚之。灰煙裊裊，空氣滯悶，輪到嬖時，工作人員要我們站在線的另一頭。這可是天人永隔了。我想。他要我們在按鈕時呼喊亡者快逃，以避火殘燒魂體。

母親哭了。小舅哭了。幾名表阿姨表舅也受感染落了幾滴淚。我卻鐵著臉，悲哀地想，如果嬖的靈魂根本不在這呢？如果搬大體那天沒引魂，而嬖，自始至終都被困在舊剝皮寮的公寓裡呢？

我撇過頭，卻看見大阿姨站在眾人身後，面露微笑。

等待撿骨的空擋，一行人移往二樓家屬休息區。眾人就一橢圓長桌分坐，我與母親小舅獨佔邊角，無人理會，乃意料之事。

這幾年大舅從香港頻頻返臺，他更不辭辛勞抱病與大阿姨舟車水滸盛宴親友，席間行大內宣，倆人義憤填膺，抱怨我與母親是如何一步步算計，趁嬖年老，神智不清時謀奪家產。

好熱的天，該來的梅雨未來，家屬休息區唯幾只沒力的風扇嗡嗡轉。母親低頭念經迴向功德，小舅翹二郎腿滑ipad。我戴上耳機，用音樂斷阻一切，漠然地審視長桌另端的人們。

上次同見大阿姨與大舅是多久前的事了？該是三年前。

那時我於歐洲就學，重病，在醫院昏迷了一個多月。母親接我返臺療養，第一時間也沒能先探視嬖。臥床過久肌肉流失，舉步維

艱，回家當日我聯絡友人，請他將我揹至四樓住處。

待身體漸返常軌，我仍心有餘悸。畢竟身體早已駐足死亡印記，肺部區域纖維化，右腳不時刺痛難耐，每日得由一帖帖藥物控制，壓抑。

休養了幾個禮拜，拖著病體前去嬖家，只因那時大舅返臺，母親說最好打個照面。一進門，嬖抱著我久久不放。「竟瘦成這樣子……」她心疼地說：「我每天，每天都幫你求菩薩拜託喔。拜託你好起來。」

大舅盯著我身上幾處剛愈合的疤與抽血針孔，說：「原來真病得不輕啊。」大阿姨一旁信誓旦旦道，是身為南懷瑾弟子的她替我誦念萬遍準提咒，這才把我從鬼魂關拖了出來。

她沒說的，是趁我異地昏迷時，為遺產，誑稱二舅渾身血淋淋前來托夢，喊著想回老家，但因與我父子孽緣未了無法投胎。大阿姨作主將其骨灰自家族合塔取出，南下改葬。

11

「你是個幸運的人。」大舅上山前對我說。

將嬖與外曾祖母同葬善光寺，是我與母親的決定。古剎位銀光路底，深幽清淨，可眺山下溫泉，卻得開車曲腸蛇繞一番才能抵達。

小舅從車上扛下六瓶半人高的艷紫蝴蝶蘭。凝香暗飄，寺內多花，雜植大量石蓮，櫻樹與山茶。高大的年邁住持容貌嚴峻，冰冷。小舅說住持是嗜花之人，除素齋貢果外，要求的，便是蘭花。榻榻米後方，萬蘭簇擁。紫香蘭。萬代蘭。勾唇石斛。庭院外或土

栽，或以鐵線倚樹纏綁許多垂頭，半衰的腎藥蘭。

正殿近佛處，掛垂三只巨型鍍金吊飾。璠龍首，鏤空葉，長長碎花墜鍊。住持要我們撚抹香，以齋食敬拜宴請諸魂後，盤腿聞經。

此寺建於昭和七年，屬淨土宗西山深草派。住持以聽似日文古漢語擊钵誦禱。大阿姨，大舅與大舅媽先上山檢視過塔位，法事暫歇時先行離去。

這是一剖二分的家了。我想。有點感傷，有點鬆懈。盤坐於墊，耳聞室內收音機持續播放的藥師經，地藏經，我思忖大舅同我說的話。那時他語調平淡，甚至帶著些微欽羨。我想，幸運不單指金錢。大舅或許嫉妒我能與嬖親近生活，多年相愛，而不恨。

能被偏寵是幸運的。想至此，我驚覺，或許嬖之不瞑目實則因我？或許臨終時，嬖已於未來世，撇見母親去後的我將孤獨終老，病榻臥床，最後化為一攤黑臭死水。無人送終，無人接引至香花香雲香雨大放富豪相光之地。

嬖多心了，我不怕孤獨死，我怕的，是莫須有的，只因血緣而被迫網綁在一起的惡性親屬關係。

為安亡靈，望著嬖的遺照，我雙手合十，虔心低吟：「上路吧。請安心離去。我無懼死亡，它輕如鴻毛。請安詳而眠，如此，我才能於異日無愧而去。願我們永不復見，不墮輪迴。願我們遠離五濁，永別這無愛世，受刑天。」

「啪。」我聞聲回首，只見角落，小舅帶來的高瓶上，一朵高掛的紫蝴蝶蘭，悄悄脫枝而墜。

【評審評語】

評〈南華夫人安魂品〉

◎ 鍾文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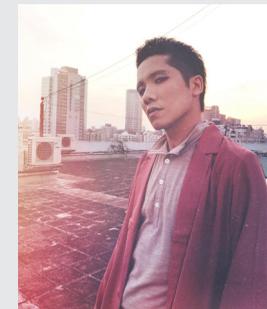
〈南華夫人安魂品〉在舊歷史中找到新寫法，賦予舊題材多重想像空間的維度，遊走在虛擬與現實的兩端，使閱讀者著迷於作者建構的「我」與「嬭」之間的種種，一種運用作者獨特語感腔調所寫出的臺版式的追憶似水年華。

作者對南華夫人的細緻雕琢，對印刷出版的細節爬梳，對現實的再擬造，實在是一篇獨特之作，既考究爬梳了歷史細節，又能創造出人物的立體深邃，最後還以精準華麗的文字將情節編織其中，讓我過目難忘。

小說一開始就非常厲害，一句話就點出安魂的時間要到了，接著一路隨葬禮寫出南華夫人的人生碎片，一路寫下，隨時空輻射推演敘事，作者竟沒有失手。牢牢環繞南華夫人的一生，且還能從這個人物輻射出時代與家族的來來去去。小說之難還難在作者運用第一人稱「我」的觀點，此觀點必須付諸於一種現實感，因而小說的現實就端賴作者必要的用心建構(史料該如何為作者所用)，在現實下，且暈染出某種想像的魔幻色彩，可說是貼近現實卻又能脫逸現實的精彩小說。

【得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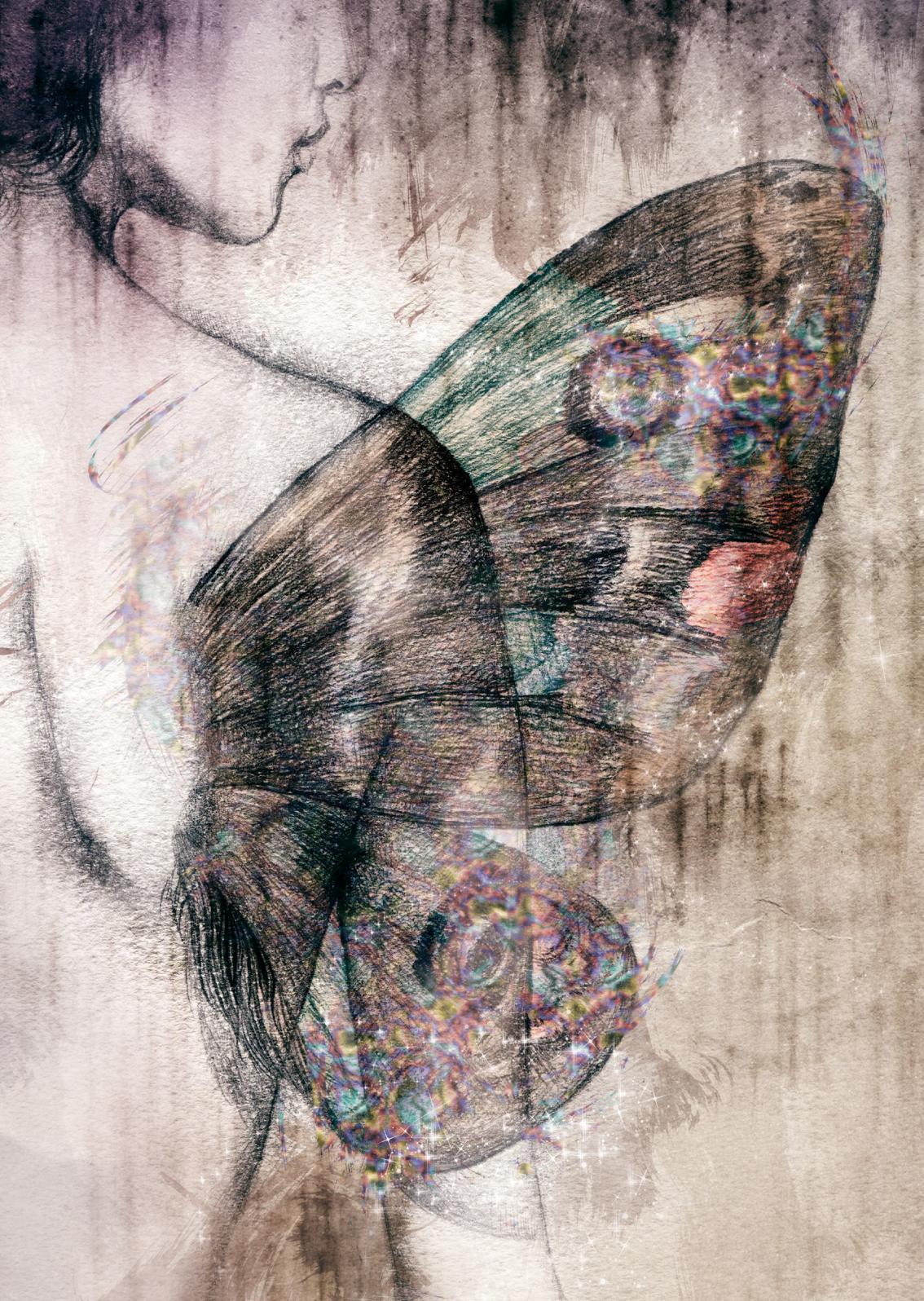
白樵



1985年臺北生，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廣告學系畢，巴黎索邦大學斯拉夫研究肄業，曾獲時報文學獎。

得獎感言

嬭百日後，首篇作品發表於她往昔日覽的報章副刊上。我常處於一種時差似的恍惚，在將就與未就間，那張不瞑目的臉總幽幽浮現。我相信那是嬭讓自己不被遺忘的意志。作為孫子，唯有書寫那段我在也不在的時光。感謝評審。



短篇小說 | 副獎 |

阿慶

李修慧

Jacky喜歡這城市平日的下午，尤其天氣好的時候，那令他想起格拉斯哥的教堂。

他騎在向北的四線道大路，整條路被壓在高樓的陰影裡，但所有面西的小巷，為大路灌入一條一條豐沛的夕陽，每當車子騎過，Jacky總被突來的亮光燦得睜不開眼睛。碰巧在陽光下等紅燈時，浸泡在今日最後的光裡，面前的大路延伸下去，中間是一條一條橫亙的夕陽小溪，像是上帝的手指或什麼的，那令他想起英國同學拉他去的教堂高窗。

高緯度的傍晚還有陽光，面西的彩繪花玻璃篩下豔色的光影，落在地上，一整條被光線途經的空氣，紛塵在豔麗的色塊間不止地飛動，令他目眩。專注地觀看那束綺麗的光，的確會讓人感覺，人間之上的某種崇高之物，真的存在。

英國那段日子，大概就是人生中最鮮活壯闊的時期，生活速率快得像是飛起來。Jacky催著油門，在下午還未打結的車道間輕快穿梭。那時，總有新的人等待認識、有新的事物等他去迷戀。當然Jacky也知道，交換學生的日子總是被壓上瑰色濾鏡，也曾想過畢業後考個研究所、找個國外工作，試試看真實的歐洲生活是不是也同樣豔麗。但他本來就不是什麼會讀書的料，經歷一整年的備試失

敗，再懷念格拉斯哥的乾燥與新鮮，他也只能認份回來。

這潮濕的小島，這樣的冬日午後，陽光是恩賜。

午餐時段，Jacky幸運地接了四張外送訂單，而且其中一個外送點居然離取餐餐廳不到兩百公尺，他甚至可以直接走過去，連車都不用騎。他一邊叨念這城市的人真懶，一邊竊喜，正是這些人的懶惰，讓他能賺到今日最輕鬆的一筆酬勞。

趁著這樣的氣勢，那天Jacky比平常更賣力地接單，最後一張訂單剛好必須送到盆地邊緣的半山腰。深夜下起毛毛雨，他穿上羽絨外套，將拉鍊拉到最高，裹住脖子，安全帽面罩逐漸模糊，一邊在雨中辨認路標，一邊趁等紅燈時滑動手機地圖，隔著防水的透明夾鏈袋操作，螢幕有點不靈敏。

他思忖，這麼晚了還會不會有人檢舉，如果沒人看到，他不想再濕手濕腳地一邊抱著沉重的送餐保溫箱，一邊脫外套。但他又擔心，送餐到顧客面前時，沒露出外套裡的制服，要是被人檢舉、被公司停權就麻煩了。他認真開始思考再換購一件制服夾克，邊催油門邊計算他的帳戶裡能換購制服的點數還有多少。風在安全帽外咆嘯。

回到租屋處，已經三點，小雨刺骨，他的手幾乎失去知覺，從濕透的牛仔褲掏出鑰匙特別費力。走進房間，點開App打下班後，Jacky陷進沙發裡，將手機插上電源後就往旁一甩，甚至連外套拉鍊都只往下拉了一半。先坐一下再去洗澡吧，Jacky想。

他按下電視遙控器的同時，手機忽然叮咚傳來訊息。

是Kelvin，前公司少數幾個跟他還有聯絡的同事。

Jacky之前在媒體公司當業務，Kelvin說採訪部有記者想訪問

他，「就聊聊外送의甘苦談。」

「好啊。」

但Jacky才剛答應，就後悔了，他看見電視重播的傍晚新聞。

阿慶死了。

畫面中，一台亮黃色機車橫臥路上，螢光色的機車鈹金四散，公司粉橘色的送餐保溫袋孤單地落在車屁股旁，開口流出一灘飲料水汁，而倒在一旁的駕駛，頭被打上馬賽克，只見血色的方格隨著畫面晃來晃去，但那個深紅色羽絨外套，那是阿慶吧，是嗎……

Jacky從沙發上彈坐起來，扯著手邊的充電線把手機拉過來，打開他們那區的外送員群組，比較早回家的同事已經確定：是阿慶沒錯。外送公司與外送員的官方群組也累積了好幾個訊息未讀，他點開，公司少見地發送了黑白配色的圖片，一貫的標語：「馬路路況難測，請外送員保持車距、注意安全」。

Jacky放下手機，往後一癱，電視新聞持續播報：「……勞動部表示將介入調查，確認外送公司是否違反勞基法……」主播的咬字甜美清晰，像從外太空傳來。

*

Jacky與其他四人圍坐小吃店的方形餐桌，有點擠。快打烊的小吃店沒開燈，店內微暗。

「欸，我們要不要去上香啊。」大余開口，立刻得到其他人覆議，好好好，應該去上香的。

「有人認識他家人嗎？」Jacky話一出，大家安靜下來。這群外送員，平常只靠外送群組聯絡。

「好像也沒有別人用他的LINE噢？」大余說。自從事故發生

後，群組裡的阿慶一片靜默。

「還是問問看上面的？說不定公司會辦公祭？」

「你說派單的那個人嗎，怎麼可能，公司只會在我們出車禍的時候，找人接手訂單好嗎，我上次送餐的時候擦到車尾，問他公司會不會幫忙修，根本跟死人一樣。」小馬憤憤不平。

「找找看Facebook好了啦，Facebook不是有那個什麼家人的功能嗎？說不定家人會接管他Facebook？」Jacky畢竟是比較熟新科技的人，大家應和著滑開Facebook，但下個難題就是：「他本名叫什麼啊？」

「何ㄇㄨ、慶？」

「哪個ㄇㄨ、？木頭的木還是什麼？」小羅邊嚼麵，邊點搜尋欄。

「啊你都打一遍試試看啦。」

五人圍坐桌前，死盯小小的的手機螢幕，嘗試所有可能的字，都找不到長得像阿慶的人。

「他那人那麼瞎趴，一定設什麼英文名字。」小馬說。

「對，哈哈，我還沒看過有人羽絨外套買紅色的。」Jacky附和。

「車子也是啊，螢光黃欸。」

「他就屁孩吼。」小馬嘴直口快。

「對啊，他才二十三的樣子，我記得。」大余話音一落，大家又靜下來。才二十三，就死了。

廚房爐火的聲音轟轟轟充斥小小的店面，Jacky憶起阿慶的翹管車，第一次跟阿慶一起買手搖杯，他在心裡驚呼現在年輕人都這麼

大紅大綠的嗎，那時還是夏天，阿慶穿一雙亮紅色的球鞋配五分短褲，車身鈹金是螢光黃，車尾夾著改裝過的箭頭型車燈，下車買飲料，車停在路旁也不熄火，好像頗以引擎響聲為豪，經過他車子後面還被噴得一臉臭煙。

倚在櫃台等飲料，他問阿慶幹嘛來跑外送，「幹啊就畢業不知道要做什麼啊，就先來做做看」，阿慶是他們這群外送員裡年紀最輕的，清瘦的臉還像大學生，講話幹來幹去，還會咬吸管。

兩三天前，還好好的看他站在那裡點排骨飯，就在同樣的轟轟聲裡。人就這麼消失了，一點訊息也沒留下，好不真實。Jacky盯著他粒粒分明的滷肉飯，想起昨天電視中的馬賽克，小馬、大余開其他的話題，但都延續不久，整個小吃店昏暗又沉靜。

*

回家的路上，Jacky反覆咀嚼中午的話題。常常一起吃飯的同事消失了，他們卻什麼都不能做。他左轉彎進巷子，明亮的便利商店招牌燈迎面而來。就算不能幫他上香，至少可以找到他出事的地點吧。他想起以前掃墓，父親總把高粱潑在祖父的墓碑旁。不是說人的靈魂都會留在出事的地方幾天？買杯他喜歡的椰果綠茶去，算是個心意。

又下起細雨，Jacky停好車快步踏上樓，走進屋內，安全帽隨手一扔，燈也沒來得及開，就急步邁向電腦。他很快找到網路上流傳的、他出事的監視器畫面。他緊盯電腦，重播了幾次，新聞畫面沒有拍到重要的路標，出事的地點在窄巷裡，也沒有任何店面招牌，到底是哪裡？

在他幾乎要放棄的時候，他看到了，畫面右上角，阿慶被撞

到，馬賽克晃過後，有個小小門牌一閃而過。Jacky挺直身體，反覆拉動播放器的時間軸，想看清楚門牌，螢幕上的阿慶，也隨著他的手指，反覆，被左巷的來車撞上，飛起來，彈到地上，再反向飛回機車上，再次被撞，再彈到地上，新聞主播的聲音也持續循環，遙遠冷冽：「肇事車主並未超速，也沒有酒駕……」、「肇事車主並未超速，也沒有酒駕……」、「肇事車主並未超速，也沒有酒駕……」不在現場的清晰咬字，與窗外細細的雨聲和鳴。

*

下午三點，細雨一路從昨晚下到今天還是不肯鬆懈，牛肉麵店前，Jacky與其他人濕手濕腳地剝下身上的雨衣，小馬和小羅隨意把雨衣披在小吃店的雨傘架上就走進來，大余把雨衣摺得像當兵的豆腐枕頭，放回整齊的車廂中。而Jacky還在剛剛的恍惚中，連大余都坐定了他才脫掉一隻手臂。

「生小孩喔你，快進來啦。」小馬對外喊，Jacky才加快速度。

他坐下來：「我剛剛跟一台汽車差點擦撞，在圓環那邊。」

「汽車？怎麼樣，有沒有事啊？」大余問。

「還好，就後照鏡撞歪，他賠了我一千塊。」

「賺到欸，修後照鏡不用一千塊吧。」小羅歡快的語氣像那一千塊是他的。

「不知道阿慶被撞到的時候在想什麼。」Jacky語氣飄忽，冒出這麼一句話，氣氛瞬間凝凍。大家都還在適應，活生生見過面的人突然就不在了這件事。

「點餐啦，大家先點餐。」大余拿來菜單和好幾支筆。多幾隻筆好像就能多發出些碰撞聲。

靜默間，Jacky的手機響起，是小蜜，他走出店門接電話。小蜜又向他要求了一次：不要再跑外送。

「你就休息一下嘛，看電視上那個新聞，我很怕欸。」

「不會啦，全臺灣幾萬個外送員在跑，剛好而已。」雖然Jacky這麼應答，但他心裡同時衝出千萬句質疑：真的是剛好嗎？為什麼就剛好到他們認識的阿慶？

小蜜不死心：「你上次不是說一直憋尿下面很痛嗎，當作休養身體嘛。不然這樣，一個月就好，先休息一個月。」Jacky腦中紛飛跑過每個月匯入戶頭的數字，就快要存到八十萬了，要在這時候暫停嗎？他知道自己每天過午夜才回家，尖峰時段也常常差點跟人擦撞，像剛剛那樣，雖然死不了，但恐懼還是有的，家裡茶几堆滿水電帳單，他有錢，但沒空去便利商店繳，也一直懶得設定轉帳。

他的生活倍速快轉，但戶頭的進帳也是，Jacky知道這個感覺，當初剛進媒體公司時也是這樣，他也知道，有時候一軟下來，就很難再養出同樣的氣勢。

他還在混亂的思緒裡，小蜜堅持：「啊你以後要是跟我生不出小孩怎麼辦。拜託嘛，人家擔心你。先一個月就好。」這樣先恐嚇後溫柔的攻勢起了作用，Jacky沒輒：「好啦，我做完這個月嘛。」小蜜這才滿意的掛了電話。

但Jacky正要走進店裡，手機又響起來，好像看過這個市話號碼：「Jacky大哥嗎？您好，我是Kelvin介紹的啦，我是公司新來的記者，我姓吳，想跟您約個時間採訪……」

隔日是他固定週休的星期一，他胡亂允諾受訪時間後，掛掉電話。這個記者的聲音柔柔黏黏的，想必是個年輕女孩，他不太確定

這個記者到底要問什麼，真的像她所說的只是工作酬勞、工時長短嗎？她會不會問起阿慶？但我們又不是阿慶的誰，只是偶爾下午會一起吃午飯、一起喝手搖飲、一起站在小吃店前看妹，他想起阿慶說他喜歡胸大的……。回頭走進店內，幾碗麵已經冒著熱氣在餐桌上。

*

晚上，Jacky送完晚餐就提早下班，他騎去小蜜的公司接她一起回到住處。Jacky固定星期一休假，每週日，小蜜會來這一房一廳的小公寓跟他共擠一張床。兩人步上樓，Jacky什麼話都沒說，轉動鑰匙時，他腦中漩渦般漫出早上擦撞的畫面。他只是直行，但對方不知怎地一直朝他偏過來，Jacky在安全帽裡大吼、狂壓喇叭，但對方直到撞到我的後照鏡，才如夢初醒慢下來。

兩人在路旁停了車，相較於Jacky全身雨衣包著厚外套，車上的男子Polo衫與寬長褲，跛著拖鞋踏出車門，用手擋著小雨，雖然小跑步過來，眼神仍有些渙散：「抱歉抱歉，沒事吧。」

Jacky扶著歪掉的後照鏡，怕對方不賠錢，試圖展現不願相讓的語氣：「你搞什麼沒在看路嗎，我就在你旁邊欸！」但話說出口，他才發現自己的聲音在抖。

對方掏出一千塊，他一把搶下。一千元修後照鏡，這一撞算賺到了。那人也不在意，看他沒什麼大礙，眼神渙散，又上車開走。倒是Jacky像被那人的眼神傳染，整天思緒都盤桓在半空中，飄忽憂患。

「我今天跟別的車擦撞了。」坐到沙發上，Jacky悠悠地說。

「要不要緊？有沒有事？」小蜜鞋都來不及脫就蹣進來，跪在

沙發上左右翻看他的身體，又鑽到沙發背後去看他的背。

「沒事，只有後照鏡被撞歪。修好了，對方有給錢。」

站在沙發後面的小蜜突然安靜下來，Jacky耳際傳來吸鼻子的聲音，他剛轉過頭去，大大的水珠就打在他衣領上，小蜜抽抽嗒嗒，話都說不好：「不要……不要做了嘛，好不好……」

「沒事，沒事，我不是好好在這嗎？」他把小蜜拉回懷裡，「沒事，沒事。」

他的手輕拍小蜜的背，卻更像在安慰自己。當時在圓環旁，對方開走後，Jacky很清楚地想起來，當汽車逼近，那幾秒的時間像被拖長延伸，他腦中閃過無數句子：對方在幹嘛！機車是肉包鐵啊！車倒了怎麼辦，我還有餐要送！今天每一趟送餐，他都在想，車子逼近的時候，阿慶在安全帽裡有尖叫嗎？阿慶被撞到前也有這些念頭嗎？飛起來再跌回柏油路上，這時候還有意識嗎？他拍著小蜜的背，屋裡暖暖的，瑣碎的記憶忽然浪般湧上來，早上來車逼近，他將兩手煞車壓到最緊時，隨著手臂的肌肉緊繃，他腦中像是一個插銷被拉開，一個全然無關、令他生厭的冷漠聲音，伴隨那些紛亂的句子和細細的雨聲，遙遠的傳來：「肇事車主並未超速，也沒有酒駕……」

*

這天中午，Jacky跟記者約在一間連鎖咖啡店，才剛推開門，一股刺鼻的咖啡味襲面而來。女生為什麼老是喜歡待在這種燈色暗暗、味道又重的地方，Jacky在心裡叨念。

記者的確看起來年輕，長長的黑頭髮，齊眉平瀏海，她說自己剛畢業。Jacky想起阿慶。

而這個小記者想問的，遠超出Jacky的想像。

包含他的薪水一張訂單七十元、一天工作十三小時、每週工作六天、沒穿制服會被檢舉等等，再細瑣的小事她都追問再三。

也是直到被她採訪，Jacky這才發現自己已經這麼習慣這份工作，「跑單」、「拒單」、「派單」這些他們習以為常的詞彙，面對這個記者都得解釋一番她才能搞懂。

但最讓Jacky思忖良久、考慮要不要全盤托出的，卻不是跟阿慶有關的話題，而是：「你上一份工作是什麼？為什麼想做外送員？」

「嗯，就覺得公司體制內有點無聊了，想說自己三十五歲了，可以自己出來闖闖。」但想起離職前的種種不愉快，他不得不開口問，試圖用最輕淡的聲音、像吐出一縷煙的那個口吻：「欸，妳說妳是採訪部，那你們跟業務部熟嗎？」

「嗯，還好欸，畢竟我剛進公司，你可能還比較熟。那我想問下個問題……」

Jacky鬆了口氣，畢竟剛剛的回答，不是全部的真相。

Jacky在那間公司待了超過五年，離開前，已經拼到了小主管的職位，他與Kelvin同期被招募進來，也是因為這樣，讓他們倆建立起革命情感。但Kelvin是他現在，唯一還會相約吃飯的同事了。剛離職的那段期間，Jacky繭居家中，時常睡到午後。

那時正是入秋，下午醒來，室內通常已經全暗，他一醒來就吸到昏昧、乾燥的空氣，他裹在被子裡，覺得喉嚨乾渴，又不想起床。輾轉間，他一邊吸著房裡冷凝的空氣，一邊思考，是不是自己太衝動了，夢裡的母親、父親，甚至小蜜，都常勸他不要離職。

他也不只一次，在夢中對這些人大吼，對，我脾氣是大了一點，但我做事能力有比較差嗎？憑什麼那個小毛頭升得比我高，明明業務量沒我多，只是比較會說話。他升遷我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我好歹是前輩，有必要用跟狗說話的態度對我嗎？

有時候，Jacky甚至直接夢到跟那傢伙在會議室裡拍桌對罵，狹促的辦公室，隔音也沒那麼好，他說完話甩開門，整個辦公室的同事像是打地鼠一樣，紛紛在他開門的那刻把頭埋進桌子的隔板下。對，大家又在看熱鬧了，他一臉悶熱，直直走出辦公室。他也無法忘記，他交出辭呈那天，為他拼命好幾年的老闆，語氣淡得像一杯茶：「你能力很好，就是比較不會溝通。」他找了個沒人在辦公室的假日，把所有個人物品都搬走，只有Kelvin為他餞行。

往復於夢與昏睡，Jacky總是等到傍晚小蜜下班了，打電話把他吵醒，甚至殺到家裡來，逼他起床出門吃晚餐，才能暫停。他知道，沒有小蜜，他根本無法離開那個房間，像是有黑洞要把他吸在那裡，那個辦公室，那個連夢中也失敗灰暗的地方。

就算是與小蜜吃飯、看電影的時間，只要他的腦袋一空下來，他就猶豫自己是不是不該辭職，當小蜜在電腦前選片、在桌前點餐的時候，腦中總會出現這樣的質疑：Kelvin忍著待在那裡，不就好好的嗎？所有人得知他要離職都不解，公司再過一兩年就可以上市了，你怎麼不等拿到股份再走，他的腦中就又出現老闆的最後一句話，以及那個清淡的語氣。

Jacky也不是一辭職就如此昏沉，他也試過其他工作，跟一個朋友談妥，幫他銷售咖啡豆，真的不行，以他待過英國的經驗，至少能接個翻譯吧，說不定存錢存得比在公司還快，還能闖出點什麼。

但自從辭職，他的語言能力好像退化回穴居時代。每次賣完咖啡豆回到家，他總是癱在沙發上，好久好久都無法起身，「不會溝通」這句話像是魔咒，總在他向顧客推銷的時候，像水怪，時不時浮出腦海，露出一點背脊恐嚇他，復又沉下去，有時候一個簡單的水洗特色也可以說得結結巴巴，他覺得自己像被詛咒。

後來換做翻譯，雖然有英國交換學生的經驗，但畢竟那麼久了，速度、專業度也比不上翻譯公司，總是留不住客人。

直到小蜜傳了外送員的說明會簡章給他，他姑且試了一個月，當週進帳的薪水嚇壞了自己，他才開始以外送為正職。雖是個餐風露宿的工作，但送一餐賺一單，踏踏實實，沒有溝通的問題，幾乎不用與人說話，也不用討誰歡心，這讓他心安。

*

這天下午，小蜜特地請了半天假，就為了押著Jacky去泌尿科看診。

與記者訪問完後，小蜜到咖啡店附近找他，說好先一起吃飯。雖然位處鬧區，但下午兩點半，多數店家還是掛起「休息中」的牌子，盪過無數熄燈的麵店、半掩鐵門的小館子，終於找到附近一家還掛著「營業中」義大利麵店，店內沒有開燈，Jacky臉皮薄，是小蜜探頭進去問，扭頭回來帶著爽朗的笑容：「還有開。」她牽著Jacky走進去。

只有他們一組客人，店員為他們開了後排的燈。靠門邊的那排，還有午後不薄的日光照明。

「你看你跑外送都跑到吃飯不正常了，我都快餓死了，你還不餓。」小蜜一邊在菜單上劃下餐點，像個孩子：「我要加大，還要

加濃湯。」

「好，你愛點什麼就點，我都付。」Jacky看見小蜜餐點那個笑容，心裡就很滿足。不過，他的確已經習慣在尖峰時段後吃飯，午餐時間和晚餐時間是接單量最高的時候，Jacky想，哪一個外送員會笨到跟錢過不去。

吃完Jacky拿起帳單就要走去結帳，小蜜穿過餐桌快速抓住他的手臂，他回過頭來，小蜜遞出自己的皮夾：「欸，我們可以go dutch了吧？」

「我還沒還完欸。」

小蜜索性起身，經過他的時候一併把帳單抽走，用皮夾輕敲他的額頭：「陳傑克，你欠我的還多著呢，想請幾頓飯就打發我啊？」她逕自走向櫃檯，把餐錢付了。

小蜜在櫃檯前結帳的身影忽然模糊搖擺。Jacky馬上閃身進廁所，把有點溼潤的眼睛搓一搓。

Jacky開始「還錢」，是從他領到第一份外送員的薪水開始。

他辭職後，每個月平均只有一萬多的收入。從那時開始，兩人吃飯，小蜜總會把帳單搶走，從原本你請一頓我請一頓的方式，改成通通由小蜜付錢。小蜜不說什麼，Jacky也不敢說，但每回看見她嬌小的身體，把手伸得長長的，越過櫃檯遞出鈔票，Jacky總感覺鬱悶，那不是男人該給女人的生活。

直到兩個月後，Jacky開始做外送，第一個月的月薪就有五萬元，後來他更認真規劃時間，一週只休息一天，每天可以跑上十三、十四個小時，加上雨天獎金、寒流獎金，每個月戶頭增加的錢開始突破六位數。

他記得，開始跑外送的第二個月，他就帶小蜜去吃到飽餐廳，拿了好幾盤豔色的海鮮堆滿桌子，小蜜的臉在桌前幾乎被食物淹沒，他沉穩地握著她的手：「換我還錢了。」小蜜說好，眼角濕濕的，她也只是個月薪三萬多的銀行櫃員。

如今，小蜜再度站在高高的櫃檯前，未來，又能回到這餐妳付、下餐我請的生活，Jacky從廁所回到座位，在心底默數，這是做外送的第十一個月，再做三、四個月就可以存到一百萬，「到時候回去找個穩定工作，換個大房子，我一定把這女的娶回家。」看著小蜜結完帳笑盈盈走過來的神情，Jacky對自己說。

他其實並不討厭這份工作，繼續做個三五年也無妨，只是今年，他到小蜜家拜年，讓他開始思考，這份工作是否能久長下去。

她姑姑問起，Jacky才不得已坦承自己換了工作，「就，那個，做外送的啦，幫餐廳送食物到客人家……」還來不及談起自己月薪超過十萬，小蜜媽媽就尖叫起來：「啊？抵外口拋拋走喔？」

原本低著頭專心磨茶的小蜜父親也停下動作。

小蜜馬上接話：「沒有啦，他是坐辦公室的啦。你沒看外面常常看到那個穿橘色制服的有沒有，都是Jacky在管吶。我上次還去他們辦公室，好大好漂亮，那個落地窗一整片這樣，他要管好幾百個人吶，對吧？你上次是說多少人？」小蜜看向他，那個乾澀的微笑在逼他接話。

「對啦，對，我在管那個……」話還沒說完，小蜜父親直接開口，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他：「你這樣一個月賺多少？」

Jacky總算能平穩回答：「十萬多。」

小蜜姑姑笑起來，哎呦，年輕人十萬多不錯吶。哇，看不出來

我們家小蜜這麼厲害，釣到個金龜婿……

小蜜父親的眼神終於回到茶桌上，Jacky這時才發現自己兩手一直抓著膝蓋，膝蓋的肉因為指甲陷太深隱隱痛起來。

*

小蜜拉著他走進泌尿科診所，Jacky遠在好幾百公尺外就戴上口罩，要不是最近頻尿到影響接單，他才不來，他這輩子沒看過泌尿科，想來診所裡應該是擠滿年老無力、無法自理便溺的老人。

診所不知為何漆成粉嫩的淡橘色，跟他外送制服的色系有點像，搞不懂明明是男生來的地方，幹嘛漆得那麼像嬰兒房。小蜜一邊跨開大步走向櫃檯，一邊跟他說，我查過了，這家評價很好。

Jacky坐在候診室不發一語滑手機。幸好平日下午人不多，幾個來的都是年輕人，Jacky不禁想，他們也是來看尿道炎嗎。

診間的醫生笑吟吟迎接他，頭髮灰白，法令紋隨微笑堆成皺褶，這令Jacky的戒心少了一點。但當護理師拉起簾子，將小蜜隔在視線外，他又開始不自在了，他慢條斯理的脫下褲子，醫生從下腹一路往下按壓，才剛抵達鼠蹊部，他就在心底罵髒話。他覺得自己像隻被醃漬的白斬雞，醫生粉白的矽膠手套更讓他想起手扒雞的手套。

「憋尿啊，是開計程車嗎？」醫生語調溫潤。

「是跑外送的。」

「噢，送貨喔？最近轉職嗎？」

「不是，是做送餐的。用手機訂餐的那種。」

「啊，我女兒有訂過給我看，辛苦你們了啊。在外面跑來跑去。」

「還好啦，薪水有十萬。」其實沒人問他薪水，但好像說了才能稍微消除觸診的心理障礙。

走出診間，Jacky還是特別戴起口罩。「你看醫生說要多休息。說好了喔，只做到十月底。」小蜜再次強調。

整牆的粉橘色刷過他的視線，像是嬰兒房，他又想起小蜜父親的眼神，休息一個月後，再做四個月，他對自己說。

*

那天採訪結束，走出咖啡店前，Jacky不小心向記者透露自己認識阿慶。

自從知道Jacky認識阿慶，那個記者幾乎天天要求要再訪問一次。他也沒想到這次事故的討論會延續這麼久，連續好幾天，連他們在小吃店看新聞重播，都可以看見勞動部、交通部什麼首長的，在一群麥克風前，義正詞嚴地說些勞基法、公路法什麼。

「媽的，叫警察不要開單比較實際啦。那些官員正事不處理，一直在那邊什麼法什麼法的。」小馬罵道。

「唉呀，那些官員都這樣。又來了，又在說女校外面闖一區外送停車區。」大余說。

「搞不清楚狀況欸，最難停的又不是那邊。」小馬說。

「應該立法，每家店備餐時間不可以超過十分鐘。」

「對，那個賣滷肉飯那家，每次都先做內場客人，都嘛我們騎到餐廳才開始做，外送員的時間都不是時間就對了。」

「對，超過就罰錢。立一個外送員時間保護法。」

一群外送員圍成螢光橘的火山，山口內口沫噴飛。而螢幕內的官員黑西裝配白襯衫，也滔滔不絕，用詞卻冷若冰湖。

*

十月的最後一天，跟小蜜約定好休息不上班的十一月就要來臨，Jacky比平常更努力，想多賺一點，沒想到感冒與寒流卻先來拜訪。

他吞了普拿疼，忍著鼻水送餐，每騎一小段路就要換個口罩，口罩內總是不小心沾滿噴嚏的鼻水。加上公司規定，不能將瓶裝水放在龍頭下的置物箱，每次喉嚨乾痛就只能靠邊停，在雨中從後車廂拿出開水來灌，一天下來，根本接不了太多單，休息前一天的工作效率這麼低，讓他越催油門越有氣。

晚上兩點到家，附近的小巷已經找不到機車空位，連紅線都被停滿，他來回巷弄間，終於找到一個稍微寬一點的空隙，他把兩旁的四、五台車挪開，還是只騰出小小一條縫隙，他將機車的後照鏡左拐右閃，終於好不容易卡進那小小的位置，這時壓在手機架上的手機叮咚一響，要取下查看時又掉在地上，Jacky忍不住罵了聲幹，卻想起死去的阿慶。

他們誰也沒再提阿慶了，也捻熄了去上香、找出事地點的念頭，只是走過那個面西的、陽光流成小河的大道，Jacky有時候會想，如果真的有神、有上帝、有佛什麼的，為什麼讓這麼年輕的生命去死，如果他跟我一樣畢業先去坐辦公室……但他又想到，當初去前公司面試時，談到自己去英國交換的經驗，整間會議室空氣瞬間輕鬆起來，當天他就被通知錄取了，而阿慶哪國都沒去過……

Jacky拾起手機，用雨衣袖口抹去髒污，是那個小記者的訊息，仍然彬彬有禮，要求再次受訪，想請Jacky談談阿慶，訊息還提及了，「對於公司說你們是承攬制，但勞動部認定您是僱傭制、適用

勞基法，請問您有什麼想法呢？」

Jacky讀到這，一股怒氣像烈酒一樣燒上食道，他知道全宇宙都在討論他們的制度、法律，這樣的禮貌讓他覺得反胃，就像那些不帶感情播報阿慶死訊的主播、那些滔滔說著術語的官員，一天到晚穿皮鞋在鏡頭前走來走去，他們穿過我們的薄制服嗎？他們知道他真正的困難是在這裡喬車位嗎？是就算感冒車前置物箱也不能放瓶裝水嗎？他們知道嗎？他快速鍵下：

難道用你說那個什麼僱傭制阿慶就不會死了嗎？

他側躺在床上，一手壓住鼻子擤鼻涕，一手持續滑手機，裹了兩層被子還是有點冷。明天，答應小蜜明天就要開始休息了，他想起沒有工作的那陣子，每天醒來，窗外天空便已經充滿晚霞，烈烈地燃燒，冷冽的空氣漫進鼻腔。浸泡在症狀與冷意的恍惚中，他忍不住一直滑手機，即便已經工作一整天，他還是不睡，好像只要不睡，這天的日曆就不會被撕去。

他喬了個溫暖一點的姿勢，他已經非常睏，手機上的字慢慢在他眼前模糊，最後一瞬，是自動跳出來的天氣通知「豪大雨特報……」，還沒看雨到底是落在哪裡，Jacky混著鼻涕的濃濁呼聲就傳遍整間屋子。

轟轟轟轟，Jacky睜眼，窗簾是拉上的，房間密密匝匝的黑暗，低沉的轟轟聲持續，是雨！豪大雨！公司常用的標語閃過Jacky的腦海「雨天加成，每趟加二十元」。他跳起來，胡亂套上外套直奔房門，一開門，整個屋子亮晃晃的，轟轟聲更大，彷彿雨就下在屋

內。他適應眼前的光後，耳朵、鼻子似乎也跟著醒來。小蜜背對他在煮東西，一股煎炒食物的香味瀰漫，佐以轟隆的聲音，不是來自窗外，而是，那台抽油煙機。他凝神，窗外傳來小巷子清楚的車聲、人語，沒有雨聲，沒有雨。

沒有雨天加成。

他垂下肩膀，鼻水衰敗地流下來，他吸了一下。

「嗨，睡整天有沒有比較好點，我炒了青菜。」小蜜聽見他的吸鼻聲音回過頭來，視線對上的瞬間噗哧笑出來，「你怎麼穿成這樣，」她走過來扯扯他的下襠，他才發現自己還穿著內褲，但上半身裹著羽絨外套。半身炎夏，半身寒冬。

「我不知道你來了。」他不敢跟小蜜說，他以為下雨了，他以為他可以出門接單，帳戶快要八十萬了。

「你就只會買微波食物啊，我還不來幫你煮點暖的。」小蜜身後，那騙過他的聲音持續轟隆作響。

【評審評語】

評〈阿慶〉：平實、真切而動人

◎ 平路



「阿慶」寫來動人，描寫外送員的生活真切，作者文字有溫度、且有畫面感。

作者的文字帶著讀者如實進入外送員的艱辛日子，譬如描寫主人翁 Jacky 努力尋找阿慶出事時監視器畫面的一段：Jacky 想知道同事被撞到的當下，到底發生了什麼。找到的畫面中，Jacky 反覆拉動播出器的時間軸，隨著手指拉動，阿慶飛起來、彈到地下，拉回去，再次被撞，再彈到地下。配上新聞台主播的聲音……作者寫來張力十足，反映的也是媒體創造的冷酷異境。

媒體、官員、外送公司在內，社會結構環環相扣，可有任何一環，幫助到外送員卑屈的處境？

「阿慶」寫來哀而不傷，無言的控訴盡在其中。

【得獎者】

李修慧



畢業於臺大中文系，曾任關鍵評論網記者，專長性別、原住民議題。目前為東華大學華文所碩士生、每天為你讀一首詩成員。

得獎感言

謝謝關鍵評論網讓我有機會接觸勞權議題，謝謝被我採訪過的Jacky們。也感謝文學，讓我能傳遞這些在報導裡未竟的細節。希望有天，非典型勞工可以不再是個議題，不再需要被書寫。

短篇小說 | 副獎 | 櫻花何時開

魯亮·諾命

那一年我才七歲，跟隨父親到代書家中索回祖母的一號地所有權狀，那一張從我生出來至今，自始至終都沒有返還屬於祖母的土地權狀。

第三聲雞鳴結束，天正放亮，我們就開始趕路，出門前我拾起門口的黑色雨具，但父親卻從我手中抽回，重又放回門邊的置傘桶，平時寡言木納的我，和父親溝通時也只是回應一聲，嗯，再不就是啊的一聲，長句對話時也都是以手勢表示我的意思。他抽走雨具後，我比了個手勢，五指微彎的五指，掌心向下，在頭部前同時往下移動。

「祖靈會賜福今天是藍天，不給任何一朵白雲飛過我們頭上。」父親說。

嗯，我應一聲。

回程時，一定會下起雨的，我心裡想，即便只剩一朵白雲劃過清河一般湛藍的天際，踏入代書的農莊的回程必定會降下大雨，我在頭部前再一次揮動下雨的手勢，但父親搖搖頭堅持說：

「聽西西列克的路線，從我們兩旁飛過，今天會是吉兆不會降雨。」

這一路一如往常，和父親也沒太多對話，我們徒步到代書的農



莊，需要途經幾座山，父親總說，山的那頭便是目的地。他一跛一跛地牽著我的手，我的手腕因為他牽動的拉力而隱隱作痛，我想，應該是因為他左搖右擺行路時失衡的重心一上一下地拉扯的原因。當我們來到一處平坦的彎道口，父親突然停下腳步，他伸手指向一處說，「那裡就是祖母的一號地。」山口地處制高點，從高處俯瞰視野開闊，一號地盡收眼底。不知怎的，心底湧現了一股恐怖感如鋪天蓋地般瞬間襲上胸口，我感到強大的無助感逼近，我挨近父親，瑟縮在他的懷裡。我瞅了父親一眼，他若有所思地觀看眼前的景象，他從格條紋相間的袖口掏出一包白長壽菸盒，抽出一根菸就近唇口點起白長壽菸，若有所失的觀望那塊地。父親消瘦的臉頰上還有一道細長未結痂的傷口，一身上山時的草綠服，他卸下腰間配戴有刀靴的獵刀，尼龍質地的深藍長褲綴上東一塊西塊的補丁。

這時我從遠處眺望，卻看見祖母的一號地上已被流刺網包圍起，入口處豎立鐵捲門，深鎖的大門上張貼著白底紅字四行告示，字體極為端正，一看就能辨明得出起筆人是書法行家，我不懂告示上寫著什麼，便問起亞爸上面的字，他喃喃道，嘴裡含糊帶過：

「私人溫泉區，未經預訂，禁止進入，違者送辦。」

我心忖，這不是祖母的農地嗎？我扯了父親袖口，用一手食指彎曲且小指伸直，食指觸頰後往上移動，再以手食指伸直，在身前向下指著祖母的農地。

「曾經是……」父親搖頭，欲言又止地說，「現在還不是，只要我們努力，代書也還有良心的話。」

我五指伸直，掌心向外在身體前方搖動，一手拉另一隻手的手腕移動，再以五指抓住另一手的食指再打開如開傘狀。

「不要擔心，天空萬里無雲，下雨的機率不大。」父親說，雙手掌心向下，向下一放，「鳥占的結果表示今天絕對不會。」

父親雖然這麼說，但我知道，打從三年前和祖母一道去索狀起，只要是回程就一定是會下起雷陣雨。

印象中一號地座落在一層又一層的梯田，而祖母的土地是位居梯田的中央位置，形狀有如圓形篩子，記得祖母在說起日本時代的故事時提起過……日治時期是一位日本駐在所的阿里麻桑警官為了教導部落族人開墾水稻，召集部落的族人將原本斜形的開闢成一道道梯田，並且在部落上方的野溪建造水圳引水入田，也成就了高岡部落最大梯田的美名，原本依賴栽植小米的年代，祖父家因栽種水稻田，也成為了部落中少數擁有財富的象徵的阿里麻桑米。終戰後部落所有日本警官和警眷被遣返，一號地就此荒廢了數年，幾年的光景，土地已經遍滿喬木雜林。祖母不忍看到祖地荒蕪，不久之後，便在農地種上廿顆吉野櫻。她親手種植的吉野櫻，分隔五大步一株櫻花，如今已是含苞待放，散落在在地勢平坦的農地上。

「你知道的，她就在那一顆櫻花樹上……」父親說。

我專注於那吉野櫻林，強烈的無形壓迫感如同黑夜捲鋪下來，我可以感覺到腎上腺分泌先前的無助感和恐懼感越發在我心中滾動，雙手不斷顫抖，祖母模糊的臉容和代書片斷的畫面從幾年前的零散記憶湧上來，一段縈繞不去的記憶，眺望一號地時突然間被放大，清晰宛若昨日……

三年前，祖母依約到代書的農莊要回一號地權狀。她總會在日曆上以紅筆標示每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提醒她與代書約定的日期。八月一日正好是當月的第一個星期六，她撕開日曆時，我安靜地坐

在一旁看著祖母，依稀我還記得，祖母穿著一件血紅色的傳統無袖長衣，織衣上挑上鮮豔的菱形織紋，頭頂上戴著黑色包巾，黝黑的臉底反透著暗沈的肌膚，面容憔悴，焦黃得令人看不出她才不過年逾五十歲，甚至雙目疲弱得垂下連成一線，然而，她那兩瓣窄唇，嘴唇因長期勞作而龜裂，紫中帶紅，平時總是抿著唇。她全身顯得保守而古老，與她的年齡實在不相稱，彷彿不該屬於這自由的年代，是喪親的折磨不是，或許是自她嫁入這個家後便展開他慘澹歲月，在他額頭刻上層層皺痕，幾乎可以夾死任何一隻來犯的蚊蚋。

「這次的約期已是第卅六次，」她曲指數算後，回身對我說，「孩子，這將會是最後一回，去要回屬於我們的東西，以後我不會再過去。」說完後，她在我額上吻一下，於是獨自去索狀。

祖母沒有再回到家中。夕陽西斜時被峻線遮掩了大半，金黃色光線穿透四格窗照射在屋裡的地面，我獨自在家中等待，父親和派出所巡官在部落裡尋找她的縱影，從上部落的林務局峻線交界處到下部落的河岸，終於在祖母的一號地上找著了祖母。父親回來時已臨夜鶉鳴叫，他拖著疲憊的身體進到屋內，我亦步亦驅的跟在他身後，聽父親如播音機重複著說：

「不過就是為了一張紙，一張紙……」

父親從側背包拿出一張泛黃的紙張，紙頁已斑駁破損，我記得那是祖母遺留給他的原保地租約書，我們每次行走到這塊地時，父親總是會拿出這一張租約書，從租約書的地藉圖上逐一比對著一號地的各地界椿點。他輕拍我的背部，對我說我們就在這裡休息一會兒，我從那一年祖母一號地上的吉野櫻回神過來。我定了心神，抬

頭看了父親一眼，他的面色凝重眉眼緊鎖，我心裡想，也許是父親前些日子上山的狩獵時的腳傷使他迫不得已停下腳步來，恰巧緊鄰在一號地旁停下。他傻愣愣地站在原地，若有所思地沉默了片刻，突然把手一揮，就像在模仿播種祭時耆老撒小米種的動作，「昨日失去的我要再討回來，祖先的土地不能賣。」他吐出零碎的字句，語氣就像斯納列山頂的雪一樣冰冷。

「你先坐在這塊石頭上。」亞爸一改先前冷淡的語氣，將我抱起來放在一塊大石頭上，他拍拍我白色上連身上衣，壓平我乳色系的縐衣，盡力為我維持潔淨的衣飾，「衣服不要給弄髒了，祖母菘瓦最不喜歡孩子的衣服沾污，」他定睛看著我又說，「我先給你的祖母菘瓦和祖靈們鋪設祭物，他們都會過來的。」

接著他從揹囊中拿出事先準備的小米酒瓶、醃肉和野生蕉葉包覆的幾塊烤熟山豬肉，地面上鋪上月桃葉，他斟滿二根竹杯酒，嘴裡邊擺設邊唸起召喚祖靈的禱詞：

Ikotas ru lk'aki ru lk'aya ki lk'aba, kwara wayal nqu qutux niqan uzi. uwah ! uwah ! uwah maniq pin'aras maku' na nniuqun qani. ana ini' pizyux qu naras maku' qu bzyok ru sumul qaga, kinhupa balaly knita' mamu'kwara.

（祖父、祖母、亞爸與母親，和所有逝去的共食團們，來！來！來吃我準備的，雖然我預備的不是很多豬肉和糯米糕，但在你們眼裡卻是極大的。）

亞爸的語氣突地轉變嚴肅，晨曦落在他的身上，我看著他的逆光的背影，父親舉起酒杯，食指和姆指蘸酒，朝天空灑一下，又再蘸酒往地面左右兩邊各點上兩滴，接著又繼續唸頌喚詞：

zyuwaw misu' sqani ga, baqun mamuw mha wal pqulan na squlik
qu qutux na rhzyal ka snbil mamu la, ana ga, nyux saku' qngzyat msina'
rhzyal ta na', nyux saku tegalu' squ kibkaysan ta ki Utux mwani sqa,
byaqa saku' rngu' aki saku' psonon binniq mamu qu rhzyal qani.

(最近發生的事是你們所知的，這一塊唯一祖先所遺留的土地
已被外拿去，但是，我仍然努力地拿回我們的土地，我在此禱求列
祖和祖靈們，賜予我力量去討回我們的土地。)

父親仰頭飲下竹杯的小米酒，幾支黑褐毛山蟻爬上月桃葉，起
先以觸角碰觸祭物，領頭的開始以大顎搬運碎食。父親寧靜地觀看
蟻群爬進爬出葉面，他對我說：「孩子你看，這些就是祖靈們聽到
我們的祝禱，幻化為黑蟻群，來享用我所備妥的食物。」亞爸蹲下
身來，指著領首的身形較其他為大的黑褐毛山蟻，「那必然是你的
祖母回來了，我們供的獵物糯米雖然少，但在祖靈們卻是看為巨大
的。」

我從石頭上跳到地面上，也跟著父親蹲在月桃葉旁，我指向一
號地上後一手食指彎曲點臉頰，拇指伸直重複往上移，接著再以雙
手食指伸直，掌心向外，在頭旁往上動。

「你是說，祖靈回來如果看到祖母的土地變成別人的話會氣憤
難過？」父親思考半晌後才回應我。

我點點頭，一手在胸前向下輕擦，回應父親一聲，嗯。

「孩子你還太小，等你長大後就會明白，祖先留下的土地需要
世世代代努力經營，你的祖母曾說：『祖先的地不能賣。』。」父
親撥撫我脖頸，撓了撓我的頭髮。

天色漸漸陰沉，烏雲成團聚攏，晨間的陽光已然被蔽遮。父

親仰望天空，似乎也感受到氣流與顯度的驟變，完成了紀念祖母的
儀式後他揹起背篋。我從石塚上躍下跌坐在地上，他扶我起身，拍
拍我後臀清除碎石後說：「還有一段路要趕，看來今天真的會下起
雨。」

我一手拇指貼於掌心，其餘伸直觸下顎。

我們站在代書的農莊銅鍛大門前，父親按下門鈴，出來應門
的是位年輕的外籍移工，一顆腦袋斜斜地探出玄關門，只露出上身
肩胛骨，我從柵門外可依稀看出他的嘴唇塗上豔紅的血唇，他以不
甚熟稔的中文口音問，「打哪裡來兒，有什麼事嗎？」紅唇在遠處
一開一合地說，父親大聲喊叫說，我們是依照過去代書指定的時間
前來。」半晌，大門緩緩地推開，只露出半個人身穿越的空間便停
住，我們側身穿入柵欄，越過夾道的椰林樹來到農舍前紅磚道的廣
場，廣場中央有一口造景噴水池，中央聳立六對裸身的巨型男性石
雕造景，石雕猥褻地相擁與愛撫，突兀的男性生殖器官拋射出弧形
水線，分別朝向四面八方投射到池中。我往池子裡看，池裡十幾條
錦鯉魚悠游著，穿過廣場當下，我似乎覺得眼前所看到的是如此熟
悉，一幕幕破碎割裂的記憶不斷地從腦海中湧出，不過，任我再怎
麼努力回想，仍然拼湊不起快速掠過的影像。我們走進到農舍的玄
關前時才看到移工管家只穿著一件豔紅色的三角內褲，他掩藏在門
扉後，見我們看到他赤裸上身，臉上不自覺的泛起紅潮，管家對我們
說：

「等一下，在這裡等候。」

父親說：「天勢將要起風下雨，我們不能先進門？」

「在這裡我說了算。」他縮進玄關大門，消失在門前。

天空陰沉沉的，晨光已經被烏雲遮掩。農宅裡傳來雜沓的腳步聲，我聽來是男人與男人的嘻笑與追逐，屋內的兩人沉浸在他的追逐遊戲中，我們就像被世界冷落在玄關前久候。父親容許我在農舍前的廣場遊戲，廣袤的紅色屋瓦的農莊被群山環抱，一條小野溪貫穿其中匯聚成一沼澤，乳白色的農村木造建築位在莊園中心，外圍聳立一道五呎高的圍牆，芒刺的九重葛爬滿了牆面，五葉松及紅楓林立在牆角周邊。冷冽的微風拂在我的臉上，對於眼前等待的過程，我似乎感到熟悉，就如同是昨天才發生……

三年前同樣的位置，我和祖母在玄關前，祖母從一封破舊的油紙袋內，取出一疊六萬元現金，委託代書辦理一號地過戶的案件，祖母全然不知代辦費高於市場土地代辦費的十倍價金，縱使這讓她感到為難，代書是她唯一值得信賴的人，在部落中也只有他一位同樣是身為族人的土地代書，莫可奈何之下，最終還是妥協同意交付這筆代辦費，祖母對代書說：

「這筆錢是我每月的低收入戶補助積攢數年後，唯一的一筆存款，拜託你了！」

「我的為人在部落裡是有口皆碑的，我就是你們的真理、生命和道路。」代書說。

祖母欠身微微舉躬，並從泰雅編織成的紅色小袋子拿出他的印鑑證明和身分證件。三年來，這土地過戶案件仍然深鎖在代書房內的抽屜裡，紋風不動，惟一不同的是，覆蓋在文件夾上的塵埃一年比一年厚。

一陣冷風颯颯，吹起地面上的塵埃和碎葉，微風夾帶起沙粒在空中飄浮形一股與我個頭般高的小型龍捲風。屋內的追逐聲停歇下來，我聽見穩重的腳踏聲踩在木質地板上，腳步聲沉重毫無章法，循序漸進地朝我們的方向踏躍而來，隱約我還能聽到規律的三拍子旋律的口哨聲彷彿應合著腳踏聲，踩在每一步子上。玄關的紗門從內往外推開，代書親自走出來迎客，和男管家相同只著一件三角褲，三年前原是一頭烏黑的油頭髮型，今天卻是蓬頭垢面，二條灰白的鬢角延伸到太陽穴，髮間已是銀絲斑斑，穿插在半邊壁的髮式由一道髮溝劃分七三比的髮量，有別於當年，代書的顯得更為消瘦，臉面塗上遮瑕膏，撲上乳白色粉底，顴骨就像被抹平般。

「這裡有小孩，當著孩子的面不雅觀，況且你又是馬罵（伯父）。」父親說。

「我們倆小時候不就是這樣只穿一條褲襠嗎？」代書說，他低首看我，挑動粗黑的眉毛。

「你是為了我的內褲來還是為了一張紙來？」

「不單單是一張紙，是為一份承諾。」

「唉呀！你們來了就等於沒有來，」他的雙唇抹上粉淡唇蜜，吐出濃濃的高樑氣味，「而過了多少遍吶，案件還在送審中嗎？」

代書酒氣沖天，我實在氣忍受不了他渾身的酒味，退避到父親的身後。

「七年了，表哥，從我母親菝瓦把他項權狀交到你手上到現在，我們只等到一句又一句的謊言，七年，整整七年！」父親說。

代書搖搖晃晃地靠近父親，伸臂搭向他的肩膀，除了酒氣我嗅到混雜著刺鼻的香水味，代書在父親的臉上重重的親了一下，父親

使命地推離他身上，代書上厚下薄的唇蜜留在父親的臉頰。

「唉呀！不過就是一張紙嘛，何必如此認真吶，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頂多就是留下一口棺材大的四尺四方的土地埋骨。」

代書照貫例又開始用同樣的招式對付父親。

「祖地不可賣，這是我母親說的，況且我路過一號地時現在卻是外給格母幹作溫泉區，」父親語帶微愠，不理會他放開聲量說道：「你該還給她一個公道讓她老人家在祖靈地安息！」

「沒有就是沒有，」代書又靠近父親勾肩搭背，他暫白的臉頰開始泛紅，他在朝一號地指著說，「暫時借人家的嘛，不用如此在意，山上的土地有借有還最終還是會回到你手上。」

父親避開代書的視線，雙臂交疊，我們父子倆相視。我一手食指指向代書，再回來重複輕觸鼓起之臉頰。父親用食指觸自己的鼻尖，再一手在胸前向下輕擦數次，讓我明白他是知道代書又在推拖狡辯。

天空開始飄起毛毛細雨，父親的髮上沾了碎珠般的霧滴。

「你可以瞞過任何人，但沒有辦法欺哄神靈。」父親再一次推開代書，「無論如何今天要給我一個交待。」

「先進到屋子裡談，屋子裡有上好的拉拉山高山銘茶，」代書作勢舉杯就鼻，佯作聞杯香，「我今年榮獲的首獎春茶，饒祀是神靈還是耶穌或是釋加摩尼，聞到我茶廠揉出來的水果茶香味都會原諒一切觸犯禁忌的人。」

代書挽起父親的手臂，父親一臉驚扭，半拉半扯地被他拉進別莊內。我跟隨父親的腳步入廳。推開門扉後正對廳內面朝東面是三道寬敞的落地透明玻璃，午後亮光大量透射到我眼內，等我適應

光線才看清楚廳內挑高的樓中樓格局，天花板吊掛義大利麗莎水晶燈，代書親自介紹圓木牆面排列的拉斯維加斯進口，客廳內擺設全量上百萬的貴族琥珀的牛皮沙發，正對落地窗另一面牆嵌入一道石砌的爐灶，灶上懸掛臺灣黑熊顛首與黑毛皮身，煙囪筆直的伸入到高聳的天花板。我們坐在酥軟的椅座，下半身整個沉入沙發裡，父親被這這氣派十足的高級裝潢震懾，傻愣愣地觀望四周。

父親回神過來，直接沖著代書說：「三年多了，權狀應該早辦好了吧。」

「等會兒，等會兒，當年我們有一任大官不正是因為等會兒才名正言順地被扶正為總統，凡事都要慢慢來才有契機。」

「表哥，今天沒有看到權狀我不會離開。」父親拉高聲量。

代書的臉色突地變得僵硬，先前閃靈的雙目頓時暗沉下來，他停頓了片刻，攔住自己胸窩，「表弟啊，你看看我啊！看看我啊，我的心臟向來不好，你是知道的。」代書苦苦哀號，「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部落，為了族人！」代書在自己的胸甫上捶了捶，掛著一副哭喪的表情，在酒精的揮發下，他的眼臉濕潤，淚液順著內眼角積滿在淚溝與左黑的眼袋。

我倏地回想起那些年，他總是如此故技重施，每當祖母每次來索狀時，沒有一次是例外，若已到了無可狡辯的地步，代書總是會祭出哀兵之策來搏取祖母的同情。平時在那張白皙的膚底下，讓人一見便聯想起撲克牌的老K，鬆垮的臉部使他顯得陰沈，一張城府極深的臉底下，絲毫顯露不出他心底任何情緒的波動。如果問及祖母支付積攢的老人年金時，代書旋即身子便突然一顫，緩緩座落在地上，右手往左心窩裡攔，說是心絞陣痛來打斷對方的追問。

「為了部落、為了部落，我都是為了部落……」

他緊握拳頭按住胸口，身子總是因陣痛偏向一邊作勢欲倒，代書勉強支起身體，眼目朝地上不敢正視我們。

「你不是說半年內辦妥嗎？這案件已經拖了三年。」父親哽咽地說，「看在這孩子分娩時，連母親的一面都來不及見的份上。」

「他母親的死不是我的錯，若他能再等上一段時間，或許他可以拿到他應得的份。」他連正眼都沒看父親一眼。

「我們心中都有上帝啊！」父親難掩失望地對他訴說，「就算現在沒有，至少還有祖靈在橋那一端望著我們。」

「上帝在教堂，祖靈在我的酒瓶裡。」

代書又在胸口上輕輕捶了幾下，喉頭發出咕嚕咕嚕的雜音，當年祖母就是如此被代書的戲子連搥帶哭，心軟下來。

透過落地窗望向屋外，烏雲匯聚得迅速，雲堆裡的對流層起先是一陣亮光閃現，電雷在雲層中炸開，雷線在半空中如樹枝狀擴張，幾秒鐘後懵懵的雷聲才穿破大氣傳遞轟隆碎裂巨響。毛毛細雨加劇，雷聲夾帶著黑豆般大的細雨，雨滴敲擊在紅瓦楞上發出窸窣窸窣的噙鳴聲。我由落地窗仰望天空，心知不可避免的雨勢將要發作，就如同我和祖母到此索狀時所發生的一樣，然而這次我們沒有攜帶任何雨具，西西列克的預示似乎也失效。

我蹭了蹭父親的肘節，等父親回頭看我後，就以一手食指和拇指彎曲捏喉嚨，又再比劃一次，雙手五指微彎，掌心向下，在頭部前同時往下移動。

父親彎下身來就近我耳畔對我說：「我知道午後雷陣雨的時

間將近，這雨就如同咒詛，今天唯有索回土地權狀我們才能踏上返途。」他說完後又對代書再三要求眼見土地權狀。

「下次就會辦好，免驚啦！」代書用破陋的臺語說。

「權狀是母親的一切，我是依照她老人家的遺願，當年你不正是用同樣的推拖之辭答覆老人家嗎？況且我路過一號地時發現已有有人在經營溫泉區。」

似乎拗不過父親的固執，代書刻意就近父親，他緊緊攥住胸窩，身軀彎成弓形向父親苦苦哀求：「為了部落、都是為了部落、部落吶……」他每喊一聲部落隨即捶打胸甫一次，濕漉漉的淚水不斷地從眼角奔流，利用他擅長的悲情牌來搏取父親的同情。

我猛力地甩甩頭，一手食指指向代書，再捏起拇指、中指及無名指，碰觸另一手伸直之拇指，我再三地提醒父親。父親頷頤示意，表明他瞭解我看出代書是在故計重施。

父親加重語氣對他說：「今天只有一紙權狀才能讓我踏上返途。」

代書一吸一頓的哭泣，字句在他嘴裡彷彿在跳躍：「人死了，帶不走一坪土地，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父親說：「你死後，也只剩一坪四方地埋骨。」

「……」代書無言以對。

氣氛倏地凝結，宛如空氣中凝結的水氣，四面環山的農莊形成的地形雨陡地降下，敲打在窗面上又飛濺至屋外的巴西地毯草。代書停止抽噎，臉上露出不悅，彷彿又回到了當年那一張僵硬的臉容。他回到自己的座位，穿上散落在地板上的白襯衫、黑西裝，他壓摺衣領尾部翹起的衣角，一反先前狡滑的神情，醉意似乎也消了

二、三分，也不見他再號哭的滑稽的模樣。他在手心吐了一口唾液，在自己的凌亂四散的髮上抹了抹。他向書房內呼喊：

「把我保險櫃最上方的紅色袋子和中櫃的土地權狀拿來。」

管家帶來一袋紅色一袋黃色牛皮紙袋，袋子長形狀、隆起來鼓鼓的，管家恭敬地擺放在客廳桌上，他環抱著代書上肩，一顆頭顱像架在代書的膀子上。代書將二色紙袋置於原木茶桌上，他倒置紅色牛皮紙袋，五疊紙鈔滾出紅袋。

「一百萬！」

桌上擺放一整疊紙鈔，另一半邊黃色紙袋上以小楷毛筆寫上一號地土地移轉書。代書點起菸叨在嘴角邊，他支開管家，整個人向沙發倒去，抖翹著二郎腿。

「夠嗎？這可以買下你很多年美好的人生。」

父親看著桌上的一疊百萬紙鈔，一時間不能回神，兩眼直勾勾的盯著兩疊紙鈔，先前的氣勢被桌上的錢磚震懾。父親吞了一口口水，喉咽下發出滾動聲，雙頰泛起紅暈，不斷地摩擦雙拳，一會兒盯視桌面，一會兒轉頭看我，倏地，原本渙散的神志與漂浮著芬紅般的色澤褐瞳，突然定睛一鎮，父親似乎終於回過神來

「最近生活不容易，你還有一筆農貸要還不是嗎？」

代書邊說邊把一疊紙鈔拿在上手點撥，紙鈔扇起風拂在他臉上的鬚鬚。

「在山上生活可貴的是有祖先曾留話給部落：『祖地不可賣。』。」我擁向父親，他將我抬起抱入他的懷中，雙手環繞在我的肚腹前，父親猶疑了一會兒說，「沒有人可以從我母親的手上帶走一塊地。」

代書哼了一聲苦笑，「喏，在這座山裡沒有我買不到的一塊土地。」

記得父親曾說，自從代書當選部落主席開始的第一天，在這座背光的部落裡沒有一塊地是他所不能得到的。他利用了許多正當且合乎原住民保留地辦法的登記手法，辛勤地從上任的第一天到連任前夕的第四年，將祖先指稱東方曦陽照射不到的背光部落所有具有高價值、溫泉鑽探可達卅六度以上以及臨河水岸的土地，都以既合乎土地優先登記的法規，協助地方公所辦理卅日公告後改分配至自己的名下，這一切在事後的抗爭下，被當地人民首長宣布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合情、合理的狀態下辦理登記。唯有那些已登記在少數族人的名下土地，都以低於市價的行情四分之一收購完成，這些都是代書當年參政前所高喊的口號，並謄寫在宣傳政見上的——積極爭取族人土地權利。

那是祖母留在唯一的土地，她老人家三年的時間往返代書農莊苦求過戶的權狀，也許是在他高票連任時完成既正當又合法的權利移轉。我從父親的雙腿躍下，一手食指和拇指捏喉嚨後，再向外打開，又比出一手食指彎曲且小指伸直，食指觸頰後往上移動。

父親一手在胸前向下輕擦數次，微微向我點頭，輕聲對我說，他知道祖母的地是不容給任何人，他抬起頭來伸手拿桌上另一牛皮紙袋，對代書道：

「短暫的身份足以用金錢買下任何土地，但買不回一條珍貴的人命。」

「土地最大效益化是文明的第一步，我說過，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部落、部落、部落！」代書勾起食指，每說一聲部落就在桌

面上敲扣一下。

「那是一塊血田。」父親別過頭對空氣嘆出一口氣。

「今日血田，明日黃金。」代書張開雙手高喊。

代書又拿起紙鈔在父親眼前晃動，鈔票幾乎要從白色束帶崩落，但是父親不再正視那一塊曾經用無數族人的土地換來的錢堆，他警頭過去，只在乎另一只牛皮紙袋，於是，他站身起來，想從桌上拿起薄黃色牛皮紙袋，代書橫出手來牢牢地按住紙袋對他說：

「血田已轉租設定給土地仲介商開發觀光溫泉地了。」

「它仍然是被祖靈收割走的靈魂的土地。」

父親帶著被設定抵押的一號地所有權狀，我跟著他走出農莊門外。他牽著我的手步出莊園，此時，唯有位在山谷澗的農莊天空已完全籠罩著烏雲，空氣中瀰漫著濕氣，雨勢雖然漸歇，但沒有一次例外，一如這些年和祖母索狀離開之後，代書的農莊又開始下起急雨，我們在玄關外的屋簷躲避急雨。

我向父親比了手勢，雙手五指微彎，掌心向下，在頭部前同時往下移動。

「你是對的，孩子，我應該要聽你的話。」父親對我說，「總該有一次會有例外，或許要等到代書還我們土地權狀，離開之後才不會再下起雨。」

代書從屋裡折返出來，從大門的透明玻璃往外目視，他開啟紗門。

「等雨停後再走吧。」代書大聲呼叫，雨聲幾近掩蓋他的話音。

父親不理會代書的勸說。

「這樣你們會被酸雨淋濕融化的。」代書從玄關拿出一把黑色大傘，「這一把就借你們父子倆，下次來時再還就好。」

「不會有再下一次了，」亞爸說，「人可以被雨淋融，但良心不可以被蝕化。」

亞爸牽起我的手，豆大的雨打落在我們身上，他走近一株姑婆芋，摘下兩瓣半盾狀芋葉，一片給我，一片他留給自己。路過一號地時，我回頭觀看祖母手植的吉野櫻，原本含苞待放的櫻花林，卻在雨中逐次開放，我往櫻林裡深視，唯有那一株在冷勁的雨風中堅持著。

疲於行走使我疲倦，我搗了父親的袖口，父親看著我，我一手握拳重複敲在另一手上手臂。

「累了嗎？」父親揹起我，也揹負起一次又一次的失落感。

我們走回到山坳處的平坦之地，我回過頭眺望一號地，祖母的櫻花林突然綻開，血紅色的櫻花瓣噴放在枝桠上。此時，山谷吹冷風颼颼，紅瓣禁不住大雨的降臨，雨珠打落樹枝梢上的花瓣，落葉飄浮在淋濕的地面上，隨著雨勢驟劇，水勢夾帶落葉齊向低凹地匯集。

「呀！」我喊叫一聲，手指微微顫抖著指向祖母手植的櫻花。

落滿了一地的櫻花瓣匯聚在祖母曾懸吊的櫻樹下，遠望就像是一灘赭紅色的血水。我搓揉了眼睛，父親怔愣地望著這一片景象。雷聲狂吼，雨勢劇烈，頭上撐起的姑婆芋葉已撐不住，在雨中，祖母的那一株櫻花卻是綻放得更顯茂盛，噴放如雨中的血櫻花。

【評審評語】

評〈櫻花何時開〉

◎ 陳芳明



以抒情的手法，道出原住民的困境。這可能是原住民遭遇的共同困境，自己的祖先土地被迫遭到開發。這篇小說可能是虛構，卻點出資本主義化的洪流早就侵蝕了原住民文化。短短篇幅的作品，非常深刻揭露原住民保護自己的土地，是多麼心酸多麼悽苦。祖靈的土地被部落裡的代書逛騙，讓祖母與父親在被騙的凌遲中過日子。

「櫻花何時開」寫得非常抒情，也非常濃縮，把複雜的故事以恰當手法表達出來。部落文化所受到的金錢侵蝕，都在故事裡完全彰顯出來。故事裡的父子，為了彌補祖母生前的遺憾，終於成功拿回權狀。這位作者頗具力，對於文字節奏的掌控相當純熟。小說的結局也可圈可點，祖母手植的那株櫻花，在大雨滂沱中盛放。暗示了原住民守護土地的決心，也彰顯了部落文化的傳承。

【得獎者】

魯亮·諾命



Lulyang Nomin，自稱副業是人民公僕，正業是部落文史採集者，常常聽耆老說故事到深夜，紀錄下來作為部落的文字資產，也成為書寫部落歷史的素材，人生剩餘的時間不多，最想作的是把人生剩餘的時間，全部拿來書寫泰雅族Gogan群與Topa群的大流域小說。

得獎感言

法律來到以前，我們依賴著祖先的Gaga還能夠擁有共有的土地承載著泰雅族的文化和語言，但當法律來到部落後，我們開始流失祖先的土地。日治時期有殖民協力者，國府時期至今卻有投資客協力者，協助投資客掠奪祖先留給族人的土地，使原住民保留地成為非原住民保留地，而這一篇文章所要訴說的，就是以部落最純真的眼睛，觀看不斷上演的土地悲歌。謝謝鍾肇政文學獎，謝謝評審，能夠讓更多人看到部落之眼。

短篇小說 決審會議

會議時間：109年9月17日 13:00-15:30

會議地點：臺灣創價學會桃園文化會館

決審委員：陳芳明、平路、鍾文音

會議主席：陳芳明

列席人員：桃園市立圖書館王偉誠組長

《聯合文學》雜誌周玉卿總監

《聯合文學》雜誌邱美穎副總監

會議紀錄：李明靜

會議攝影：施佳

執行單位報告

活動專案總監周玉卿：

2020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組，總共收到276件稿件，經過初審委員朱宥勳、邱常婷、鄭順聰3位委員完成初審，共計9件作品進入決審。決審會議中將決定出一位正獎以及兩名副獎得獎者。

3位評審共推陳芳明委員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察以及各篇意見。

總體觀察

陳芳明委員（以下簡稱陳）：

我的看法是，現在因為網路盛行，很多語言會比較打散與單薄，這跟我們過去要濃縮、精煉，充滿各種象徵暗示寫法的那段時期，好像已經慢慢過去了。但短篇小說的故事性還是很濃厚，也有許多跨族群、跨語言的作品，很多篇我都覺得蠻驚豔的，也可以看出在年輕的世代中，他們都希望自己能被看見。



平路委員（以下簡稱平）：

這次的題材是很多元、豐富，也蠻有趣的，有的是新鮮的事物，蠻符合都會的社會現狀；有的是深切的感情，包括內心的糾結與人生的不得已，這些都寫得不錯。

鍾文音委員（以下簡稱鍾）：

我選的都是整體上敘事完整，有獨特觀點，且文字語感好的作品，或許會有一些瑕疵，但可以讀到作品裡面藏著一些很深沉很內我的自覺，且能在短篇小說的結構展現技藝、輻射出的訊息量也很豐富的作品。

對於各入選作品討論**〈在羅托魯瓦的最後一夜〉**

平：我當時選是因為整篇調子和語言都很輕快，講了一個對我而言很動聽的故事，想鼓勵這位作者。但因為中間有一些小瑕疵，所以我可以放棄這篇。

鍾：這篇真的蠻輕快的，但因為中間有一段歌詞幾乎全面貼上，對短篇小說來說佔得有點太多了，作品中也出現許多台灣跟香港的粗話，雖然暢快，但卻也增加小說的粗糙性，破壞了許多心理的曖昧抒情語感。

陳：這是非常年輕的作品，但我覺得這篇有點太跳躍，小說邏輯關係還是要有的，如果他能夠把語言好好的整理，我想我會給他分數，因為這代表的也是臺灣最新的一種生活風格。

〈彼日〉

陳：我覺得這篇寫得不錯，在閱讀的時候讓我有種強烈的歷史感和某種鄉愁，因為這是一個戰爭年代留下的一篇作品，在會有空襲、戰爭的年代，他有一種故意要淡化戰爭的氣息，但他所帶出的時代的味道，讓我好像看到我父親帶給我們的記憶，也可以看出他對日治時期那段歷史與制度的熟悉。

鍾：這幾年看到好多這種日治時期的鄉愁，其實日治題材目前已經有點難超越。這篇的問題比較是缺少日治時期的語感，有些用語也不太準確，結構也比較像長篇小說的寫法，沒有辦法將四個角色好好組合起來，像是掛在牆上的四張肖像，靜態而少了小說動能，但他的氛圍是小說經營最好的地方，讓主角淡淡的走過廢墟式的人生。

平：我覺得這篇有點可惜，如果這篇發展成長篇小說會更有意思，因為它其實已經掌握了時代的氛圍，這也會讓他在年代的跳躍中形成一種閱讀樂趣。但也因為已經有類似的風格與行事，希望可以留給更多機會。

〈寂寞遊戲〉

平：我蠻喜歡這篇，因為它讓我這個沒有在網咖待過太久的人有了氣氛的想像。如果不是後來考過了考試，讓他換了一個生涯而不再回去網咖，讓最後有點可惜。題目很好，但這個「遊戲」卻好像讓這件事情變成一個插曲，但如果能繼續坐在那裡，而不只是一個階段的話是不是會更有趣，是我會思考的部分。

鍾：這篇小說的篇名讓我想到作者是隱隱地向過世小說家袁哲生的致意，這點我非常喜歡，袁哲生有本小說就叫寂寞的遊戲，且

這篇小說也提到了作者之死。但很可惜，承如平路老師所說，網咖氛圍寫得很好，也蠻好看的。但最後回到現實就讓人覺得夢幻一場，甚至使他的文青與想像的世界切割，後來太清醒了，使得小說後面變得刻意而平凡了。

陳：我覺得這是非常典型的年輕人生活，但因為這個主題所描述的網咖世界對我來說實在是很遙遠，也太陌生，所以我沒辦法體會，這也是我沒有選擇它的原因。

〈異鄉人〉

鍾：我很喜歡這篇最後結尾的設計，小說裡面的幾個語詞我也覺得蠻細緻的，身為一個香港人無路可走與異鄉人有家可回的那種對比，有一個清楚的脈絡與聚焦核心，也非常寫實，那種故鄉變異鄉的無奈打動了我。

平：我覺得這篇有一個核心，而且始終沒有偏離，還有寫實景這部分很棒，但沒有融入廣東話色彩這點有些可惜，讓我沒有辦法真正進入香港的氛圍。

陳：這是非常寫實的，但如平路委員所說，沒有香港的語言在裡面有些可惜。

〈決定旅行〉

鍾：這篇小說有很細緻動人與感傷的地方，氣氛也很好，我沒有選的主要原因是他有太多的擬仿式，很多詞寫得太抽象而失去現實著落感，好像夫妻是電影跑出來的角色。最後也變得有點像深夜食堂。整體而言我覺得後面描述與修飾得太多了，這些裝飾性的填充讓作品變得有些失真而模糊，很可惜。

陳：我覺得這篇蠻感傷的，在講述夫妻兩個人的內心戲的部分有點打動我，我覺得他這樣寫是要刻意淡化感傷，但正因為要淡化悲傷，反而會更感傷。

平：這篇感情的鋪排是足夠細膩的，比較沒有企圖心，也比較容易達到目標，對短篇小說來說很符合他的篇幅和意旨，繞著哀傷來寫，但如果能停在小白蝶飛過那段，會更能讓人有想像空間。

〈南華夫人安魂品〉

平：當時看的時候有感動的地方，用文字帶出家庭之間細微的事情，還有死亡是透過很小的抉擇等等，慢慢帶出時代感，沒有讓你覺得有刻意在講過去的時代或家人之間的關係，對於因為血緣而綁在一起的親屬關係，有時候不是這麼愉快的那種感覺寫得很自然。以短篇的篇幅繞著阿嬤過世，還有旁支似乎也都很自然，讓我們看到這個家庭以及過去的歷史與時代的點滴。

鍾：這篇小說的內在肌理裡有一個很奇特的韻味，表達真切與一路寫來的自然性，能夠爬梳這些史料埋在這個家族裡頭是非常厲害之處。我在看這次的作品時，覺得這篇是最有文字自我個性的，我最喜歡他的語詞，斷句很有音樂感。通篇看似散文化，但我認為這是因為他採取敘事的基調所造成的，事實上還是以小說人物來放射，形成一個立體面。對於阿嬤過世的細緻性也有一種很獨特的角度，華麗的死亡。

陳：這裡面的描寫和史料跟我所熟悉的六〇年代歷史都是相似的，題目也訂得很好。

〈戀人〉

陳：這次跨族群、跨語言的作品整個故事四平八穩，一個原住民男性和漢人女性透過情慾了解彼此，作品裡面透露出原住民的文化其實漸漸式微，是有危機感的。

鍾：這篇靠著情慾而結合的戀愛寫得不錯，但是有些東西又寫的稍微遠了一點，也比較看不到原住民語言的部分，語感還是小說要去重視的，而不是只有情節。

〈櫻花何時開〉

鍾：這篇小說讓我想到美國南方小說，給人一種所有的土地都沾有血的感覺。透過那些一代代被壓榨的人的陳述，也有一些新的觀點出現，讀來頗為心痛。裡面常用的漢語或原住民語稱謂如果能更統一會更好，可避免人物的僵化。

陳：很少有原住民會去探討關於土地的議題，透過土地權狀等影響，這篇小說顯示原住民已經徹底漢化了。祖母過世後對於櫻花樹的描寫也很有畫面。

平：我也覺得這篇很像美國南方小說，文章裡面的語言很好，語詞也很流暢。我們其實都看過很多原住民小說，這個比較像後來去擬想的土地正義和移植性，到底是不是真實的我不知道，所以我當時沒有選。

〈阿慶〉

陳：這篇是非常典型的當代寫實寫法，對於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與身份的轉換，每個人都是一個斜槓人才。

鍾：我覺得他一開始的敘事蠻迷人的，剛開始像是旅行散文，後來進入外送員的生活與陌生人的連結寫得很好，最後的結尾很戲

劇性，但這就是一般來說通俗又好看的小說，沒有太花俏，如實一路寫來，平實地描述外送員現今的生活。

平：這篇短篇小說沒有什麼大的缺點，很能夠反映這個時代。以讀小說的樂趣來說，帶給我們栩栩如生的生活、文字亦恰如其分，沒有超出想像或感受到虛假的成分，透過他的描述而去想像你所不知道的人生。

決審方式

討論結束後，對於6篇作品進行投票，每位委員以積分(0~5分)的方式進行投票，選出正獎得主。

作品名稱	陳芳明 委員	平路 委員	鍾文音 委員	合計
決定旅行	2	3	2	7
南華夫人安魂品	3	5	5	13
阿慶	4	4	4	12
戀人——kiyarais	1	0	0	1
櫻花何時開	5	1	3	9
寂寞的遊戲	0	2	1	3

決審投票

〈南華夫人安魂品〉13票、〈阿慶〉12票、〈櫻花何時開〉9票；〈決定旅行〉7票、〈寂寞遊戲〉3票、〈戀人——kiyarais〉1票。評審一致同意，由〈南華夫人安魂品〉獲得2020桃園鍾肇政短篇小說正獎、〈阿慶〉與〈櫻花何時開〉獲得2020桃園鍾肇政短篇小說副獎。

2020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 得獎作品集 |

日常拾筆

報導文學

正獎 尹雯慧〈告別練習——最後的遊牧民族〉

副獎 楊語芸〈前無例 後無人 李寶蓮的「愚婦還山」大計〉

副獎 邱艾薇〈波光粼粼——

非洲尚比亞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的日常〉

報導文學

| 總評 |

陳銘磻

投稿本屆鍾肇政文學獎報導文學徵文，主辦單位總計收件29篇，十分可觀，入圍決賽的10篇作品，無論題材，農業議題、異族日常、山林保育、農田拔水、海岸踏勘、菸業菸農、茶業春天、招牌往昔、游牧民族等，個個把筆寫來樸質不華，無不精心深刻，點擊核心，形成篇篇佳構，十分精采，再創佳績的新局面。

報導文學既是一種實踐文學，也是文學的實踐，它的意義是愛與尊嚴、關切與重視、凸顯與重現；寫作者必須深切記住，他是把昨天的事實與今天的事件聯起來，產生明天無比恢弘的意義的一種寫作型態。同時是，既要有報導的實質內涵，更且要有文學的記述美學，朝這個理念和方向踏查、寫作，報導文學自然不會成為難以咀嚼的生硬蠟渣。

得之初審委員的銳利眼光及厚實見解的審查與評鑑，入圍決賽的作品森羅萬象，類型繁多，體裁明密、辭意可觀，大都為難了評審互爭高下的抉擇目光，可見水準雄厚，咸認近年報導文學徵文競逐的優質佳構。

寫作領域沒什麼事是毫無意義，任何社會現況、魅惑人性、人情世故議題都有可發揮之處，報導文學繁複的創作再怎麼不易完成，依然可以創意和寫實。寫作原是一場憂喜兼具的春秋大夢，美夢？噩夢？不去實現，終成殘影。這一屆的鍾肇政文學獎報導文學徵文競逐，成果確切豐碩，令人歡喜。





唱歌跳舞為我錢行的牧民小朋友們。(照片提供／尹雯慧)

報導文學 | 正獎 |

告別練習——最後的遊牧民族

尹雯慧

依照規定居家檢疫期滿14天後，照理就可以出門活動。但自春末返抵島嶼已過數月，不知為何，內在的自我隔離狀態卻不斷展延，終點迄今尚未可見。儘管全球疫情肆虐，四面環海的家鄉卻堪稱幸運，始終勉力維持日常生活。只是，這份幸運難免摻雜著圍城般的孤寂；自由擠不進來，希望也鑽不出去。

不能任意來去，或許是最大的無力感根源。原本由自我意志決定的選擇權，被外在環境因素粗暴地剝奪，像是硬生生將樹幹表皮撕離，再任其赤裸裸衰敗；走入消亡的過程，安靜而怵目驚心。

被迫停下遠行的腳步。被迫面對現世殘忍的當下，只能直面觀看。被迫進行凌遲般的自省而不能轉身逃離。世紀病毒不僅癱瘓了世界運行，也裂解了人的意志。「被剝奪感」彷彿是我靈魂新生的癌，在回望進入流亡藏人屯墾區，進行採訪研究及書寫，匆匆數年即逝的歲月時，鬱悶及絕望也在心底深處不停複製增生。

眼見各種離散與無可奈何的故事輪番搬演，以往我通常只是個聆聽紀錄者，旁觀而抽離。所謂的生離死別或悲歡離合，總是試圖貼近但從未曾真正感知；不過，「同理」的過程，本來就艱難而險峻，不是嗎？我一次又一次以此寬容那個在田野蹲點時，時常力不從心的自己。

生命經驗太過殊異而經常無法相互映照，擔心每趟採訪因力有未逮而錯失重要的蛛絲馬跡，因此大量爬梳史料閱讀書籍。然而，現在看來，目的似乎更像是為了不讓自己在與流亡者面對面相處時，姿態與立場因為無知而薄弱地無法挺直背脊，好好站立。只不過，溝通始終存在一道無能體會的罅隙。

我知道，那並非語言問題。

關於回返與眺望

因為父親的死亡介入了生命之後，我開始選擇進入難民世界的書寫領域。如果意識所能理解的一切終將消逝，我想要盡可能地觀看不在主流框架裡，價值顯赫的族群。

羊毛製品收入作為流亡藏人主要的經濟來源，我曾造訪極具代表性的大吉嶺難民自助中心（Tibetan Refugee Self-Help Center）¹，意欲了解其中關聯。連續數年的持續追蹤，除了得以一窺羊毛貿易如何讓流亡藏人，在沒有國家身分的困境中得以生存，亦發現其原料來自中印邊界的拉達克（Ladakh）羌塘（Changthang）牧區；這標誌了現代商業貿易活動與古老傳統的高原遊牧民族生活方式，其實仍緊密扣連。

拉達克牧民畜養的山羊所生產的帕什米納（Pashmina）羊毛，在全球頂級羊毛市場中，產量雖不若鄰近的中國以及蒙古，仍佔有

一席之地。同時難能可貴的是，廣袤的羌塘草原除了拉達克遊牧民族，另有一支來自圖博（西藏）阿里地區，自1960年代陸續由原鄉遷徙至拉達克，經過一甲子歲月後，人口只剩不到百餘人的流亡藏人牧民，以難民之姿寄居在此。現代文明侵蝕與氣候環境變遷，是影響此族群存續，迫在眉睫的兩大考驗。

帶著「流亡」與「遊牧」在不同的時空情境之下，或有可能產生新的連結與詮釋邊界的思索，我決定踏上這場抽絲剝繭的追溯行旅。但，前往海拔動輒四五千公尺以上的荒漠，同時又是政治地理位置極其敏感的地帶，「抵達」本身就是一件困難重重的事，更遑論抵達之後的各種艱辛刻苦。

自然環境的嚴苛固然考驗身心，不過，切切實實折磨著旅人的桎梏，反而是人類世界繁瑣荒謬的各種規則，比如「關卡」。中印兩大強權的未定邊界爭端，自1962年的中印戰爭之後，便一直懸宕未決，雙方軍隊此後在邊境的衝突時有所聞。也因此在此地旅行，必須申請邊防許可證；不僅限制停留天數，也不允隻身造訪。我向來獨行，於是暫居於此時，排除萬難成為日常必須，而停留期限總是不容我有太多從容以對的餘裕。

不過，容易的路通常不會帶領我們前往任何地方。

自2016年起，我便不定期往返穿梭臺灣與羌塘牧區兩地之間；而首次前往高原的旅程，仿若「追尋即是目的地」的某種喻示。當時的包車司機丹增，對藏人牧民草場的路線和所在並無概念，即便我們選擇從拉達克首府—列城（Leh）前往著名遊牧民族聚落—摩里里湖（Tso Moriri）湖邊的科佐克村（Karzok）這條熱門路線，沿途也很難保證一定會遇見牧民紮營的地點。

¹ 大吉嶺難民自助中心（Tibetan Refugee Self-Help Center）是印度最古老的流亡藏人難民中心之一，由十四世達賴喇嘛的二嫂，朱丹女士創辦，以販售羊毛製品自給自足，營運迄今。

高原夏季時節，成堆白雲在如波浪綿互不斷的山峰脊背上，不吝惜地投射著各式類皮影戲的圖樣；我幾乎可以確定，「大海撈針」並非出現在白日夢裡的幻象。透過車窗，舉目所及的範疇，盡是一片又一片礫石遍佈的貧瘠土地，沒有任何植被覆蓋，只有少數低矮灌木叢，稀疏點狀地散布其間。一直到次仁家帳篷上方飄揚的雪山獅子旗²，迎風伸展在遠方地平線的那刻，圍困我的海市蜃樓般的茫茫然，才霎時潰滅。

厚著臉皮地前去討茶喝，從帳篷笑臉迎出的，是次仁的爸爸。頂著一頭看得出久未整理的有些糾結的灰髮，黝黑的面孔映襯著咧嘴角笑容裡的一排牙齒，異常潔白整齊。次仁隨後也從帳篷裡竄了出來，站在身型魁梧的阿爸拉（藏語，父親之意）身旁，次仁的瘦弱顯得分外敏感纖細。看見我這張外國面孔尾隨在羞赧又緊張的表情背後，旋即以英文向我招呼，並熱情邀請我們入內，款待以熱茶。

帳篷裡窄仄的空間，是牧民家庭所有生活起居發生的場域；是客廳，是臥室，是廚房，是祈禱室，是接待客人的地方，也是家人情感交流的所在。整個空間置中處是一個鐵製的火爐，附以一根聯通帳篷上方的煙囪，無論是煮食三餐、茶水抑或取暖，都需要仰賴它。

以此中心為基準，面對著帳篷「正門」（這道門其實是一塊布帘，全家外出時，便將其以捲麻花式的手法，順時針網紮，再用

2 雪山獅子旗是源於吐蕃歷史上的軍旗、而於1912年設計、由十三世達賴喇嘛基於圖博（西藏）地區傳統而於1918年正式確定頒布的旗幟，從此收回圖博（西藏）軍隊的各種軍旗，規定以後藏軍也只能使用該旗。圖博（西藏）流亡政府亦以此旗為圖博（西藏）國旗，是其「國家主權」、自由圖博（西藏）、與圖博（西藏）獨立運動的象徵之一。（引自wikipedia）



夕陽餘暉中，擠羊奶的阿爸拉與阿媽拉。（照片提供／尹雯慧）

繩索固定）的是一個神龕，上面供奉著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法王的照片，以及一整排供水的美麗銀杯。站在正門往內看，左側的鋪墊是阿媽拉（藏語，母親之意）的座位，沿著帳篷邊緣整齊堆放各種食物、餐具、廚具，顯而易見是女主人專屬的神聖領域。阿爸拉則坐在神龕旁的鋪墊，看起來像是發號施令的好位子。訪客一般會被讓進右側的鋪墊，而家裡的孩子通常挨著門邊找縫隙，置放自己的身體與對訪客的無盡好奇。

陽光穿透飽經風霜而處處破洞的帳篷，在地上點綴了形狀大小不一的斑斕光點，像白晝的銀河，也像暗夜的燭火。阿媽拉手裡不停地為空杯斟滿香氣四溢的酥油茶，微笑不語。阿爸拉手中搖著轉經筒，偶爾像是與鄰居有一搭沒一搭地找話茬般，和不諳藏文的司機丹增，



列城舊城區一隅。(照片提供／尹雯慧)

以拉達克語簡短的交流。大部分時候，次仁以一口流利英文不停向我追問，關於外面世界的種種。對我來自的島嶼感到新鮮非常的他，已於德里大學完成學士學位，並繼續在研究所深造。家鄉以外的風景，對次仁而言，瀰漫著無論如何也要看清楚烏托邦想像。

那段午茶時光，在尚未觸摸到時間的背影時，便告了一個段落。要到數年後我才明白，不知不覺中，我早已在某個時空節點，便被捲入這個人數日益減少的族群，在草原上奔走一趟又一趟看似重複，但其實不然的生命流浪旅程，而自己卻渾然無所覺。

後來返回列城後，我每天都會去舊城區附近的一座，建於十五

世紀的藏傳佛教寺廟，在一處掛滿風馬旗的山頭角落，靜坐冥想。要抵達位於制高點的六百年老廟，必須要穿越舊城區的陡峭巷弄，再攀爬一段之字陡上的狹長山路。站在此處可以俯瞰整個城區規模、其周邊的小聚落、遍佈各處的印度軍營、更遠處山頭上的其他寺廟，以及環繞在四周的雪山群峰。

五色經幡隨風獵獵飛揚時，會發出一種類近渾厚低語的音頻，像誦念，也似嘆息。閉上眼傾聽的當下，我總是會想起，次仁那天在帳篷門口送行前，語重心長地說：「我想，也許我們很快就要搬去列城定居。」

轉場不能停

定居，意味著根著在固定的一小片土地上生活。即使次仁的祖父母昔時帶著牛羊與全部家當，跟隨達賴喇嘛翻山越嶺來到印度時，並沒有真正想過，從此不能再踏上朝思暮想的母土，不過，他們可曾在日日與生死搏鬥時，望著藍天白雲思索：拭去祖先傳承下來，仰賴大地與自然環境共同生活的印記，走進城市聚落尋找另一種求生方式的可能性？答案在我與次仁一家相遇的數年前，便已隨老人家的離世而註定不可得的命運。

對遊牧民族而言，帶著牲畜「逐水草而居」是族群賴以維生的必要過程。早在約4000年前，中亞地區的牧民們就已經開始依循不同季節轉換不同草場的遷移模式。規律的移動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需要面對的不僅是人與牲畜，體力及耐力的挑戰，更必須深諳氣候變化、環境特性與囿限，不過度耗竭資源，找出與之和諧共生的平衡點，才能進行永續的利用。

在羌塘地區的遊牧民族，通常不會單獨進行轉場，而是在部落頭人們共同商議決定之後，全體聚落一同遷徙，規模總是浩浩蕩蕩。在孤寂險惡之地，只有團結才有可能獲得最大的生存機率。不過，由於次仁與他的族人們的難民身份，即便像轉場這一類重大行程，他們連討論的空間都不被容許，更遑論擁有真正參與地方事務決策的權利，處境尷尬且卑微。

寄人籬下的現實是，無論是遷移日期抑或停留紮營地的時間長短，皆須由拉達克牧民的領導者開會商討後，才逕行通知當地的藏人牧民；且無論結果為何，後者都只能遵從。有時通知來得臨時而

倉促，「甚至連打包都只能草草了事」，次仁當時告訴我時，臉上皮笑肉不笑的嘲諷揶揄，讓人難以忽視。

更有甚者，就算所在地草場已經枯竭，或是天候惡劣不利停留，也不能任意拔營離開。藏人牧民能夠帶著牲畜移動的草場面積有限，跨越事先劃定的區域則是被嚴格禁止的大忌。換言之，他們連同放養的牲畜，其實等同於被「圈禁」在某個特定的範圍，自由並非毫無限制。

在羌塘草原出生長大的阿爸拉與阿媽拉，即使一輩子都生活在這片土地，也仍然難以擺脫異鄉人對於歸屬感，薛佛西斯式的徒勞追尋宿命。只是，雖然他們對於圖博人的身份認同，因為堅實的藏傳佛教信仰而從無懷疑，但卻也說不上這份認同的堅持，對自己的日常生活有什麼實質的「好處」。什麼國家啊，民族啊這類大哉問，在鎮日汲汲營營與披荊斬棘的謀生歷程中，距離並不比天邊的朝霞彩雲近多少。

2018年早春的拉達克，還深埋在雪牆之下，大部分地區的公路仍舊冰封，尚未通行。雖然在出發前與次仁確認過旅行拜訪計畫，但當時我並不確知他與家人會落腳何處；而在他返鄉後，所有聯繫的管道便嘎然而止。一望無際的羌塘草原，不僅網路訊號無法縱身攀越險峻地勢，連手機電話通訊也難以在荒寂之地，匍匐前進。

他事先商請一位住在列城，來自措卡湖（Tso Kar）畔圖切村（Thukje）的一位拉達克友人平措，前來協助我安排行程所需。平措為我洽詢到一家剛好進城採買結束，要回牧區村落的拉達克牧民家庭。看來應是家長的華髮大叔應允讓我搭乘順風車，只要支付相應的油資即可。負責開車的是大叔的年輕長子，車內兩名長者，一



讓我搭乘順風車的拉達克牧民家庭。(照片提供/尹雯慧)

行四人，只有我一名女性。為了趕在太陽下山前抵達目的地，我們在天未亮的清晨，摸黑出發。

由於途經唐郎拉隘口（Tanglang La pass）的路線仍因大雪封鎖，我們必須取道另一側循著印度河谷畔的公路前往。這條路多處狹彎且凹凸顛躓，沿途經過多處印度軍方重兵駐紮之地，氣氛肅殺難掩。絕大部分的時間裡，年輕男子專心駕駛，其他人則沈陷在自己的內心小宇宙裡靜默著。一路上，只聽得見老舊車體在顛簸路上搖晃的吱嘎聲響，提醒著我這一切並不是虛空幻相。

車行過瑪黑橋檢查站（Mahe Bridge J&K Police Check Post）時，已過中午時分。因為是在地居民的車輛，所以並沒有被邊防武警特別盤查，旋即放行。險高的山嶺，在眼前迤邐成一道又一道，優美



冬季的羌塘草原與馬匹。(照片提供/尹雯慧)

層疊的稜線。積雪妝白了整片高原，一群群體型壯碩的犛牛，在遠方結冰的河面上，悠閒緩步。

這群巨獸彷彿滑入夢境一般，走向零下二十度的春季高原，並非過度樂觀的浪漫冒險主義使然，而是類近魚群迴游的生存必須。天地蒼茫間，牠們正在轉場，一天最遠要走上數十公里。嘴裡呼出的蒸騰熱氣從遠處看去，一如大海裡躍出水面，喟然長嘆的鯨魚群。這幕景象映入眼簾的同時，我的淚水瞬間被逼出眼眶，隨著晃動的車身灑落在防水外套上。模糊的視線裡，我見到次仁站在一棟石造小屋前向我們揮手，而他的身旁圍繞著數百隻羊。

再次見面，竟有恍如隔世之感。

當次仁放下手邊的小羊，走上前擁抱我，阿爸拉與阿媽拉隨後

也從屋裡走出，熱切地以藏文向我問候。回返的艱辛遙遠，轉瞬化成山谷的一陣微風，飄然遠去。

此地名為瑞武（Rekhul），阿爸拉約十年前與一群親友共同建造了這棟石屋，一年之中只有為期三到四個月的酷寒冬季會居住在此。附近有五六幢類似的小屋，依序座落在不遠處，形成一個微型聚落。放眼望去，每戶人家都有一台小型或中型卡車停放在屋旁，周邊堆滿了各式日常用品。此時正值冬季結束春天將臨的季節轉換時期，我剛好趕上了他們在瑞武停留的最後一天，隔日便準備帶著牛羊，沿著措卡湖畔遷徙到札桑（Tharasang）。

一年平均搬遷10至12次³的當地圖博牧民，現在幾乎家家都改換卡車載運家當，來減輕轉場時的勞務負擔。阿爸拉在十幾年前便從善如流，變賣所有的馬匹與部分犛牛，將所獲現金買了一台二手卡車，取代牲畜馱運物資的不便勞苦，加入了「現代化車隊」的行列。不過，人和鍋碗瓢盆可以車代步，身披家中經濟支柱，號稱「軟黃金」帕什米納羊毛的羊群們，還是得由牧羊人帶領，一步一腳印地行過皚皚大地。

轉場前的準備工作頗為繁重，阿爸拉與阿媽拉必須以事先準備的飼料餵飽羊群，以應付來日的長途跋涉；積雪覆蓋低溫寒凍的旅

程，沿途不可能覓得青草可食。家裡的五個孩子遍佈在印度不同城市就學，只有長子次仁回來幫忙。人力不足，餵食牲畜遂成為牧民曠日費時的冗長酷刑。等牠們飽餐一頓之後，便依序趕進羊圈。初春的夜晚，竟仍是令人哆嗦不停的霜寒，他們在地上挖了幾個約莫一公尺深的土洞，把出生不滿三個月的小羊放入洞裡，再蓋上防水布，減少失溫凍死的可能。

那股沁入骨子裡的冷冽，立時麻痺我停留在戶外的意念，阿媽拉在小屋裡烹煮的茶香，彷彿魔笛手吹響的樂曲，牽引著我直奔屋內。

這幢阿爸拉親手打造的石屋有兩個房間，一間比照帳篷的功能，面積大小與擺設也極為相似，另一間則是倉庫，置放著遷移時用不到的器物。環顧四周，每個物品，每件器具，都具有實用功能性，沒有一樣是多餘慾望的堆疊。阿媽拉忙著將火爐裡堆放乾犛牛糞便作為燃料，以焚燒時產生的熱能烹調我們的晚餐，以及提供室內的光源。阿爸拉和牧羊人拿著經書，在微光中低聲唱吟。次仁則是滿臉疲憊，閉目養神，膝上還擺了一本英文小說。

整幅畫面充滿遙遠神話拼貼古老傳說的蒙太奇況味。

1906年出版的《從喀什米爾至拉達克及拉達克藏人風俗漫談》這本書裡，作者阿曼·薩（Ahmad Shad）詳述了他在此地旅行時，看到的牧民生活面貌。彷彿時光凝止在我眼前般，他所描繪的一百多年前的景況，經過歲月更迭，如今依然沒有太大變化。屋裡的許多器皿與陳設方式，與阿曼·薩書中所附的手繪插圖，亦幾無二致。

「時間以同樣的方式流經每個人，而每個人卻以不同的方式度過時間。」川端康成的倒影，驀地出現在我的酥油茶裡，悠悠說著。

3 根據次仁的口述，他們一年中大約的遷徙路線以及停留時間如下：四月__Tharasang。五月中以及六、七月初__Debring。七、八月__Norchun（10-20天）。八月__Norchan（約20-25天）。九月__Daklang。九月底__擦拉（音譯）（有分上下兩個地方，先在上部，後去下部）。十一月中__Phunka（停留約一個月）。十二月中__Nhabokar（在這裡約15天）。一、二月__Rekhul（冬季定居點），會在這裡慶祝藏曆新年。二月底及三月__Jangry。

隔日清晨天尚未亮，次仁就帶著犛牛先一步出發。牧羊人也在早餐後帶領羊群，踏上前往下一個營地的旅途。阿爸拉和阿媽拉必須整理打包所有必備物品，包含帳篷、食物、毛毯、炊煮用具……等，裝載完畢後，才能開車前往這一夜紮營的預定地。為免自己成為可有可無的冗員，依恃體力尚可，我決定幫忙裝載物資。

要搬運的並不只是生活用品。新生的小羊犢，因體弱力微無法跟上遷徙隊伍的步伐，也被一隻隻塞進卡車車廂，和我們一起乘車旅行；能夠搭上車，代表牠們足夠幸運，可以活下來，繼續前進。

大名赫赫的世界屋脊的超高海拔，即便夏季也經常有成年羊隻不敵嚴寒而驟亡，無法突破死神結界的小羊，更是多不勝數。低溫、狼襲、野狗攻擊，在我多次造訪，與他們共同生活的那些日子裡，每日站在帳篷外喝著酥油茶時，經常目睹死亡以各種張牙舞爪的型態，如影隨形。於是我開始稍稍理解，四海為家的遊牧民族生活方式，雖然看似簡樸，但其實與「容易」二字完全沾不上邊。

然而萬萬沒料到的是，好好活著，竟然，這麼難。

以生命交換生存

彷彿在極地求生還不夠艱難似的，費盡千辛萬苦拉拔羊群長大後，還得為其身上的羊毛找到好買家，整年的奔波才有機會轉化成可觸可聞的一破舊鐵鍋裡的食物，維修卡車設備所需的零件，一年見不上幾次面的孩子們的學雜費，上寺廟時表達虔敬的供養捐獻，牧羊人以命換工的微薄薪水……。

羊毛收入無疑是牧民最重要的經濟命脈。此區出產的帕什米納

羊毛，世界知名廣受歡迎，是舉世公認的著名高級纖維，更因其優質的柔軟度，優雅度和光澤感等特性，在世界紡織品的市場，價格居高不下。

但在十七世紀之前，拉達克雖因地處小羊絨主要供應源的圖博與羊毛披肩重要產區的喀什米爾，兩地之間的卓越地理位置，而成為掌控羊毛交易的樞紐。不過要到圖博—拉達克—蒙兀兒(Mughal)戰爭⁴結束之後，拉達克於1684年根據《廷古斯剛條約》(Treaty of Tingmosgang)才取得羊毛貿易壟斷地位。

根據該條約，圖博當局將向拉達克供應圖博西部的所有羊毛和羊絨。同時，拉達克根據與穆加爾人(Mughals)簽訂的單獨條約，承諾將收購來的羊毛和羊皮供應給喀什米爾。

當時只有拉達克商人被允許進入圖博西部的帕什米納產區購買羊毛纖維，而喀什米爾的同行則會在列城或史匹圖克(Spitik)與其會面。這群控制大部份帕什米納貿易的商人，被稱為宮殿商人(mkhar tshong-pa)，同時具有許多令人豔羨的特權。整個十七和十八世紀近兩百年的時間，該地區一直遵循這種做法。

一直到1950年代中國共產黨掌權，對圖博邊境貿易產生重大衝擊，乃至1959年達賴喇嘛出逃印度，所有的商業活動開始呈現停滯

4 圖博(西藏)—拉達克—蒙兀兒戰爭發生於十七世紀下半葉，時值清康熙年間。拉達克以宗教問題為由，聯合不丹企圖挑起與圖博(西藏)之間的戰爭。五世達賴喇嘛派遣噶丹澤旺率領和碩特汗國蒙藏聯軍果斷出擊。儘管戰事一度招致蒙兀兒帝國軍隊的干涉，但最終甘丹頗章政權仍通過軍事、外交等途徑取得戰爭的勝利，鞏固了自身在圖博(西藏)的統治，也加強了拉達克對青藏高原文化圈的認同。此戰爭結果簽訂和約，規定拉達克每年向圖博(西藏)進貢；拉達克成為圖博(西藏)藩屬；阿里重新歸屬圖博(西藏)。(引自wikipedia)



初春時節，沿著措卡湖轉場遷徙的羊群。（照片提供／尹雯慧）

不前的狀態。爾後隨著拉達克與圖博西部之間邊界的完全封閉，邊界貿易受到政治因素影響，價格成倍翻漲，喀什米爾披肩產業不得不轉向其他地方以獲取原料。自然而然地，精明的商人們將目光看向了拉達克的帕什米納產區。

由此不難看出，帕什米納羊毛自十七世紀末至1959年中國封鎖圖博邊境，中斷傳統羊毛貿易商路為止，一直都是拉達克、喀什米爾與圖博西部地區，政治鬥爭與經濟角力的關鍵因素。

然而，無論這項悠久的產業面貌如何隨著政治經濟局勢的遞嬗而演變，對圖博流亡牧民而言，他們始終是一群在歷史舞台上，難以定位的游離者。

每年初夏時節，是高山牧區商業活動最活絡的時段。拉達克牧民們在六月下旬至七月初，收集好從羊群身上剃下來的，成網的羊毛，等待來自喀什米爾與列城的商人們，前來議價收購。也有少數的牧民會自行把羊毛帶去列城，尋找買家。

早期由於家家戶戶幾乎都擁有超過數百隻羊，每逢遇到剃羊毛的短暫夏季，便是一場與時間競爭的激烈衝刺賽。當時他們必須透過「換工」的方式，召喚所有親友鄰居，輪流協力到不同營地幫忙，才能趕上盤商旋風式短暫停留的收購行程來臨前，把羊毛裝袋整理，以方便論斤秤兩，討價還價。

就如同安東尼·夏迪德（Anthony Shadid）在《石頭之屋》裡提到的：「一個人能否在沙漠中生存，往往決定於鄰人是否發揮善心。」貝都因遊牧民族如此，拉達克及圖博牧民亦然。

不過，現在多數都是自家處理自家的羊毛，視情況需要，或許再加上幾個鄰居一起協助。主要原因有二，一則因為藏人牧民的人數逐年遞減，從阿爸拉年輕時期的七八十戶，驟降至目前的十五六戶，能集結工作的人力大不如前。一則是因為藏人牧民擁有的牲畜量有限，數目不多，勞力需求自然下降。



帳篷裡，全家人正享用熟食午餐。（照片提供／尹雯慧）

與坐擁七八百隻羊群是常態的拉達克牧民相較，藏人牧民的牲畜數量，少得近乎像是經濟學者所提出，「貧窮線」理論的遊牧民族版本。除了在轉場遷徙路線上處處受掣肘，近年拉達克牧民頭人會議針對當地藏人牧民，更宣布實施畜養羊隻的最高上限規定：一個人額度為30隻羊，家戶畜養總量上限依照家庭人口數計算。這在阿爸拉年輕時代，是聞所未聞的。

這道規定並不是柔性的「口頭訓誡」，違規只要留校察看幾天即可。每年一月一日，拉達克牧民頭人會派人到圖博牧民的營區，清點牲畜數量，若發現超額則會罰款，同時罰款金額還「因人而異」；一切仰賴「執法者」與「受罰者」心照不宣的玄妙默契。次仁曾說，「新年一點都不新。每年的第一天，我們就被提醒自己是沒身份的難民，搞得好像我們會忘記一樣。」

我在拉達克牧民的聚落卡納克村（kharnak）裡，曾與一些波波拉（藏語，爺爺之意）攀談時，試探性地詢問其與藏人牧民族群間，相處的現況。有趣的是，在他們看來一切和睦如常，而提到當局對兩者所實施的「雙重標準」規定時，也感到並無不妥，似乎理應如此。

「人治」色彩濃烈的高原地區，處處透顯爭奪生存資源，所必須採取的務實態度與權力支配；顯然只要站在同一片土地，呼吸同樣的空氣，誰都不能置身事外。

資源分配不均，受害最深的，還是那群「行走的軟黃金」。人在高原撐不住了，出走城市或許是一條生路，但羊群的處境，只能是被留下的四面楚歌，沒有選擇。放牧一輩子，已屆耳順之年的阿爸拉可說是看盡了生死的乖張跋扈。尤其這幾年來，他明顯地覺到

察氣候暖化，羌塘愈益減少的降雪量，已經對依賴土地及草場的牧民生計，造成致命影響。

「沒有雪就沒有水，沒有草，一片沙漠。流亡圖博牧民也不能到更遠的草場，因為我們放牧的區域是被限制的，不能任意更改變動。所以，要是遇到缺水的情況，等於坐以待斃。」，他輕搖著不離身的轉經筒對我說。記憶裡，在2006與07年間，他因為惡劣天候損失了超過半數的牲畜。

對牧民而言，失去牲畜等於砍斷手腳，根本不可能活。

不過，自然環境的改變，對這裡的遊牧民族來說，卻彷彿是一道無解的悖論：如果冬天雪下得多，來年夏季便有足夠的水源，極利草場生長豐美，但同時，也會因為氣溫驟降，造成牲畜大量死亡，聯外道路全面封閉，生活艱困。如果雪下得少，牲畜雖然較易安然度冬，不過，夏天無水等於草場乾枯，牲畜一樣面臨飢餓死亡



天黑前，羊群自四面八方回到自己的家。（照片提供／尹雯慧）

的命運。

雖然遇到酷寒氣候來襲時，印度政府會補助飼料糧草給牧民，並盡量搶在冬天公路封閉前送達，不過，數量杯水車薪，而且並非定期提供，幫助有限。更重要的是，當地的管理領導階層都是拉達克牧民，關於糧草的配給，在僧多粥少的現實困境前，「公平公正」的準則，通常只是自由心證下，被忽略的枝微末節。同時，「不只拉達克牧民與藏人牧民之間有齟齬，就連藏人社群本身之間，也存在搶奪糧草的爭議。」次仁後來忍不住插嘴道。

「為了生存，太多事物必須被拋棄。你的感受遭到忽視，因為有更多的人吃了更多的苦。」安東尼·夏迪德早已提醒過我，為了活下去，儘管世界可能扭曲變形，但也不要別過頭去；只是我依舊感到刺骨寒涼在意識上空盤旋，揮之不去。

關於「地球發燒應該怎麼辦」的提問，阿爸拉最後皺了皺眉表示：「雪下得大遠比沒有雪來得好，很冷也沒關係。」

翻轉世界的手

可是，與世隔絕的羌塘荒原，真的太冷了，特別是在呵氣成雲的隆冬時節。我曾在某個冬日黎明，爐火持續燃燒不停的帳篷內，從數層厚重的睡袋毛毯搭建的「堡壘」伸出頭，在一片熱氣氤氳中眼見帳篷的內側帆布上，爬滿一層白色冰霜，晶瑩燦亮。那是連火都驅趕不了的凍魔，隨著我們吞吐的氣息，緊緊攀附在高原疾風尚未竄進的，瘦骨嶙峋的「家」的每個角落。

「我是一支被雪神冷藏荒地裡的無名酒嗎？」喃喃自語的我，

僵硬身體連舉起茶杯都顯得吃力。意識恍惚間想起，就在我到訪前幾天，正好一位住在附近的牧民爺爺因突發急性病症過世，公路封閉使他連被送去醫院的機會都沒有。面對病痛議題，我終於有機會見識遊牧民族，隨遇而安的韌性與樂天。阿爸拉當時在我面前，為相傳多年的「民俗療法」拍胸脯掛保證，「薰香是最好的治療，身體哪兒痛就熏哪。」對此頗不以為然的次仁，帶著「知識份子」使命感的苦口婆心，勸說阿爸拉：「熱開水才是最有效的，好嗎？」

後來我才發現，次仁對熱開水的「神效」，有著近乎癡迷的偏執。小時候拿過當地政府發放的急救藥袋的他，並沒有解釋拒當西方醫藥信徒的緣由，不過，他對阿曼·薩百餘年前看到的治療方法，同樣不認同。

「他們應對各種奇難雜症的萬靈丹是酥油。局部病症的治療方式是一塊羊皮；若是耳痛，療方是羊皮；若是牙疼，羊皮能減輕疼痛；若是頭疼，羊皮會藥到病除。」一塊羊皮治百病，我當時讀到此段文字時，壓抑不住自己內心的驚呼連連。

「都已經21世紀了，我們需要的是現代教育。」次仁不只一次在我面前強調。「modern」這個英文單字，有一陣子反覆出現在我的夢裡，伴隨而來的是每逢現實生活承受巨大壓力時，便會出現的求學時期的考試夢魘。

那時，我經常從噩夢中驚醒，然後便難以再度入睡。相反的，次仁卻用盡全力，試圖以教育為羌塘牧區的圖博孩童，帶來繽紛如夢的希望。

總是望不見地平線盡頭的廣袤遼闊的草原，上學之路是連想像都難以觸及的遙遠。創辦於2004年，位在森多村（Sumdho）附近，



海拔五千公尺的兒童樂園。(照片提供／尹雯慧)

堪稱羌塘最具規模的普加遊牧民族寄宿學校（Nomadic residential school puga），是合併了摩里里湖（Tso Moriri）旁，包含科佐克村（korzok）等鄰近八間學校，共近百名學生的一所完全中學，學校提供的課程從幼稚園一直到十年級。

校長朋措（Phunchok）先生看來滿懷抱負熱誠，在難以找尋師資留任的荒僻學校，一待就是十幾年。他同樣和我提到「現代教育」的重要性，並認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即使是遊牧民族也不能自外於這個世界的溝通鍊。朋措先生的理想，是期望牧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不用仰賴他人的幫助；而具備讀寫的基本能力，是首要任務。

在野獸足跡隨處可見的荒野，能夠掌握文字，彷彿就能控制未來。

雖然他對我追問「何為現代教育」時，臉上笑容有些不自然的線條起伏，但在他鉅細彌遺地解說中，我的確感受到教育工作者在教學現場所面臨的嚴峻考驗，以及強大心理素質的必要與必須。

只不過，這間學校的學生多以拉達克牧民的孩子為主。包含次仁，在羌塘地區的圖博孩童，幾乎都選擇到位於列城附近的角蘭薩爾（Choglamsar），創建於1970年代的圖博兒童村學校分校（Tibet Children's Village School，簡稱TCV）就讀。即使要遠離父母和童年，也要聚集在熟悉語境與文化的場域學習，身為「同類」，怎能離群索居？

不過，即使同為流亡族群，也因居住地而有「城鄉差距」。列城是拉達克首府，也是第一大城，因應諸多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的需求，城裡有許多學前教育的資源，可供其子女選擇利用。於是，在這裡長大的圖博孩子們比起來自邊陲地帶的同儕，更具優勢與競爭力。

羌塘的流亡藏人牧民在草原上的生存權，不能與拉達克牧民並駕齊驅；來到大城市求學發展，也無法與掌控地位資源的其他藏人匹敵。難怪我認識次仁數年來，他說話時的表情，總是搏揉著一種無可言喻的苦澀，在天寒地凍中益發耐人尋味。

或許是遭受歧視的迫切激發了他「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責任感，從2016年冬天以降，每逢學校在夏冬兩季放假的時間，次仁都會在自家的紮營地開辦小學堂，集合放假回家無所事事的牧民小朋友，由他帶領，一起練習聽說讀寫的能力。剛開始，他在父母的經濟支持下，從教材、帳篷、文具到二手玩具的募集，土法煉鋼地一手操辦，不假他人。累積一些經驗後，他也學習向外界爭取奧援，

與在地的組織合作。

次仁的眼神，經常讓我想起三島由紀夫以及他對「青春」一針見血的描述。「所謂青春就是尚未得到某種東西的狀態，就是渴望的狀態，憧憬的狀態，也是具有可能性的狀態。他們眼前展現著人生廣袤的原野和恐懼，儘管他們還一無所有，但他們偶爾也能在幻想中具有一種擁有一切的感覺。」

那股急欲透過教育翻轉階級的想望，在我們相處時，時常毫不掩飾地表露無遺。他的渴切，在與其同齡的朋友們，為了謀得更美好的未來而紛紛離鄉時，顯得更為鮮明。只是，外在社會環境結構性的壓迫，尚根深蒂固難以衝撞，體制內的教育早已證實非脫貧的萬靈丹，且以現況看來，在這裡似乎還註定使人背離土地；有能力離開的人，都不再回來。

我發覺自己很難把腦子裡轉悠的各種念頭，和次仁說清楚。我明白自己的意見對他而言，並不重要，而我其實也知道，那並非語言的問題。

語言從來沒有真正阻礙過不同文化與生命經驗的交流，比如我與數年來在田野工作時，遇見的各式各樣流亡者。如果說，是我們的目光創造了世界，我懷拽過往生命所形塑的既定視野前去，並試圖以此穿越他們的文化縱深與思想邊界；這種態度，才是真正的藩籬。

2018年冬天，次仁在營地舉辦的冬令營，參與人數比以往來得少。許多孩子被父母帶往列城避冬，假期結束後就直接轉入角蘭薩爾的TCV，繼續升學。還留在羌塘的小朋友們，每一張面孔我都認得；我不確定未來是否還有機會看到他們，坐在帳篷裡拿著鉛筆，

在幾乎支離破碎的作業簿上，一筆一畫寫著歪斜的藏文字母。

在我離開前一天的傍晚，暮色在我們每個人的臉上，渲染了不可思議的華麗色彩。不知如何道別的孩子們，決定唱歌跳舞為我餞行。從雪山上呼嘯而來的強風，掀起漫天塵土，顧不得一開口就會吃上滿口沙，一個小男孩拉著我的衣角，怯怯地問：「梅朵姊姊妳還會不會回來？」

現在的我，在島嶼與靈魂一起隔離中，飛不出病毒的銅牆鐵壁。

看著照片裡的自己，背後不遠處零星分佈的每頂帳篷皆升起裊裊炊煙，依稀可以聞到酥油茶香。更遠的山坡上，黑白羊群點點分散在黃褐色的礫石大地上，我知道，牠們還要往山的更深處走去。



參加冬令營的圖博（西藏）孩童。（照片提供／尹雯慧）

【評審評語】

評〈告別練習——最後的遊牧民族〉

◎ 陳銘礪



閱讀〈告別練習——最後的遊牧民族〉全文，對於選擇如此艱難的題材，既為遊牧民族又是流亡他鄉的難民，一群生活在高山雪地的族群，劣質日常的報導，不禁嘆喟萬分，難得歡喜見到一篇文字流暢、敘述能力沉穩、文學性甚烈的優質報導文學作品。

作者以四處流亡的藏人難民的生活現況為依據，深刻報導和紀錄處於高原山頂的牧民，生計、教育、經濟、生死的千姿百樣，其中更涵蓋袤廣草原的生存哲學，是使人感受驚異的夢魘？還是不切實際的浪漫幻覺？

作者艱辛親訪的身影，與族人共處生活的樣貌，尤有甚者，以強烈撼動的描繪技巧，把寄人籬下的牧民，對於生存意義、歸屬感及其生命價值的深切信念，清晰的、深度的裸裎，作者順暢的思維無不流露字裡行間，生動的吸引讀者一路瀏覽。

作者引用日本文學家川端康成的話：「時間以同樣方式流經每個人，而每個人卻以不同的方式度過時間。」闡述心眼所見這一群與犛牛、高原綿羊歷經艱困生活，最後的遊牧民族，與世隔絕的漫漫生涯，構成全文處處充滿驚異的生命紀行。

【得獎者】

尹雯慧



北藝大文學跨域創作所。雲門流浪者計畫、文化部臺灣詩人流浪計畫及國家地理雜誌全球攝影大賽得主。兩度獲得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獎。

得獎感言

跟著遊牧民族在荒寒高原上生活，是我此生最艱辛也最美好的回憶之一。何其有幸，能夠參與、聆聽並且紀錄他們在生死面前，溫柔又堅毅的姿態。感謝所有願意與我分享生命與記憶的每一個，勇敢的人們。謝謝所有愛我及我愛的人。

報導文學 | 副獎 |
前無例 後無人
李寶蓮的「愚婦還山」大計

楊語芸



不必再靠紙上作業，阿寶終於用自己的力量，將書封上的荒土變成森林。
(照片提供／楊語芸)

寄居在阿寶（李寶蓮）家的日子，日日沛雨，果園農事被迫停擺。一天下午，我們步行到梨山街上採買。在臺7甲線上徐行約一公里，回頭往山坳處望去，「妳看，那個白色屋頂就是我的工寮」，她用手指引領我的目光，「快要被森林掩沒了。」阿寶的口氣中有滿滿的驕傲。

阿寶是如何養成的？

廿一年前，阿寶在梨山租下一片面積七分多的果園，開始她「退耕還林」的討山大計。時至今日，她或租或購已有三片合計近兩甲的土地，其中七成面積已聚木成林。臺灣檫、紅檜、肖楠、烏心石撐出一片綠蔭，讓那片「宜林地」一步步回歸林地。什麼樣的傻瓜會以「只留足夠養活自己的果樹，其餘皆植樹」為終極目標，從詩意文人變成討山農婦？阿寶拿青春換一個沒有掌聲的舞台，以身家換一片沈默的綠林，這個故事已經隨著《女農討山誌》一書，感動許多人。那是十六年前出版的記事，經過這麼長的一段

歲月，討山的進度如何？女農還堅守初衷嗎？為了盡可能側寫「阿寶養成記」，也為了幫《討山誌》續一個「後來」，我在芒種時節上山求宿。

平地人低估了海拔兩千公尺的氣溫，薄衫擋不住霖雨不開的濕氣，只覺得寒是寒到了骨子裡。還好阿寶遞來的熱茶，逸散出香蜂草的暖意，即便雨幕將工寮屋宇當成鼓面敲擊，我們也權當那是自然的樂曲。

故事從阿寶小時候開始聊起。她出生在宜蘭冬山，在七個孩子中排行第六，因為家無定所，童年充滿搬家的記憶。每次搬家，大人就會丟棄她的「財產」：喜餅鐵盒中裝著收集來的糖果紙等窮孩子的寶貝，明明擁有時會讓她倍覺幸福的東西，割捨時卻帶來極大的傷痛，一次次下來，阿寶很小就知道「擁有」難長久，對物質的依戀會讓自己受傷。

家境雖然清貧，還好阿寶唸書時兄姐們已經開始幫忙家計，讓她可以安心就學。雖然也曾因為學費的考量想過報考軍校，但幾番周折後還是乖乖向大學俯首，成為東吳大學中文系的新生。

熱茶再添，阿寶娓娓自承，唸大學只是順應主流社會的價值，同時想要晚一點進入職場，自己並不是唸書的料。她後來的幾份工作都不曾用上「東吳中文」的學歷。阿寶在工作上有一種不願隨俗的骨氣，不論唸書時在麵包店打工，或是畢業後在廣告業任職，她都因為看不慣老闖「為富不仁」而求去。人生最後一個「支薪」的工作，是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解說員，那也是她維持最久的工作，長約兩年。

阿寶在考上大學那年暑假，就騎腳踏車環島旅行，那是一個還不流行環島的年代，單車自然是最陽春的那一型。大學的三個暑

假，她分別徒步走完北橫、中橫和南橫。之後開始負重登高，一步步踏訪臺灣的山林。因為性格中的孤僻，讓阿寶每到一個人煙稀少、景色秀麗的地方，就會感謝天地，地球上有幾十億人口，她何其幸運可以獨自品味上蒼的傑作。也因為如此，當大自然寫就的荒野詩篇遭到人為破壞，總會讓阿寶心痛不已。

這種被她形容為「轟轟烈烈、至今不渝的山川愛戀」，讓她選擇成為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解說員。雖然只是約聘員工，但她策劃許多活動，培育高山生態嚮導、推廣登山倫理，做的比正職人員還要盡心。阿寶在工作上的熱情，引發了風風火火的效應，但因為「憤青」的性格，看不慣官僚體系因循苟且的一面，種種心傷與憤怒讓她再度自請求去。

當時國家公園管理處是一個新成立的單位，它開啟了阿寶的環境意識，希望生活或工作從此都能為環境盡心。只是連以保育為名的國家公園都有讓她失望的地方，何況社會上急功近利的企業！阿寶說，那種感覺就像她不斷用自己青春的能量替火車加炭添火，但開火車的人不是她，火車奔去的方向，也不是她想要的世代正義、環境永續。這讓她驟下跳車的決定，她要用自己的雙腳去浪跡天涯，為自己找一回生命的答案。

改變不了大框架，也不能因而隨俗

暴雨如傾如注，雨聲鳴金擊鼓般打在鐵皮屋頂上，敲敲敲得掩蓋了阿寶的話音，採訪難以為繼。「還是先來料理晚餐吧！」她說。套上雨鞋，拿了把花剪，她走到工寮外的籬笆前剪了一把手的

龍鬚菜，要我幫忙摘揀。菜倒是不必清洗，因為水龍頭打開流出來的也是雨水。奢華的是野菜滿園，我們可以儘挑嫩葉幼芽食用，管它市面上一斤要幾多錢。飯後也不急著洗碗，等吃了阿寶自製的糖封水蜜桃當甜點才甘休。鍋碗盤筷一起洗自然是為了省水。許多農戶工寮都自設管線引用山泉水，但阿寶不喜那些塑膠管線突兀在山林之間劃界，她堅持用集水桶收集雨水，作為日常生活用度。「有水當思無水之苦」在這裡不是口號，而是切身的痛苦經驗，各種省水思維要落實在生活中，「方便」是一種不符環保的標準。

或是因為待我如客，或是這些雨下得各個集水桶盆滿鉢滿，阿寶說這晚可以燒水洗澡，不必精省用度。汽油桶攔腰對切，一塊薄磚權充灶門，燒鍋看來很有點年代，煙囪更是快要支解，但她以木片、竹枝和報廢的水梨套袋，三兩下就升起了熊熊烈火。我們圍坐爐邊，一面補充燃料，一面聊柴薪的來源。就說套袋吧，不像別的農園會將套袋當垃圾，阿寶總是小心地回收紙套袋，趁空閒一一拔去訂書針，一一整平如新，方便下個季節再套一次。我在工寮裡就看到一大箱整理好的套袋。一個蠟紙袋的成本不過三毛錢，就是因為如此廉價，一個採收季就有幾萬個套袋被丟掉，農民丟得毫不心疼。

整理好的套袋一季兩季三季重複使用，直到不堪用了，阿寶果園的紙袋才會撲撲飛進爐火，燒成灰燼，她再收集灰燼施用在果園、菜園裡作為肥料，從大地伐木而製的紙張又回到大地成為養分，一種善的循環被阿寶使得酣暢淋漓，讓人打心底欽佩。

再說竹片吧！阿寶笑說她是連做木工之後的廢木料都捨不得燒的人，所以無法豪邁地將木塊丟在爐中慢慢悶燒，只得守在爐邊不時添

加已經無法再利用的竹片。這種「撿寶」的心態，是因為看不慣現代人把不要的東西等同於垃圾，但處理垃圾需要成本，而一塊木頭從森林、工廠、商場一路集結許多人的心血，如果每個人都因為用不上就不屑一顧把它們丟棄、燒毀，那我們付出的代價將遠遠超過它們原本的市場價值。阿寶四處撿來的木材，成了她拼貼牆面的元素。工寮一樓多隔出的一間書房，就是用廢木料堆疊出來的隔板，外牆面多貼一層木料，提高氣溫隔絕效果，鐵皮工寮也能冬暖夏涼。

阿寶在整修這間前屋主留下的工寮時，發現屋子的結構有些歪斜，這或許是地基不斷滑脫造成的問題。所以她在安裝浴室拉門及對外窗時，如果按照原來的結構施作，門窗根本無法開闔；反倒是用水平儀校準後釘上的門窗才堪用，但肉眼看來卻歪歪斜斜。「這讓我有一種省思：當整個大環境結構是錯的，個人的小努力看起來就是錯的。把對的事放在錯誤的架構上，得有超越尺度的直覺或是理性的測量工具，才能心安於自己的選擇。」她振聾發聵的警語壓過隆隆雨聲：「我不會被我沒有能力改變的大框架束縛，我知道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無論是一張紙、或是一塊廢料，阿寶總是讓它們物盡其用。水果套袋（左）拆下後一定整理好，下季再用；廢木料（右）拼接後就是書房的隔牆板。（照片提供／楊語芸）

我帶著這樣的省思入眠，大雨一夜滂沱，像是要把那字句敲進我心裡……

期待在流浪中尋找答案，卻找到更多人生的問題

早晨醒來，雨還是星星地落著。阿寶煎了塊蘋果乾鬆餅與我分食後，話頭從前一夜採訪中斷前的「跳車」拾起。

那年，阿寶三十歲，而立之年還找不到人生的答案，那種心焦多少促成了中國之旅。因為不知道下一個轉角的風景是什麼，她有一種「旅程何需計畫」的瀟灑。帶上臺幣十萬元及一張飛往香港的機票，阿寶一去就是一年半，五百多個日子。回臺灣後，她帶出門的十萬元現金居然還兩萬有餘，簡直教人不敢相信。

從香港進廣州、四川，阿寶原先的計畫是徒步三峽，再訪西藏。當時三峽大壩建造在即，多少文人墨客筆下長江滾滾來的壯美詩篇，今後將只能徒留在書頁中，這促使學中文的阿寶迫切地想要親自看它們一眼。怎知她五月到成都時，才知道長江三峽將迎來長達兩個月的雨季，行船都有風險，遑論徒步。

阿寶臨時改變計畫，直接到西藏，她選擇川藏公路，想的就是把以前國中地理課本上讀過的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雅魯藏布江一條條跨過去。她一路往西藏挺進，騎車車毀、買驢丟驢，最後靠著雙腳走到拉薩，花了五個月之久。在拉薩晃一陣，才又買單車往尼泊爾和印度前進，期間還分別由北側絨布寺及南側盧克拉兩度造訪珠穆朗瑪峰基地營，仰望珠峰的美麗。要不是因為簽證出了問題，她還想闖闖巴基斯坦。阿寶說，如果可能，她希望自

己是一輩子的旅人，但因為旅途常常受限於簽證，她因而盼望能夠成為無國界的自由人。

可是這樣心性追求自由的人，卻在多數庸人不會在意的地方磕磕絆絆，心神難安。阿寶在旅途中曾因重病接受過異鄉人無償的照顧，也常常住在一泊一食只要臺幣五元的簡易驛站，喀什米爾的麥田女工不過跟她要一點面霜來擦抹就開心不已，而自己再怎麼窮，背包裡都還有一瓶妮維雅可以供應。阿寶說，她不過是在國家公園出一張嘴賺薪資，根本沒有實質的勞動，就交換到別人實質勞動的成果，或享有比別人優越的地位。與此同時，那些國家的人民根本無法以他們的勞動報酬來臺灣觀光消費，這又是什麼不公平的道理？因為知道自己佔了天大的便宜，阿寶心中有龐大的糾結，一句句「何德何能」逼問得她好不安心。

阿寶說了一個童年的故事，讓我更清楚她之所以為她的脈絡。

阿寶家離學校單程有三公里遠，小學一年級某天，她發現除了慣常的路途外，還有另外一條路可以回家。不過同學告訴她，那條路會經過竹林與墳墓，孩童不宜前往。同行的夥伴走到岔路口時，頻頻勸說阿寶打消主意，勸說不成只好棄她而去，但她仍一意孤行，隻身走上那條讓她自覺悲壯、恐懼的道路。後來她還是迷路了，被鄰居長輩帶回家，惹來媽媽一陣好打，但這是阿寶千山獨行的任性。

日後，在人生走到許多關卡時，阿寶總會看到那個孤單、執拗的小孩站在岔路口。前方有路嗎？會是我喜歡的風景嗎？孩子躊躇又勇敢的身軀被暮色拉出長長的影子，阿寶總會走過去，把她抱在懷裡……

把自己像植物一樣種下來，成為討山人

中、尼、印壯遊歸來，阿寶又去北歐浪遊十個月，心靈充滿，囊空如洗。之前雖曾那麼迫切地想要投身大山大水，但北歐歸來後，她卻只想如如不動，把自己像植物一樣種在土地上。因為急切地想用四體勤勞證明她能夠養活自己，所以阿寶選擇拿掉社會菁英、知識分子的身分，做一個最基本、最低階的工人。

學生時代曾經在梨山打工，所以她揹著一只背包上山當水果套袋工人，但果園老闆聽說她沒有經驗，都直接拒絕。阿寶這才明瞭，不過是討一碗簡單的飯，她都被人看輕。她自詡的才華、自覺的聰穎，在比快、比高、比肌肉耐力的勞力市場裡完全沒有價值。還好有位果農新鮮人收留了她，她才有機會從「肉腳」晉升為「能手」，真正過著「流汗低頭、向土地索食」的生活。

兩年打工經驗，阿寶一方面對山林的衰壞惋惜，一方面又不忍苛責在山區討生活的人，她自覺該是為高山農業做點事的時候：成為果農、種植果樹、經歷天災人禍後，看看拋捨利益究竟難在哪裡？於是她借貸百萬，租下一片果園，要用自己的方式，跟山討一碗飯，然後逐步把自然還諸恩典，把山林還給山林。

阿寶「愚婦還山」的計畫是這樣的：她租的果園原來共有兩百多棵果樹和柿苗各若干。第一年她種下五十棵肖楠樹苗，第二年又種下三百棵紅檜、赤楊、華山松等苗木，由於苗木長大需要時間，阿寶可以專心照顧果樹，以水果的收成還清借貸，養活自己。待樹苗漸長，樹冠遮蔽果樹的日照後就自然淘汰果樹。這樣逐步「遇缺不補」，只留少數果樹維持經濟生產，讓森林漸次蔓枝，直到全面退耕還林。



替水蜜桃套袋可以降低蟲害農損，這是阿寶每一季必要的農務工作，小袋、中袋、大袋，每顆水蜜桃都得經過三次撫觸，才能長得豐滿甜香。（照片提供／楊語芸）

至於什麼叫做維持生計？阿寶的標準很有哲理：「我沒有賺超過我需要的，但是我需要的都可以賺得到。」

自我認證為農人 惜土如金

「妳知道我是何時覺得自己是個『農人』嗎？」我們在雨勢稍歇時閒逛阿寶的果園，她引我來到她的第一塊地前，問了我這個問題。我一時語塞，不知此問何意？我們面前是一棟已顯圯態的竹屋，根據阿寶的《女農討山誌》，這竹屋是她一手蓋出來的。阿寶說整地建屋時，她特地挖出最上層的有機質表土，把它們移到他處，心中就是不忍直接鋪上水泥。那個當下，那個不忍，她明白了土和土壤的差異。肥沃的土壤是農人的第二生命，她自發地收集土壤，正是因為身為農人對土壤自有不必言說的感動與珍惜。「就是那個時候，我確認自己是個農人。」她說得臉上熠熠發光。



這是阿寶自己蓋的竹屋，可惜因為竹屋前的路基斷裂，進出不便，已無法住人。
(照片提供／楊語芸)

阿寶接著說，因為全球農業都已經企業化、商業化、工業化，它們不要農人也不要農村，要的只是生產食物的工人、制度和市場，這跟傳統農業將職業技術、生活態度、人生價值視為一體的走向完全背道。對工人而言，土壤是沒有情份的。阿寶本來也覺得自己是在果園做工，但是惜情於土壤後，她得到自己的認證：「農人阿寶是也！」

造訪農人阿寶的果園時，準備收成的是西瓜李，待套袋的是水蜜桃和奇異果，甜柿正在著果。這些果樹的林下生態甚是豐美，相較於鄰近施行慣行農法的果園，地上全無雜草，阿寶的果樹下是一張張由百喜草、小木通、魚腥草織就的綠毯。這些草本植物不只涵



不同於使用除草劑的果園，阿寶果園林下生態豐美，不止有自然編織的綠毯，還有各種生物棲息。(照片提供／楊語芸)

養土地的水份，而且稍加整理後也頗為美觀。百喜草拉出了優美線條，小木通對生的複葉秀氣別緻，至於那萬綠叢中一點紅的，是香甜的野生蛇莓。因為植物豐美，竹雞、斯文豪蛙等紛紛進駐，阿寶還在烏心石上看到一隻首次現身於果園的紅嘴黑鵝。

原來還山於山，還了森林的蓊鬱，也還了萬物的生機，紅山椒抖著奩紫嫣紅的彩羽，紫嘯鸚「噉—噉—」的求偶聲迴蕩在雲朵裡，竄高鑽低的是松鼠，誤觸蛛網的是鳳蝶，蝸牛則窩在腐化的草堆裡。至於那戴笠荷鋤的阿寶，自然是其中最謙卑的身影。

脫下斗笠 綁上布條 一段為農走街頭的日子

2007年，為了照顧生病的母親，阿寶頻繁地折返於梨山與宜蘭之間。每回下山，她都心心念念山上的果園，只想在安頓好母親後趕快上山照顧果樹。於是阿寶發現，與其說果樹需要她照顧，其實她才是需要被農事撫慰的人，於是她乾脆在宜蘭租了塊田，讓自己在山上山下都有腳踩土地的踏實感。

到宜蘭認識賴青松這位掀起農業新浪潮的青農，阿寶也第一手觀察到宜蘭農業的問題，這才知道她獻身高山農業的那些年，平地農業也日漸不忍卒讀。她曾親眼見到鄰田被偷偷掩埋建築廢料，農地消失的速度也讓她觸目驚心，於是她和幾位對新生活有想望、可以談農業理想、土地正義的朋友合作，在宜蘭社大開課講授「友善耕種」，點燃第一把火，同時為支持宜蘭在地小農，隔週舉辦「大宅院農夫市集」，讓消費者直接認識為他們餐桌菜肴努力揮汗的農夫。另外也和學校、餐廳合作，讓小農的作物接觸更多消費者，畢竟從肚腹的滿足而產生的影響，可能最為久遠。

然而在行動紛紛告捷之際，阿寶又發現食安教育的成效可能需要一、兩個世代才會產生，但宜蘭農地「建地化」讓農地快速消失，根本等不了教育的影響。因為農地具有建地的價格，對於持有農地的人而言，賣地比種地有利多了；但是另一方面，卻也讓想要務農的人根本租不到價格合理的農地。當我們迎來「耕者無其田」的時代，而農地持有者都不是農人時，臺灣該怎麼辦？

於是，阿寶成立「守護宜蘭工作坊」，把自己從一個風花雪月的文科生，變成精熟法條的社運人。在致力農地守護運動中，她和

明年此時，這塊田會長出一棟農舍？還是繼續稻浪飄香？這是阿寶始終掛懷的問題。

（照片提供／楊語芸）



其他農運朋友在街頭抗爭、發動連署、開記者會，終於促使宜蘭縣政府落實農舍審查管理，並迫使農委會及內政部營建署修改《農用地興建農舍辦法》，讓一棟棟在宜蘭水田中冒出頭的房舍，暫時受到控制。

阿寶說：「我比其他人更害怕夢想沒有完成，這一點我是懦弱的，所以我在其他方面就相對勇敢一些。」因為沒有人可以單單靠理念往前衝，推著她前進的不單單是對農業的使命感，還因為前面有光，有希望。擋下一個破壞大地的計畫、勸服一個想賣地的人收回念頭，她說其中的喜悅不足為外人道。

前頭看得見的那盞光持續照路，阿寶對守護農地的運動也愈來愈投入。2015年年底，《國土計畫法》通過，這個規劃國家土地利用的根本大法牽涉甚多，但「環境的指認：在地有哪些棲地、野溪、湧泉」以及「我們想要的生活願景」這兩件事，是不能靠專家學者官員坐在辦公室規劃，需要全民一起參與，將大家的意見納入細部計畫中。於是從2016到2019年，阿寶將關懷的重心轉到國土計

畫上，要從根源處替未來十年、廿年、卅年的臺灣抓好方向。

由於臺灣的選舉文化，許多好的政策被民意綁架，農舍興建就是一個例子。阿寶說，照理《農業發展條例》是基本法，地方自治法《農地興建農舍管理辦法》不該與中央法令抵觸。但地方執法人員抓著法令的未盡之處，大開方便之門，讓農田破碎化、農地非農用的情事一再發生。農地本來沒有公共管線的鋪設，當每塊農地隨時可以長出一棟農舍後，各家各戶自己拉的污水管路和電線，把地景都改變了。阿寶以臺東池上的農田為例，那裡的稻田之所以可以讓雲門舞集表演，正是因為那一大片農田上沒有一根電線桿，沒有任何突兀的地景。

但宜蘭開放農舍興建，完全犧牲宜蘭永續的大計，單單一代人，就把自然資產用光了，怎麼不讓人心痛？農舍暫停興建的禁令，只持續了兩個月，宜蘭各農會合資買下三大報的廣告、發動數千人遊行抗爭，全力譴責宜蘭縣府的「苛政」。禁止農地開放買賣、興建農舍一事，後來幾位縣府的主事者都不敢再提。現在在宜蘭鄉間走走，隨時都可以看到農田裡插著「農地出售」的牌子，只要這些轉手的農地作了非農用的安排，遺害的是大家的家園。

從一個以農立本的國家，到現在糧食自給率遠遠不足，阿寶說今天對農地所有的錯置，都是因為我們國家重工輕農的結果。農業政策一向敵不過其他產業的利益，每每需要有人犧牲退讓時，「雀屏中選」的都是農業。最近吵得風風火火的農田種電，正是最好的例子。因為長期不重視農業的發展，尤其在加入WTO以後，只以價格作為量秤的標準，臺灣的稻米和雜糧當然不敵進口作物，農民收入不好，就容易心生退意。

然而，蔬菜水果等有時鮮要求的作物，正是臺灣小農的強項，也可以同時推動低碳消費，符合當代環境永續的觀念，但臺灣農地反倒陷入今日的困局。如果政府當年守住農地不開放買賣，守護農業的底線、農村地景的維持，何至今日有田的人想賣地、想種田的人沒有地可以耕作？

好不容易有了《國土計畫法》可以讓政府守住關口，以母法來壓制或解套《農發條例》的陋規，凡被劃定為農漁牧用地者，就是不能挪為他用，這也是阿寶全心投入的原因。只是這樣的掣肘需時甚久，但宜蘭各個社運夥伴們連單一事件的抗爭都忙不完，先搶救一條要被水泥化的野溪、先擋下一個採礦案，很難抽出時間在國土計畫上與阿寶同行。

其實只要在國土計畫中一一條列每筆土地的利用方法，未來凡與法律抵觸者皆不能過關，不必像現在這樣一個事件一個事件地疲於奔命。可惜阿寶雖知事情該如何進行，但她無法發出巨大的社會聲浪，她的個性也無法獨力跑這個部會、堵那個首長、發動記者會。她知道後面的人跟不上來。「沒有人可以一直燃燒自己，我看不到前面的光了。」阿寶下了這樣的結論。她退守梨山，退出所有農運的場域，單純當一位女農，以守著山林和果園的方式，盡她對地球的本份。

用小我的改變，催逼大我的實踐

像是聽到了阿寶的自省，太陽公公終於出來打照面。我們趁著雨停趕緊採收西瓜李，幾個小時後便可以寄出，保證消費者收到的

都有「在襪紅」的美味。阿寶一邊忙，一邊告訴我，她的消費者光顧她的作品，多半是被一個單身女子上山務農而感動，反倒她原本設定的綠色團體或幾個有食安自覺的消費者團體，對「高山水果」這事有直覺式的排斥，一竿子把高山農業打入罪惡的深淵。

阿寶也不辯解，她對土地的友善是自己的覺知，不是銷售的包裝。事實上，許多顧客告訴她，本來孩子不吃某些水果，但「阿寶牌」卻讓他們一試成主顧，每年都固定等她的水果上市。

用這個故事，阿寶又重提她早年經營「大宅院農夫市集」的目的，就是希望農人與消費者直接面對面，因為有了溝通、信任，消費者的餐桌上就會多了很多溫度與話題，在品嚐每道菜的手藝時，也同時咀嚼每位農人的生命情操，這樣的互動一定會感染消費者，讓大家在自己的分寸內，改變衡量土地、農業、食安的斤兩單位。

阿寶說，她雖然不在街頭抗議，但農地或國土問題還是她掛心的議題，她並不是真的完全棄守、退場了，而是繞到環境教育那一頭，用速度慢但影響深的方式，改變更多人。她與某環境教育中心合作，規劃一系列「田田有意思」的環境教案，讓有志於農業、環境、土地等議題的教育工作者免費使用，希望透過大家的推廣，讓人們學習如何與自然相處，一起肩扛共同的未來。

我對人沒有那麼好，因為我對生態有更多虧欠

採訪最後一天，早餐是「厚工」的韭菜盒子，韭菜自然是野生的，產地到餐桌距離僅一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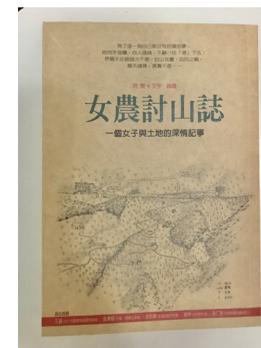
聊到碳足跡，我們也順道聊了「有機」和「友善」的差異。阿

寶說，有機的精神本來就是友善耕地、友善農人和消費者，但政府為了方便管理，訂出一些規章。只是這些規章只考量人民如何吃得安心，失去最初人與環境並重的精神。例如有機栽培者經常使用苦茶粕來去除福壽螺，同時施肥，但茶粕中的茶皂素對水生生物是種劇毒，田間的多元生態被犧牲，只是因為人們自私的需要；或是溫網室栽培把環境隔離起來，成為生產食物的工廠，隔絕田間的昆蟲鳥獸。但是一塊土地不應該只養活人，而不與萬物分享。她說：「我對人沒有那麼好，因為我對生態有更多虧欠。」

阿寶單身，沒有子嗣，留一片美好的生態是因為她自認只是地球的過客，在世代更迭中，地球無償提供的資源，一代用完下一代還要用。這是旅人的責任，也是阿寶的初心。

我在網路上看過一段阿寶受訪的影片。當年直接跟她購買《女農討山誌》的讀者，她會親手將書封上繪製的地貌的某一塊塗上綠色，權當她的簽名。想當然爾，那一大塊正是她的果園。

當年只能「紙上作業」，現在已蔚然成林。我在下山前又開車到可以遠眺阿寶工寮的地方，期許那白色屋頂很快會被鬱鬱蒼蒼的樹冠，完全遮蔽。



《女農討山誌》一書。
(照片提供/楊語芸)

【評審評語】

評〈前無例 後無人 李寶蓮的「愚婦還山」大計〉

◎ 楊翠



做為以人物為主體的報導文學，本篇的完成度高，整體感強，文字簡潔俐落，敘事清晰流暢。在結構方面，以報導對象阿寶的生命故事為核心焦點，擴及臺灣的山林破壞、農地流失、國土計畫、生態理念等課題，主線與分支的敘事軸線，交織成豐富而具層次感的故事網，具有整體感，也讓阿寶的故事更具脈絡性。

其次，本篇的細節豐富，細節的剪裁得宜，細節的置放、演繹與故事的推進節奏，扣合度高，讓敘事更具可讀性，也讓主角阿寶的人格特質更加鮮明，如她堅持用集水桶收集雨水，作為日常生活用度，如她四處撿拾木材竹片，搭建生活空間，都讓阿寶「愚婦還山」的形象更加飽滿。

【得獎者】

楊語芸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放舟文河十餘載，曾於新聞、影劇、出版等產業鬻字維生，別無它長、樂此不疲。

得獎感言

我最喜歡的作家這樣告訴我：「做好每一件事，然後忘記它。」

報導文學 | 副獎 |

波光粼粼——非洲尚比亞坦噶尼喀湖 （Lake Tanganyika）的日常

邱艾薇



坦噶尼喀湖村莊鳥瞰圖。攝影：Augustine P / 版權為 Operation Mobilisation 所有

「如果這是死期，那就如此吧！」語氣透露出無奈，卻又意外地平——一群漁民坐在木船上，看著波光粼粼的坦噶尼喀湖，討論著他們的日常生活。沒有人戴口罩，也沒有人在乎社交距離，面對著新冠狀病毒肺炎，大家害怕的是餓死，不是病死。

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是非洲中部的淡水湖，由蒲隆地、坦尚尼亞、剛果民主和尚比亞四國所環繞，是世界第六大湖，面積近三萬三千平方公里，大小近乎一個臺灣。從北到南需坐貨船兩天，沿岸數百村落，是千萬人的家，當地人多半靠捕魚為生，每年出口約十八萬噸漁獲供應非洲漠南，是鄰近區域人口攝取蛋白質的主要來源。

這地的漁民通常不在乎國際情勢，畢竟「天高，美國總統遠」，許多人連世界地圖都沒見過。而世界似乎也把這淡水湖視為桃源仙境；甚至非洲大陸上多數的居民，也大半不清楚漁村狀況，只知道那是偏遠的鄉村，晚餐盤子裡的小魚乾的原產地，剩下的就是些湖中祖靈的傳說。這次的新冠肺炎，不得不把坦噶尼喀湖和世界接軌，但是否無縫就是另一個議題了。

世界串聯的新常態

有些日子，在歷史中似乎從未提起，彷彿生命的過客，過了就忘了。有些日子，年復一年拉我們回到現場，總是必須重新品嚐那些酸甜苦辣。有些年，只會在少數人心中掀起漣漪，猶如1949之於臺灣、1997之於香港，那數字成為特定民族的密碼。有些年，則是世界共同的記憶，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永久改變了人對旅遊的想像和各國之間的連結。

2020，將成為未來每種語言歷史課本必提的年份，這數字讓整個世界串了起來，從經濟強國中國，到少與外界接觸的厄利垂亞，從比佛利山莊到達拉維貧民窟，這一年的災難幾乎無人倖免。因著肉眼看不見的病毒，硬生生改變了每個人所看見的日常，世界上每一個角落都變了，所有的日常生活不再相同。

2020年的日常，就是討論何謂新常態（new normal）。

媒體搶著討論新常態，預言「後疫情時代」，遠端工作、宅經濟和旅遊條件是熱搜話題。各國政府天天發聲明稿，調整人們日常生活規範。國境也是開開關關，鎖國和封城已成為眾人的日常用語。

非洲漠南的尚比亞也加入新常態話題，「在尚比亞，新常態代表與COVID-19（新冠狀病毒肺炎）共存，就如同其他存在於我們國家的疾病，瘧疾、愛滋和肺結核，讓我們遵守衛生規範，但不要受限於病毒。」尚比亞總統倫古（Edgar Lungu）在五月初新冠肺炎確診破百後，要求國民「莫急莫慌莫害怕」，要國民記得他們本來就活在疾病肆虐的日常，下令多數商業行為照舊，只是加上了民眾戴

口罩規範。

五月底，尚比亞確診數破千，政府重申「新常態」是不要害怕疾病，唯一不同是出門記得戴口罩。

「不要害怕疾病」的聲明，如此影響著當地的生活。五月十日，在坦尚尼亞邊界單日爆發76例的納孔德（Nakonde）封城了，但持續了五天隨後就重新開放邊界，讓貨物和銅產流通。大眾交通運輸也重新開放。中型巴士重新營業的第一天，就載滿客人回到兩百公里外的姆普隆古（Mpulungu），那是坦噶尼喀湖在尚比亞最大港口，一路載著通達環湖四國的交易物。

五月二十日，姆普隆古確診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是來往納孔德的中巴司機。在這港口小鎮，這消息並沒有影響當地六萬七千多居民的日常，只是多了些八卦的話題。大家多如總統所期盼的，在



姆普隆古魚市場。攝影：Augustine P／版權為 Operation Mobilisation 所有

鎮上和魚市場穿梭，熱鬧如常，毫無畏懼。

在這多數居民仍無穩定供電的小鎮，廣播配上街坊流傳，速度雖不比網路，但只要到鎮上一遭，熱門話題還是不會遺漏。然而，新聞是否轉化成以訛傳訛的傳說，那就另當別論了。這次中巴司機確診，各樣小道消息角度不同，可說是眾說紛紜。政府毫無隔離其他同車乘客，許多人對此起疑心，有「賄絡說」，認為司機和官員有糾葛，沒有打好交道，於是被貼上新冠肺炎的標籤。另有「巫術說」，覺得司機其實沒有病，只是被下了咒，所以檢測陽性，肯定是得罪哪裡的巫師。最多人支持的是「造假說」，指出尚比亞根本沒有新冠肺炎病例，政府假造病例，才能和世界衛生組織申請救助金，得病司機是隨機中獎的政治籌碼。

司機被送到千里之外的首都路沙卡（Lusaka）進一步檢查和治療。過了十天，真相大白，衛生局把姆普隆古確診數歸回零，表示司機其實是得肺結核，並非新冠肺炎。當然這件事是否屬實，也再次成為小鎮茶餘飯後的話題。

純真又悲傷的小學生——小露

地球村的新常態是四處鬧空城，但姆普隆古小鎮似乎沒跟上流行，大街小巷仍然熱鬧的程度，彷彿不曾聽聞新冠肺炎的存在。孩子們穿著破舊的衣服，繼續在樹上和水溝道蹦蹦跳跳，只有極少數從城市來的孩子，戴著口罩坐在車上，靜靜等著還在購物的爸媽。在村裡的大人都說這是城市才有的病毒，孩子們也就不當一回事，認為身為鄉下的孩子就自動免疫。

和過去唯一的不同，是這些蹦跳的孩子們沒穿制服。三月五日，非洲漠南指標國南非出現第一例新冠肺炎確診案例，附近國家全都嚴陣以待，在同一個月下令停課，尚比亞也不例外。因疾病停課，雖然說不上是尚比亞的日常，但對於坦噶尼喀湖邊的居民，就像是臺灣人面對地震，偶爾就會發生一次，都能以平常心看待。因為平常就會有學生或老師因為得瘧疾而無法上課，或者每幾年就爆發一次的霍亂，政府會進行整個城市的消毒，四處都是氯味，彷彿走進室內游泳池，學校也會停課好幾周。

下午一點多，原本鎮上都會湧入一群藍色小精靈，那是魚市場旁邊「好消息學校」（Good News II Imbila Nsuma School）幼兒園學生。他們在學校吃完營養午餐後，回家路上總會在鎮上嬉戲一陣，許多孩子必須跋涉一小時才能到家，回家還要提水洗衣，當然需要在路上找些樂子，爬樹摘芒果，是給自己最好的獎賞。

有些孩子特別愛在外逗留，不喜歡回家。或許是貪玩，覺得外面世界冒險有趣，又或者是逃避幾乎空無一物又狹小的家，害怕面對身為弱勢貧窮的幽閉黑暗。穿著天藍色制服的好消息學校學生他們全是失親或單親的兒童，多半是隔代教養。這間基督教學校特別招收弱勢學生，學校提供免費營養早餐和午餐，還有特別兒童診所，中年級以上有課後技能教學，畢業還能有獎學金，是鎮上有名的學校。

在這停課期間，學校老師仍盡量和學生連繫，在許多監護人並無固定電話的狀態下，這是很不容易的，老師必須深入社區，否則在這沒有路名，更別提路牌的環境中，要找到學生實在不易。當然也有時候，老師會碰巧在路上遇到學生。例如某天下午五點，最調

皮的學生小露還在鎮上翻跟斗，彷彿路上物件都是她的體操跳馬，老師看到了，只好趕緊在天黑前趕她回家。

尚比亞採英國三學年制，一月是第一學期，小露年初剛升上國小一年級，因著停課少了學校供應的兩餐，原本就比同齡學生瘦小的她，現在看來更是嬌小。為了寫學生報告，問了小露年紀，她轉轉那靈動的雙眼，一邊蹦跳地回：「不知道！」按照她媽媽的說法，她應該是七歲了。「應該」是在尚比亞鄉村討論年紀的日常用語，多數人並不知道自己的年紀，生日就更是個謎。出生證明要到城市登記，多數人根本沒這閒工夫，加上孩子的父母離異或早逝；另一可能是少女未成年懷孕，親戚收養這孩子時，根本不知道實際歲數，學校入學也只能用手臂長度和頭的比例，來估算年紀。

個人衛生其實是好消息學校早晨集會最常教的事，小露早在新冠肺炎流行前，就學會邊洗手邊唱《生日快樂歌》兩次，即使她到現在從來沒有慶生的機會。握手是尚比亞的基本問候方式，但每當疾病流行期，學校會告訴學生不要握手，雖然老師需要格外叮囑調皮的小露，但她早就學過這些知識了。

真正讓她困惑的新常態是「戴口罩」，在這偏鄉小鎮，連政府設立的診所醫師都不配發口罩，肺結核病人也沒被要求戴口罩。當總統透過電視台下令要戴口罩時，小露在家無從得知，但即使她能看到電視直播，他們全家也聽不懂。因為總統的發言是英文，搭配著手語小視窗翻譯，而新聞台主播用官方族語本巴語（ChiBemba）重述。小露是倫古族（Lungu），語言夾雜湖邊不同國的鄉音，和本巴語有極大差異，這段發言要等到隔天才會由當地廣播翻譯成倫古語，然後要加上好幾手的轉述，才會傳到小露那裡。

在翻譯後，口罩這詞仍是英文的「Mask」，因為這完全是外來語。光憑著公文用字，小露對於這詞仍無概念，所以也沒法想像戴口罩的畫面。對於各種語言都在吵的病毒正名，對於小露也是無任何意義，不論是COVID-19或是Coronavirus，武漢肺炎或新冠病毒，這全都是外來語，病毒起源地並不影響她對這世界的觀感。對她來說，車程十五小時的首都路沙卡跟航程超過兩天的中國武漢，甚至是太空飛行一周的月球，是同樣遙不可及。

「小露！！！」平日學期間，學校最常聽見的名字，就是小露。這孩子是「個子小，志氣高」的最佳寫照，古靈精怪的她常常惹麻煩，凡是能跳就不繞道，能跑就不走，制服也因著爬上爬下而常常破洞。有次還因為好奇，竟把學校職員大老遠去城市買的貓食給吃了。

從2018年入學至今，其實小露有明顯的轉變，雖然最常被處罰的仍是她，但老師們對她的改變都有目共睹。小露剛入學時，制服總是扣歪一邊，見人就當樹爬，讓幼兒園老師很頭痛。吃早餐和午餐時，廚房職員也常在餐廳大叫：「小露！」因為她又偷吃了。她個子幾乎是全校最小，食量卻直逼成人，彷彿胃有個無底洞。幼兒園用完午餐就放學，但小路總是會逗留到最後，本來老師都會趕她回家，但發現她離校之後也是跑去鎮上玩耍，留在學校反而安全，就讓她留在學校，等高年級生放學後，再請學長姊陪她回家。

有天晚上七點，夜幕低垂，在常常停電的尚比亞，此時是伸手不見五指。許多種族歧視笑話常提到「晚上看不到黑人」；事實上，當停電的夜晚，若不是滿月，各種顏色人種都是一樣看不到的。那天，住校的職員們正坐在涼亭聊天，突然聽見啜泣聲，且越

來越近，「小露嗎？」行政主任麗莎常常讓小露到她家玩，所以直覺就猜出是小露。小露沒有應答，只是哭了更大聲，慢慢走進了涼亭。主任把小露帶回自己家，給她晚餐並幫她洗了澡。

「家裡都沒有人……」小露的兩道淚痕，在充滿沙塵的小臉上更是明顯，彷彿是兩條分隔童真想像和現實無情的支流。雖然小露平時形象天不怕地不怕，自己也不喜歡回家，但畢竟她只是個孩子，當然還是會怕晚上自己一個人在家。她表示外婆不在家，媽媽帶著妹妹去城市找工作，好幾個月都沒見到了。本來外婆有請阿姨看家，但是阿姨無心顧這孩子，就出門去找朋友了。

學校主任趕緊報警，希望找到方法聯絡阿姨，同時讓小露安心待在學校。小露很快就恢復平常活潑的樣貌，跑去翻主任家的玩具櫃。過了一個小時，一位打扮漂亮的女子從容走來學校，主任不太信任這位不速之客，畢竟人口販賣在這仍是日常，但小露確認女子是阿姨本人，女子就又悠悠地把小露帶走，完全沒有擔心孩子不見了的模樣。

這次逃家事件，讓學校明白小露瘋狂行為的背後，其實只是想要得到正常孩子應有的關注。老師都很樂意讓小露周末來家裡玩，但這不是長久之計，小露的安全感必須建立於一個穩定的家。學校招開會議，決定聘請小露的媽媽當幼兒園的幫手，職責是打掃和管理課堂秩序。媽媽回到湖邊，每天都和小露一起上學，雖然小露仍愛蹦蹦跳跳，但許多失控舉動，確實停了下來，再也不會跳進辦公室大吼大叫、打翻所有能見的容器。

六月，政府開放七年級復學，小露還是不能上課，但至少能和媽媽一起去學校打掃。老師們看著她，仍是頭痛，想著小女孩的

大眼睛裡，是不是又看見了惡作劇的機會，但校長表示看見小露平安、媽媽也能維持生計，雖然頭痛，心裡卻是很欣慰。

新手老師——小潔

停課超過三個月，好消息學校的學生失去的不只是受教機會，更是溫飽的可能。老師仍盡量在政府規定的安全考量下，到學生家家訪，或者輪流邀請不同學生到老師家用餐補習。

去年放假期間，有個和奶奶住的高年級學生，家中沒有糧食，鄰居決定邀請孩子去農地幫忙，也答應他會讓他帶一些玉米或者樹薯回家。這孩子就徒步花了半天、走了20公里到農地幫忙，晚上精疲力竭，就倒在農舍睡了，隔天頭頂扛著一籃的糧食，原路走回家。老師們聽到這故事很是心疼，孩子只是笑著說：「老師，我很強壯，可以這樣走，你不行啦！」

2018年起，尚比亞經濟就面臨危機，情況持續惡化，2019年面臨乾旱，九成仰賴水力發電的尚比亞，全國限電至少每天12小時。世界銀行特別點名尚比亞政府須正視經濟問題，控制貨幣和物價。如今碰上全球疫情，狀況雪上加霜，2020年四月消費物價指數上漲15.7%，貨幣匯率慘跌，成為非洲表現最差的貨幣。

即使一般漁村百姓不曾聽聞這些數據，但從日常生活就明顯感受到壓力。尚比亞主食為玉米粉，2018年，一袋25斤的玉米粉為85尚比亞克瓦查（依當時匯率約7塊美金）；2020年中，一袋玉米粉已經漲到195尚比亞克瓦查（依當時匯率約10塊美金）。物價雖漲，薪水卻幾乎無調整，連一般民眾都吃不消，更不用提偏鄉弱勢居民

了。好消息學校學生首當其衝，老師們不得不想辦法，否則學生可能活活餓死。

這次疫情停課，老師們除了送伙食到學生家，也帶上一些教材，讓學生能夠練習。尚比亞教育部的政策，是透過國家電視台繼續上課，不同時段播放不同年級的科目教學。多數好消息學校的學生家中沒有配電，不可能看電視上課，就算有幸到鎮上有電視的房子「借看」，也因著限電問題，沒法保證同時段天天都有電能收看教學課程。

一月才剛加入的新手老師小潔，表示自己最擔心的是孩子們的健康。她說：「我們學校的孩子都是透過早晨集會時，接收正確的外界消息，面對現在防疫關鍵期，孩子們無法參加學校晨會，肯定

會被鎮上的小道消息、謠言影響。」她很憂慮自己會在鎮上看到學生隨意撿地上的布，甚至翻診所的垃圾桶找口罩。雖然多數人還是沒戴口罩，但是警察有時會突襲檢查，小潔怕學生會因此隨意找布遮臉，這樣反而增加感染風險。

小潔雖是年初加入的新血，對好消息學校卻毫不陌生，畢竟這裡曾是她的家。小潔有13個兄弟姐妹，在一夫多妻制的大家庭成長很不容易，在她八年級時，爸爸過世，家庭景況每況愈下。在她以為人生走到絕境時，她表示神讓這人生低谷，成為她生命的轉機。一位在好消息學校教書的親戚，決定收養小潔，也在學校裡發掘她對教學的熱忱。

「那顆大芒果樹是我小時候的遊樂場。」小潔指著校長室旁綠



好消息學校學生背影。攝影：Stephanie McWilliam



小潔老師和四年級學生。攝影：Stephanie McWilliam／版權由 Operation Mobilisation 所有

油油的樹，靦腆笑著分享兒時的故事。在學校改建前，她所住的教師宿舍，就是現在的校長室，那裏離湖畔最近，在門口就能看到漁船來來回回，有時還能聽見隔壁魚市場叫賣聲。

「教學對我來說不只是工作，而是我的使命，我從神的眼光陪伴教導這群孩子，讓他們能經歷像我一樣生命的轉變。」小潔說，她在好消息學校職員身邊成長，親自看見對弱勢的憐憫之心，塑造她對教學的堅持。「這些孩子在村落中被人看不起，老師不能只是傳授知識，若不付出愛心，抑或不相信孩子的潛能，那這學校就失去了它的意義了。」

在考完大學等放榜時，小潔就開始在好消息學校幫忙，在低年級教室當助手。她大考成績優異，職員都以小潔為傲。最讓大家讚許的，是她沒有選擇首都的大學當跳板，讓自己可以快速分配到公立學校，反而選擇以品格教學聞名的大學讀小學教育，讓自己有機會到其他偏鄉實習觀摩。

小潔是好消息學校第一位收到獎學金後，回來教書的老師，職員都很高興她四年順利畢業，沒有忘記初衷。雖然是二十歲出頭的新手，多數老師很信任她，給她自由空間教學，也讓她直接接手四年級的教室。

靦腆的微笑，是小潔的正字標記，即使人人都捧腹大笑時，她絕不失禮，而是甜甜地吐出點舌頭，嘻嘻地輕聲笑著。這在坦噶尼喀湖非常可貴，在尚比亞的漁村多以吵鬧聞名，或許是婦女常常叫賣，漁夫也以吆喝提振捕魚士氣，大家似乎都習慣高分貝的背景，日常彼此問候也常是隔街對喊。小潔卻總是安靜、惜字如金，但必要發言時，她絕不會悶不吭聲、讓人吃豆腐，她總是以溫和卻

堅定口吻表達。

年紀雖輕，小潔卻已經歷過多次生死關頭。幼年時父親過世，而後撫養她的親戚也因病離世。在大學畢業前夕最後一次實習時，和同班同學一同重感冒，在還沒搞清楚病因，同學就死了，震驚全校。她親眼目睹本來充滿朝氣，蓄勢待發準備畢業後大展身手的同學，卻在實習時失去生命，沒機會成為正式導師。

這還不是小潔畢業前，生命給她的最後震撼彈。放假回鄉的期間，她發現自己乳房有硬塊，開始有些擔憂。在診所護士確認後，告知必須檢查，她前往近40公里外的醫院住院檢查。醫生切除硬塊後，表示鄉下醫院沒有實驗室化驗，請小潔自己帶著樣本到城市大醫院。幸好學校診所去年有首都教學醫院的護士來義診，能牽線讓小潔到首都最好的醫院檢查，這一趟路程又是千里。

在尚比亞偏鄉，問題不是鄉下沒診所，而是醫療資源有限；如果生場重病，必須千里迢迢，一關一關到下一個層級醫院就診。即使就醫花費不高，但交通和住宿費用，足以讓許多偏鄉居民望之卻步。有些人湊足了錢，準備上城市看病，在舟車勞頓的過程中，也很容易因病情惡化而離世，也難怪很多人都因不明病因而死。

風塵僕僕來到首都，教學醫院的醫生看著樣本，告訴小潔尚比亞都無法檢測，但他們有和南非的醫院合作，會把她的樣本送去南非的實驗室。路沙卡到南非約翰尼斯堡，又是另外的一千五百公里，那距離也意味著小潔的仍要懸著心繼續等待了。所幸過了一周後報告結果為良性，她終於能放心回到學校上課，好好畢業了。

小潔面對這些生命的難題，視為神給她的功課，讓她明白生命的可貴，也更能同理學生和監護人的挑戰。因為擔憂學生沒有口

罩，她決定去和以前的家教學生姍姍請教，學做口罩。小潔說：「好不容易多認識了學生，他們開始敞開心，和我分享家中狀況，不料卻面臨停課。」語氣中可以聽出有些無力，但底蘊仍是有希望的。「我很期待他們回到四年級的教室，我可以繼續陪伴他們每一天的生活。」小潔邊踩著手動裁縫機，邊微微笑著回答問題。

裁縫師姍姍

「巴裁縫師，你在教小潔老師縫口罩！」好消息學校的職員們看見這一幕，都湊過來稱讚姍姍。巴（Ba）是尚比亞各族語言都通用的敬語，在職稱或是人名前加上，表達尊重。年紀「應該」是二十多歲的姍姍，聽見學校的職員「巴」來「巴」去地稱呼她，害臊趕緊回道：「唉呦，阿姨們！」表面回答不想被調侃，但心中竊喜，從她的燦笑中一覽無遺。

姍姍是好消息學校希望之家所陪伴的女孩，2016年搬來鎮上和職員同住。希望之家是給漁村弱勢女孩的庇護計畫，讓受困於高風險環境的女孩，能來到鎮上有健全的家庭照顧，讓她們恢復身心靈的健康，同時透過不同學術和技能教導，幫助她們活出未來希望的可能。

來自尚比亞和坦尚尼亞邊境漁村切潘（Chipwa）的姍姍，是家中長女。15歲時拒絕父親的配婚嫁去坦尚尼亞，原想拿聘金的父親，憤而將姍姍趕出家門，斷絕親子關係。姍姍的媽媽深愛女兒，但不敢違背丈夫，只有在丈夫出門捕魚，或待在二太太的漁村時，才偷偷讓女兒回家。好消息學校在切潘村的合作對象，在知道姍姍

狀況後，將她引介到一小時航程外的希望之家。

初來到希望之家，姍姍雖然無需再顧慮人身安全，卻常常以淚洗面，嘴上總是咕嚕著：「沒人要我。」常常默默臥坐在角落，若有所思地看著遠方嘆氣，好像腦中不停重複播放過去的傷痛，她空洞的眼神彷彿是回憶的黑洞。光是看著她，感覺憂鬱都會傳染，簡直是林黛玉轉世。

若有人關心她：「你在想什麼？你還好嗎？」

「沒……」低喃著。

「沒聽清楚，你說什麼？」

「我說，我沒事……」大聲許多，卻感覺是一次願盡全身僅有



姍姍使用裁縫機。攝影：Kennedy Mulenga / 版權由 Operation Mobilisation 所有

的力量，然後再次陷入靜默，以補回剛剛失去的已經少的可憐的元氣。

這是姍姍初期在希望之家的日常，這對話猶如壞了的音軌，時不時會重新播放。許多職員都表示有類似對話經驗，姍姍的反應如同自動答錄機。這狀況在其他四位希望之家女孩身上，也常發生，但最像林黛玉的，仍非姍姍莫屬。

當時剛來的外國行政職員小艾，面對此狀況特別氣餒，覺得女孩們無法真正掏心掏肺，總是當她瞎了一般哄她「沒事」。當地資深職員麗莎表示，這群女孩經歷家人背叛，很難信任人。「她們願意來你家坐著嘆氣，已經是跨出第一步了。」世界強迫她們學會八面玲瓏化妝術，走在路上必須偽裝成陽光美少女，至少在希望之家，她們能在安全環境下慢慢卸妝，有一天再次相信有人願意接納他們的真貌——或許充滿傷痕、但卻有單純的美。

因著村中的教育水平低落，姍姍難以追上一般學校程度。這幾年她非常努力想跟上，也有許多職員輪流為她補習，但她仍兩次無法通過高中入學考試。第一次放榜時，姍姍坐在職員小艾家，似乎連哭的力氣都沒了，只是默默說著：「不想嫁給不認識的大叔，但我也讀不了書，或許死是唯一的路……」小艾和其他職員趕緊鼓勵她，也向她保證考不上並不會被趕出希望之家。

重考能追加新的科目，姍姍就和另一位希望之家女孩多報名了「電腦」術科考試。小艾雖然主責行政，但特別關愛希望之家的女孩們，於是自告奮勇成了電腦老師，一周兩次幫忙補習。

小艾是臺灣人，從小在臺北長大，自有記憶以來，電腦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她自認自己可以勝任電腦老師一職。考試題目是要用

不同文書處理軟體，完成和指定範本相同的檔案，並由監考官確認是否吻合。希望之家兩位重考生，都表示學校有教電腦課，因此，小艾也就不疑有他，認為只是陪練複習，應該不費吹灰之力。

第一堂課，兩位重考生呆坐在電腦前，小艾心想，學校用的可能是桌上型電腦，或許沒碰過筆記型電腦，幫忙開機後，她們應該就能自己練習文書處理。按下開關，學生們仍是不知所措地直視螢幕、毫無動靜。

「你們之前在公立學校怎麼學的？」，小艾疑惑問道。

「老師會在黑板上畫上不同的符號，像是鼠標、複製、貼上的圖。然後，用這些圖解釋如何操作。」，學生們認真回答。

不知道是學校對於新科技的遠古教學法，還是學生們理所當然鎮定的表情，讓小艾震驚許久。看來會是場硬仗，小艾如此告訴自己。其實認真評估坦噶尼喀湖的條件，多數村莊仍無電力，政府有限的教育資源也多著重在城市，千里之外的姆普隆古，當然不會是科技補助首選，需要航行的漁村就更不用題。

親自示範操作後，小艾帶著學生的手重複步驟，最後再讓學生自行嘗試。前兩周的四堂課，簡直是對牛彈琴，小艾搖了搖頭苦笑回想：「她們手一碰到鍵盤，好像會觸電一般，小心翼翼用著一指神功，我當時常常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很想放棄。」然而，學生們仍然固定來練習，她也不能放棄，再多次苦口婆心重新教學，也要耐心堅持。

最後兩位重考生都考過電腦科，監考官還在當場稱讚她們的文書處理技能，如果監考官知道她們是漁村來的弱勢女孩，肯定更是對她們刮目相看。然而，姍姍其他科目仍無達標，總分進不了高

中。職員比姍姍先知道結果，誰也不想戳破她的夢想，擔心這一次真會想不開。

「阿姨們，我知道結果了，不用擔心我，就像你們教我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神會開路。」姍姍緩緩地說。坐在小艾家，和去年同樣的位子，同樣的放榜結果，反應卻截然不同。原本她那如湖一般深不可測的雙眼，突然折射一道道希望之光，讓她身邊本來還很擔心的職員阿姨們，瞬時被她的希望所感染，顯出欣慰的微笑。

在等放榜期間，姍姍待在學校幫忙，職員們注意到她有雙手，就想到讓她報名技職學校裁縫科，果然很快就錄取，能到城市

孩子在坦噶尼喀湖村莊嬉戲。攝影：Augustine Park／版權為 Operation Mobilisation 所有



去上課了。「到大城市，可不要忘記鄉下的我們，不要因為超市很方便，就不回來只有魚市場的坦噶尼喀湖。」小艾在送別前，邊開玩笑邊向姍姍叮囑。

姍姍所讀的裁縫科分有三級，通常需要兩年的時間畢業。但不到一年時間，她已經可以自己縫紉一套洋裝。學校老師也都讚嘆她的學習速度和手藝，常常指派她當小老師，甚至讓她跳級，可以一年就畢業。2019年，年中放假時，她為好消息學校的職員量身打造各式洋裝，各各精美貼身。

小艾笑說，當初給姍姍布料，只是當作鼓勵，不認為第一件作品能登大雅之堂「我本來想說只會穿一次給姍姍看，像是安慰獎，我真是太小看她了！」現在學校職員婚禮，大家都搶著要姍姍訂做衣服。「當她從技職學校回來時，很明顯可以看見不同，那自信的笑容是過去沒有的，她現在甚至勇敢闡述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安靜一旁任人擺布；她不再是那哭哭啼啼、弱不禁風的非洲林黛玉了。」

原本總是害怕面對家人，姍姍在畢業後卻主動出擊，希望積極面對過去的傷痕。在職員幫助下，再次和家人建立關係，讓她有機會回家探望剛出生的弟弟，父親也親口向她道歉。姍姍成為村裡第一位縫紉師，也是全村唯一還沒結婚的青年，鄰居都驚訝於她的成就，那原本有家歸不得的憂鬱女孩，現在卻成了青年模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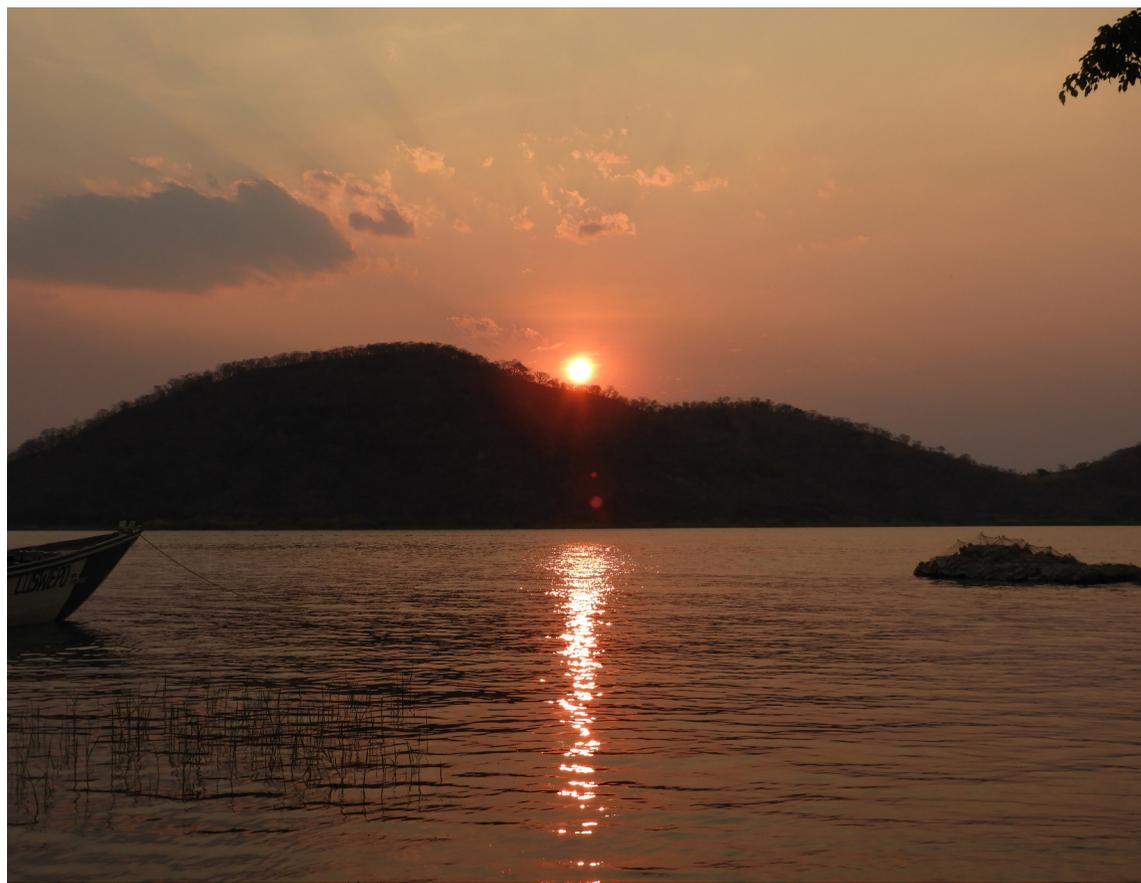
2020年初，姍姍開始在姆普隆古鎮上裁縫店實習，為好消息學校縫製上百件制服。因著新冠肺炎，五月開始則製作口罩，也教了許多學校職員。鎮上多為男性裁縫師，在這村裏，很少有像姍姍這樣年輕女子能有如此精湛的裁縫技術，因此顧客經過都會好奇

珊珊的故事，讓她成了店裡的活招牌。對於自己生命的轉變，珊珊說：「連做夢到沒想到自己能有這樣的影響力，希望我的故事能幫助其他女孩。」

波光粼粼

不論世界局勢如何改變，新常態不斷更新，可以肯定坦噶尼喀湖的日常仍會和這世界多數人很不同。好消息學校也會繼續在此陪伴這地的弱勢，不斷見證「從毫無自信、認為自己不配接受愛，到願意面對困難、選擇放棄心中的怨恨的過程」，那是生命的無限可能。

夜越黑，星光越是閃耀；水越深，陽光反射越是七彩變換。好消息學校希望每個學生的故事，能如波光粼粼，閃爍生命的美，也能傳遞到遠方，在世界不同角落掀起漣漪。



坦噶尼喀湖景。攝影：邱艾薇

【評審評語】

評〈波光粼粼—— 非洲尚比亞坦噶尼喀湖的日常〉

◎ 張娟芬



〈波光粼粼〉一文，關照的是非洲中部一個淡水湖邊的小漁村。這個自然資源不少但文化資源稀缺的地方，有一個「好消息學校」，作者以一個「常駐的外來者」的眼光，看著這裡孤單的孩子、不情願的婚姻、不插電的電腦教學。寫作者的深情透過文字傳給讀者，於是我們雖處於鹹鹹海水包圍中的島國，卻也在那個淡水湖邊漁村的日常裡，讀到了同樣為人的生活共感，彷彿也在黑墨墨的夜裡聽見孩子的哭聲，一同擔心他未受看顧。值此疫情衝擊，小漁村被迫從「日常」裡提煉出「新日常」，就像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樣，這又是一個克服地理距離的遙遠的共感。〈波光粼粼〉就在作者流暢的文字中，忽而遠景、忽而近景地，描繪一個「他方」，以及兩地之間翻來覆去的同與不同。

【得獎者】

邱艾薇



臺北長大，畢業後參與福音船兩年，多在非洲，從此看見生命新貌，決定回非洲T湖，寫神的盼望故事。

得獎感言

疫情期間，非常擔憂在尚比亞坦噶尼喀湖服侍的大家，朋友鼓勵以文字記錄，期望這波光粼粼故事能感動許多人，開始為世界不同角落多留心，讓彼此生命因著神能起希望的漣漪。

報導文學 決審會議

會議時間：109年9月18日14:00-16:00

會議地點：臺灣創價學會桃園文化會館會議室

決審委員：楊翠、張娟芬、陳銘磻

會議主席：陳銘磻

列席人員：桃園市立圖書館王偉誠組長

《聯合文學》雜誌邱美穎副總監

會議紀錄：李彥均

會議攝影：張酉遶



執行單位報告

活動專案副總監邱美穎：

2020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報導文學組，總共收到29件稿件，經過初審委員房慧真、胡慕情及張子午3位委員完成初審，共計10件作品進入複審，並有共計8篇通過複選，進入決選。決審會議中將分別決定出一位正獎及兩位副獎得獎者。

3位評審共推陳銘磻委員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察以及各篇意見。

總體觀察

楊翠委員（以下簡稱楊）：

這次29件報導文學參賽在各文類算少的，但與其他縣市20件以內的報導文學參賽作品相比已經很多了。這次整體作品議題多元、內容整齊，且能掌握報導文學的形式及文類，用人、事、地、故事、情感連結體制，反思相當深刻，整齊度主要反映在報導文學的報導性還有選材上，掌握的資料、田野訪查的蒐集都有用心，差異只在於如何把文學性、報導性、可讀性、真實性做更好的編織。

張娟芬委員（以下簡稱張）：

題材上天下地，打開了讀者更廣大的世界，期待得獎者在田野的主題夠深入，但要架起一個與一般人之間橋樑，用文字讓讀者體會到有意思的地方，但必須要深刻、可讀且有趣味。希望這個獎可以有鼓勵的作用，或許這個作品還不完美，但能從後頭推他一下。

陳銘礪委員（以下簡稱陳）：

這次鍾肇政文學獎開放為國際性，世界各國的人都可以來參加，觀察整體報導文學的作品包含各個層面、題材，每一篇都各具特色、精闢見解、身歷其境、欲罷不能的感覺，不論文字、內容報導，都能將報導文學關懷社會面，用人文角度把正面人性、陰暗面呈現出來。

對於各入選作品討論**〈爭奇鬥豔的市井刻痕〉**

楊：這篇作品是一個小品，聚焦清楚、細節鮮活，描繪小人物小故事，過著無足輕重的日常生活、做招牌，沒有厚重的議題在裡面，但又可以從中讀出生命的厚重度，尤其是舊的工法已經被淘汰了，就像是被舊時間所拋棄的、擱淺在舊時間的人物，仍照著他生命的節奏在進行。

〈邊境穿越〉

楊：這篇作品是描寫世代歷史記憶的對話，年輕世代對於小太公經歷過的世代、戰爭、歷史、流離、移動很遙遠，而小太公在這些與自己很近距離、有關係但事實上又無關的戰爭中矛盾，寫得很自然又鮮活。在大時代中，兩黨掀起徐蚌會戰，但由小人物在著名的歷史事件邊緣見證這段歷史的角度，既寫出個人故事，又寫出了大時代的小故事，有世代聆聽對話感。

〈走過許厝港——我的島嶼夢〉

陳：挑了一個跟桃園大園濕地、埤塘、自然生態有關的作品，但有一個缺點是他沒有聚焦在寫許厝港，而是跳躍式的寫了很多的地方，因此不列為討論。

〈從農田拔水而起的科學園區〉

陳：常常看到這方面報導，有寫到小小心聲的民宅徵收抗爭，但這篇作品把抗爭寫的太完美了，抗爭應該沒這麼容易就落幕。

〈波光粼粼——非洲尚比亞坦噶尼喀湖的日常〉

楊：這篇作品用一個世界邊緣——尚比亞小湖的視角切入世界性病毒，通過這樣的角度把這個地區及生活的人帶進來，有其意義。其實第一段，政府造假病歷，司機被帶走的事情是蠻震撼的，但後來被輕描淡寫帶過，內容沒有扣住，如果在整體性加強會更好。

張：這篇作品在寫一個離我們距離非常遙遠，且是作者長期累積所得到的東西，將我們的視野帶到完全陌生的地方，提供足夠的

資訊及情感作為大小事件的聯繫，並用人的相處做陌生地方發生事情的共感。報導文學有點像電影，在近景跟遠景間轉換，若一直近景或一直遠景就會產生閱讀障礙，但這篇在場景轉換方面拿捏得不錯。

陳：輕描淡寫與當地人生活相處的動態，卻又帶有震撼，若將視角拉得太近，會讓你看到全貌卻會懷疑真偽；若拉得太遠，則情感、文化各個層面與我們沒有絕對關係。但這篇作品做到在平靜敘述當中產生很多驚爆點，文字順暢，將新時代的新冠病毒發生作為開頭記錄下來，透過作者的認知、了解及探訪，把人們經歷病毒的日常生活、教育百態記錄下來，並將人物刻畫得鮮明生動、有趣。

〈煙霧之後，山的另一方〉

楊：這篇作品在地域及聚焦度人物描寫的深刻度方面處理的很好，人跟歷史扣合，但跳脫歷史層面、客觀性地描寫及交織性可以再加強。

張：本篇著墨很多在遠鏡頭，近鏡頭則描寫人—這些阿嬤，但談到的都是他們參與煙業，讀不出阿嬤之間個性的差異性，好像沒有真的寫到那個人，只是煙業的A、B、C工作者，所以在近鏡頭描述時我會覺得有些缺憾，沒有用人物的描寫建立讀者跟他情感關係，較為可惜，但整體來說，作者所提供關於煙業的背景知識可以看出他的用功。

陳：作者很多段的文字都讓人覺得有缺憾且困惑，例如：慣用「然而、由於、因為」，且用很詩的語言「只能流露尷尬的陪

笑」、「如今你已看不到的是，這裡的土地曾經種下的不是觀光客」，但報導文學不好使用過多詩的文詞、用不明白的語言來敘述，但透過這篇作品的描述也讓我們見證到不熟悉的菸業問題。

〈告別練習——最後的遊牧民族〉

楊：作品有厚重度，以田野進入他者的世界去感知、反省自身，將自己的內在淘洗，特別在是將拉達克牧民頭人的權力描寫得很精彩，但文學性語言不夠自然，例如：「父親的死亡介入生命」、「孩子置放自己的身體於訪客的無盡好奇」，文字的造作性比較高、語言過度修飾，讓情感無法投射，文字的文青感過重。在題材、寫法、結構的完整性、把自己寫進去的特殊性，對自我、生命哲學、少數的、非主流的、難民的思索方面來看，是一件不錯的作品，但可以做得更好，不必用這些修辭反而可以達到更深刻的連結。

張：這篇作品題材在國境之外，投注了作者的情感及相當長的時間，文字更能傳達深刻的感受。優點是當他在敘述非洲，他的感情是最有渲染力、影響力的，能牽動到讀者的感情顯然是他作者也投注了感情；缺點是作者還沒有把他的作品形式寫到最完美的狀態，例如一開始從疫情講起，然後因為父親過世，他開始處理難民，這中間有一個跳躍，父親過世顯然是重要轉折，但只用一句話帶過，才進入這個主題，中間都是在寫藏人，直到最後想辦法用一兩句話轉回來，內容有跳躍，文氣不夠順暢。

陳：報導文學不應該只侷限於描述或報導台灣現況，而是要有國際觀。作者除了敘說遊牧民族，這些人其實多了一個身分－難民，透過細微的報導把人的生存意義跟價值體現，深刻地描繪寒冬中身分不明的人們勇敢的生存著，表達出遊牧民族的特性，對生計、教育及族群經濟的看法，可看出兼具兩種身分的人的生存哲學。

〈前無例 後無人 李寶蓮的「愚婦還山」大計〉

楊：這篇作品就人物報導來說很成功，以主角阿寶在生命中選擇的自我實踐，包括外部體制的反省、社會參與……等等，無論從人的角度、生命故事的完整性、事情的描寫、體制性的背景呈現、主角介入體制的反省，邏輯連結很好，文字精準簡潔俐落，小標下得不錯，結尾留下韻味，文學性、報導性、田野的連結度及內外部都扣合的很好。

張：這篇作品是這批作品中完成度最高的，對於題材的掌握、文章的結構相當熟稔，但第二次讀的時候會覺得缺少了什麼。

陳：這篇作品在敘述上比較像是作者在說話，而不是替人物傳達想法，但報導文學應該是要用人物講話的口氣跟模式，這是採訪人物最容易犯的毛病。但還是蠻喜歡這篇作品的，把俐落、堅毅的女子對於土地及農業抱持對山林耕作的態度提升出來。

決審方式

討論結束後，對於4篇作品進行投票，以積分方式票選，第一名3分，第二名2分，第三名1分，第四名0分。

作品名稱	楊翠	張娟芬	陳銘礪	合計
波光粼粼—— 非洲尚比亞坦噶尼喀湖的日常	1	1	1	3
煙霧之後，山的另一方	0	0	0	0
告別練習—— 最後的遊牧民族	2	3	3	8
前無例 後無人 李寶蓮的 「愚婦還山」大計	3	2	2	7

決審投票

〈告別練習——最後的遊牧民族〉8分、〈前無例 後無人 李寶蓮的「愚婦還山」大計〉7分；〈波光粼粼——非洲尚比亞坦噶尼喀湖的日常〉3分。評審一致同意，由〈告別練習——最後的遊牧民族〉獲得2020桃園鍾肇政報導文學正獎；〈前無例 後無人 李寶蓮的「愚婦還山」大計〉與〈波光粼粼——非洲尚比亞坦噶尼喀湖的日常〉獲得2020桃園鍾肇政報導文學副獎。

2020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 得獎作品集 |

日常拾筆

散 文

正獎 鄭雨光〈關於一片海的重新敘述〉

副獎 張燕輝〈做料仔〉

副獎 陳泓名〈走河〉

散文

| 總評 |

方梓

此次文學獎作品進入複審作品件數眾多，作品的內容及題材呈現多元，作品質地皆為上乘，寫作風格也各有特色，導致三位決審委員在推選進入決審作品初始意見不一，各有喜愛和堅持。歷經一番解析、討論、爭辨後雖難免有遺珠之憾，終達成共識，選出三篇本次鍾肇政文學獎散文作品。第一名〈關於一片海的重新敘述〉第二名〈做料仔〉、第三名〈走河〉，三種不同題材，不同的書寫風格，呈現三位作者的不同特色與強項。

〈關於一片海的重新敘述〉寫出孤獨、選擇死亡與面對死亡的心情；〈做料仔〉寫出木材職人一生的起伏與生命態度；〈走河〉則從工作現場貼合現實與對照生活的奮進光彩與陷溺的無奈。





散文 | 正獎 |

關於一片海的重新敘述

鄭雨光

母親曾有個男人，到底是在離婚後才交往還是之前，作為兒女，顧及體面，故不明察，禮貌上祝她新生活美滿。男人喜歡釣魚，常半夜偕母驅車向海，隔天冰箱冷凍庫會被魚腥味塞滿。我和哥哥都不吃，不為維護父親尊嚴，僅僅是我們與男人並不親近，但他見孩子便給錢，我沒有表現出排斥，但哥哥因為經濟獨立了，看不起我手軟拿錢的行為。聽說他們曾論及婚嫁，但男人被水永遠地釣走（慶幸母親無意冥婚，我重隱私，可能會私下找道士在房間畫結界），尋屍無果，我假定自己那幾年吃下的魚，或多或少有男人的一小部份，自認不算愧對當初收下的零用錢。母親已經不再談論那個男人，除了我現在提起，他已經消失很久。印象中，那些男人剛死的時日，母親傍晚回家，進門坐在鞋櫃旁的矮凳上要脫鞋，垂首靠牆不動許久，玄關燈不開，頹在家裡最深的陰影裡。我不知如何開口和母親搭話，她好像不在那裡，或者說，那個我熟悉的母親不在那裡，縮進某處我不知曉的時間裂縫，那裡誰都無權進入。

男人生前和母親撿到的狗，一直養在我們家，除了男人偶爾夜釣時領走，很少機會相見。在家裡，有個詞指涉那個男人，每當聽見那個代稱，牠便極聽話地自動坐下，雀躍擺尾，以為男人就要來接牠兜風。男人生前，這指令是拿來捉弄狗的；男人死後，這個

詞的意義是永遠缺席，沒有誰會等一個空位；狗已老，也不能再等誰。哥哥偶爾會故意說出男人的代稱，狗好像已經明白這指令已經沒有實現的可能，除了注視，不再有更大的反應。狗失去的，我不能替牠失去，我也不會說自己失去這個男人，但我察覺缺席就在這些言說之中，就在牠每一次注視又低下頭的鼻息之中。母親和狗適應這個男人缺席的過程很像：不提及，並接受另外一個男人，而我始終認生，不知道如何接納新事物進入自己熟悉的地方。

假如母親提起那個男人，總會問記不記得他曾在放學後載我去吃牛肉麵？只有這件事，我沒有任何確切的記憶。那可能是一家普通小麵攤，但那個男人到底坐在我的對面還是我的左或右手邊，我不能確切指出來，甚至我的座位是面向店門口還是店內，每次都不一樣，但我清楚記得自己拒絕過男人請客的邀約，我是不可能和他單獨坐在同桌吃飯的。我總覺得是男人對母親說了謊。因為我對男人最清楚的記憶只有一個。親戚在車庫舉辦了小型家宴，母親帶著男人和我出席，這也是我印象裡唯一一次，母親在公眾場合讓人看見他。因為那男人見我嘴角有碎屑，直接用手抹了我的臉。我還記得母親看見男人這舉動笑了，她覺得溫馨，有一家人的感覺。我尷尬，但微笑道謝。事後努力為當時的感覺命名，原來那就是噁心。記得桌上擺著合菜，受這男人影響，我對合菜的直覺反射都是：一切都是冰的，一如冷凍庫裡沒人要吃的魚。我會記住這些事，無意表示感恩，只是為了不要重蹈覆轍。他的死沒有為我帶來些許安慰，這厭惡永遠地黏著在回憶裡。

正正因為他死了，而臉孔也年久失修，他的位置可以被替換成任何人，小吃攤也可以像換背景一樣替換成另一個和母親有關的死

者，父親。

父親死時，大二暑假就要結束，我還住在一間多蚊蟲的潮濕地下室，哥哥打給我說，他收到父親死去的通知。我知道血親間不必訃聞，總感覺少了一紙實體的死亡證明，直到看見遺書才發覺——啊，是的，這才是給親屬的訃聞（連真正的死亡解剖書都沒有這種實感）。父親的遺願是把骨灰灑在溪裡，於想像裡浪漫，實際上荒唐，沒有人要冒著被舉發到環保局的風險照辦。喪禮畢，百日畢，我仍躺在那間地下室的床上，回想那小小靈堂擺著的父親遺照，說實話，我不知道那是誰，我沒有見過眼睛那樣發亮、頭髮烏黑的父親，父親似乎是明白過去不可儘信，不曾對我講過以前的經歷，關於他年輕時如何、遇見母親時如何……他人生前半段種種於我陌生，後半段亦陌生，我只參與其中十年，此後杳無聯絡。我記得他會不分對錯地偏袒我，離婚搬家前卻說他不需要我。我明白這大概不是愛，類似放縱，我從中得到的好處不過是能多吃一個杯子蛋糕，無視哥哥背了黑鍋。偏袒並不是什麼養育（甚至不是溺愛，溺愛至少還有不合理的鼓勵），是一種很簡單就能辦到的無視，經典故事「鄭伯克段於鄆」便是這樣的，鄭伯是刻意地養壞了共叔段，而父親或許在無意間便做到。這個由父親主動拉出來的距離，讓關於他的一切都極其模糊，成為一個難以敘述的存在，除了親族間的記憶和身份證件的欄位，再無此人。於是我不曾真正認識父親，回憶生前的父親成為一件有點虛無的事。

父親離婚後便獨居，亦不與人親近，沉默寡言。死前不知為何，在外縣市賃租了半年，回來後不久便自死。他在那個租賃的小套房裡沒有留下任何物品，回程也丟棄所有隨身行李，沒有人明白

為何他要這麼做。等到我自己也經歷過非常靠近死的生活才能稍微想像。大三搬進一間有雙陽台的小套房，室內採光充足，過午仍躺在床上是因為無法下床盥洗，翹了兩個禮拜的課，參加期末考也無太大意義。我想自己是不太對勁，但無力抵擋毀滅自己的意念，無力地躺在床上，當時房間的光，就是小時候從父母臥房旁邊大落地窗照射進來的，我進到主臥室，窗簾透光，我想看看還會在陽台養花草的媽媽，那株我調皮打落肥厚葉瓣的多肉石蓮不知道在不在。推開大落地窗，父親半空中的腳懸在那。那段分辨不清時空的日子，我不由自主地往返那不可能親眼見到的場景。那時見到父親的自己，總是以幼稚園的身高的視角去看，什麼都很巨大，那雙腳也變得很巨大，然後一切突然亮地讓人失去視覺，再無限地重新開始，於是父親不停地死。

蝸居在房裡兩個禮拜不停重複的，並不是試圖重現父親的真實死亡經驗，不是成為鑑識人員重現還原事發現場，應當算是一種被稱為「父親」的死法，一種純然想像的死法——我是在體驗自己如何死於「父親」。這體驗和父親本身無關，和親情的渴望無關，和習俗崇尚的追思懷親無關。過亮的陽台、懸空的腳掌……全是從無數回憶中擷取再重新組裝後的自創，一切取之於我自身，一如那雙腳掌並不屬於父親。這甚至比後來自殺未遂，還貼近死亡。

休學回家療養，家裡離海很近，但從海回家很遠。我想過把帶狗到海邊，而我就不回去了，但狗並不往前。那段時間一直以為自己大概就是走向和父親一樣的結尾，我想像自己把父親的骨灰灑到海裡了，然後泡進去海裡，拖鞋被沖走，那天浪大了一點，蓋過頭，但爬回岸上，呼吸不那麼嗆咳之後，我蹲坐在岸邊思考：自殺

的人都在想什麼？但這不就是我現在要問的問題嗎？難道我不是要自殺的人嗎？那還要再試著到海裡一次嗎？

當時太笨，大腦一片空白，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發呆過久，我意識到遠處有個青年往我這裡看，似乎是個釣客，我不能繼續待下去。離開時，他背對海盯住我的視線看得我很是不爽，對著他昂然伸起中指，讓他看見我活著離開海。回到家的時候，空無一人，洗了澡、煮了水餃吃。原來想死的日子和平常的日子，其實並沒有什麼區別。我的自殺失敗，僅僅是一種被不小心發現而僥倖的推遲。自殺的人到底都在想什麼？我當時無法回答的問題，現在依然沒有辦法回答，也許這個問題對於當時的本人來說太抽離了，也許該問：「想死的時候，感受到了什麼？」這似乎有回答的可能，需要花時間去分析，於是愈去想，便延遲主動的死亡一些。最靠近死亡的，也許是那一瞬間發生的，但根本什麼也記不住，即便寫實地描述咳水、抽鼻子這樣的生理反應，也已是脫離死亡後的事了。於是當我問自己能不能描述那天在海邊發生的事情，我寫出來的，始終是另一片海的事情，是站在自身背影之後的思索。

父親的遺書，沒有讓誰更能理解他，他的苦悶始終完好地關在骨灰罈裡，化成粉也不會比較容易消化；他丟棄行李的時候，把一切可能性也丟棄了。我只是為了有別於父親，而去思考讓人理解自己如何可能。如果自己死得像是父親或那男人如此無從記憶，我隱隱感到一種恥辱；某方面來說，我學習書寫是一漫長的準備，為了寫出一封足以使我超越父親的遺書。

【評審評語】

評〈關於一片海的重新敘述〉

◎ 石曉楓



本文看似寫家庭變故、創傷和隱痛，其實說到底全是與自我的商榷和對話。母親的男人因意外猝逝、離婚後的父親莫名自死，我隨之罹患憂鬱症而休學返家療養。一切關於生活的暗示，都深沉展現在那場夢境的拼貼中：兒時亮堂的陽台、母親澆花的身影與想像中父親自死時懸空的腳掌，它們自行組裝、替換並解說了生活中所有的願望與創痛，夢境永遠比現實更真實。

在這樣反覆的日常折磨裡，究竟該如何努力存活？於是所謂「關於一片海的重新敘述」，其實乃關於生活／存在／死亡／自死等命題的重新敘述。全文展現出一種對於生命終極意義的探究與執拗，它不是虛無、放棄或懶怠，而是一篇對於生活、對於存在非常認真的追問與「漫長的準備」，它讓書寫與思考具有了積極而動人的力量。

【得獎者】

鄭雨光



一九九六年生。不相信星座解釋的個性，但運勢還是會看一下。

得獎感言

一直病態地覺得自己很爛，充滿焦慮，但現在至少能確定作品並不是自己所想得那樣一無是處，還是要繼續寫作，繼續吸狗才不會害怕。感謝所有評審、言叔夏老師、潘怡帆老師，以及忍受我過多問題騷擾的友人們和愛犬哈奇。



散文 | 副獎 |

做料仔

張燕輝

沿著北橫公路，他走進了一條陡峭的森林步道。

這條森林步道在他童年時是用來拖曳原木的木馬路，終日嘖嘖喳喳著被巨大木料重壓而與枕木發出劇烈摩擦的懾人心魄木馬聲。那些頭爆青筋，在崎嶇木馬路上掙扎求生，佝僂地拖著沉重木馬的搏命身影，就像是暗夜中的一隻蛾，奔波的尋著光明的所在，成為他記憶裡不可磨滅的一幕。

他生長在日治時代晚期，十歲時因為歉收繳不出佃租而走投無路的父親，在族人引薦下，到三層日本人經營的煤礦場，卻不幸在礦坑崩塌的災變裡身亡。母親以遺族身分好不容易才在礦場謀得了一份倒廢礦石的工作，撫養五個孩子，含辛茹苦的栽培他讀高等科，冀望將來能走出佃農的枷鎖。

煤礦是殖民時期發展工業的能源，而由碎煤屑加工的煤球更是百姓廚房裡的重要燃料，充滿商機，宛如磁鐵一般的吸引著滿懷嚮往的窮人。因為家變的緣故，他異常的早熟，常在放學帶著弟妹到廢礦石場撿拾碎煤屑，用竹籃挽著到大溪街上兜售。

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無以為生，高等科畢業後毅然跟著族人到北橫林場，做鑽山人討生活，留下大弟照料幼小的弟妹。

由於戰爭的需要，殖民政府招募大批工人在北橫沿線開採林

木。世居大溪三層，世代以佃農為業族人，因為地利之便而成為林場的先遣工人，彷彿是一把鋒利的武士刀，滄桑翠峰，湮清了巨木神殿的輓歌。

大溪毗鄰蘊藏林業的復興區，更盛產煤礦。從他懂事以來，族人就冒險在林場及礦坑謀生，艱困的在溫飽和意外傷亡的夾縫中殺出一條血路。

「入山一千，出山五百」，伐木和採礦同樣危險。因而小時候常聽族人唏噓的感嘆：「礦工是未死先埋，伐木工是死而未埋！」但在那個人多事少的貧窮年代，族人為了討生活，還是如飛蛾撲火般，前仆後繼地撲向血路。

當時庄頭津津樂道著一位貧無立錐之地族人，與妻子捨命在插天山拉木馬，風光的在大溪買了幾分水田，給予他莫大的激勵。

是因為父親橫死的緣故吧，他沒有在礦坑討食，而是遠赴同樣危機四伏的林場。

他清楚的記得十六歲那年立春後，用擔竿挑著番薯、蘿蔔乾與簡單的衣物，隨族人夫婦從三民入山，經過角板山檢查所，走了六個多小時山路，到小烏來上游的插天山林場做燒水煮飯雜工，為乾涸了的家計滋潤綠意。

林場匯聚了來自三層、五寮與三坑客庄一貧如洗的佃農。他們勇闖山林，拚搏著生命，像螞蟻一樣幽邈的伸出觸角，在這一片賴以維生的林場翻轉命運。整座林場就像個大家庭，抵達工寮的第一晚，就因為工人歡聚在火堆下棋、泡茶，拉南胡唱山歌的和樂融融，而稍稍化解了離鄉背井的落寞。

工寮位在距離霞雲坪部落一個多小時步程的宇內溪河階台地，

以復興茂密的桂竹搭建。由於林場長年雨霧，天寒地凍的溼氣會從竹編的牆壁縫隙長驅直入，因而工寮中央挖掘了一條土溝，無分寒暑，終夜燃燒木柴來熾熱兩側的竹床，溫暖工人，火堆用大手推開寒凍的天空，推開了一扇酣眠的山夜。

林場天黑的早，每當薄暮幽微的從高聳入雲的插天山掩翳而下，他就開始在工寮生火。工人下班時從林地扛回來的富含油脂針葉木，迅速的吐出紅紅火舌，在嘩嘩剝剝的柴裂聲中，他彷彿可以看見沁香的濃煙竄出了桂竹屋頂，竄向寒氣紛飛的夜空。

他心有餘悸地想起母親為他準備的克難麻布袋棉被與幾件父親在礦場遺留下來的舊衣服，根本抵擋不住針一般噬人的嚴寒。幸好工寮的熊熊烈焰與族人夫婦的噓寒問暖，及時融化了凍手凍腳的哆嗦，讓他很快的適應鑽山人，融入做料仔的世界。

晨興夙寐的做料仔生活，他每天總是在行過林梢的紅頭山雀叫醒了插天山的山嵐之際，即已在幽晦的暝色中，升火煮好早飯，並在工人午餐的便當盒放一顆保鮮飯菜的酸梅。那些飄散著濃郁木頭香氣的紅檜扁柏肖楠薪柴，即便石頭泥土糊起來的土灶，也能燒出香噴噴飯菜，飽足了工人飢火燒腸的味蕾。

無奈戰爭後期物資匱乏，實施配給，三餐都是蔬菜、番薯飯、味噌湯，身體清淡得縱使榨油機也壓榨不出幾滴清油，因此工人常拿著八卦網到宇內溪抓苦花魚。不到一盞茶的時間便捕獲一大簍，在工寮簷下以乾燥的針葉聚攏成火種，架上香杉柴堆，暗夜裡劃開的火柴似天邊明亮的流星滑落，伴隨著濃煙衝向夜空。苦花薄薄的撒上粗鹽，用山芋葉裹住丟進火堆燒烤，爆裂的香杉順著縷縷輕煙從熊熊紅焰裡向外飄散，瀰漫了整座工寮，烘托出插天山連天的蒼茫。

鹽焗過的苦花酥油四溢，飯香了乾癟的胃腸，他每次都舔嘴砸舌的連吃了好幾尾才站起來。

無分晴雨，每日早飯後，他都要巡視桂竹水管，然後趕著午後燒大浴桶熱水。

林場用打通竹節的桂竹，將宇內溪上游的山泉水引進工寮。有一次，山洪暴發沖斷了竹管，害他拼命的挑了一個禮拜水；工人洗澡的大浴桶更像個無底洞，惡狠狠的炙灼著他疲於奔命的筋骨！尤其是遇到冬天下雪，竹管還會結冰，搶修時，特別感覺那冰凍的桂竹有一種徹骨的冷。

為了將來能投入較高收入的木馬工翻身，他就像是一塊拼命吸水的海綿，燒水煮飯的空檔就學習編織草鞋、刨修赤柯木製作的磨損木馬，孜孜矻矻的吸收著林場養分。

木馬路開鑿在插天山的崇山峻嶺，從山峰到溪谷落差數百公尺，山高路陡，為了防滑，工人都穿著草鞋，搏命高山雨霧潮濕的驚險木馬路。

必須不斷用點油筆沾油壺點枕木，來減少摩擦力的拉木馬工作危險度爆表，再加上沒有撫恤金保障，因此多半是生死相依的夫妻搭檔，靠著丈夫及妻子弱小的身子拉推裝載數千斤巨木的木馬下山。遇到下切溪谷的驚險陡坡，木馬在寬不及一公尺的枕木上，高速俯衝，萬一剎車失靈時，每每像雲霄飛車，橫衝直撞，數千斤重的巨木從後面猛烈撞擊背部，非死即重傷。

尤其是在通過大轉彎時，一邊是垂直峭壁，一邊是深不見底的懸崖，控制不住離心力，還會連人帶馬，滾落萬丈深淵……

因此，林場流傳著，「唐山老虎，臺灣木馬」；儘管工資高，

若非亟欲翻身窮人，不會輕易碰觸。

由於意外頻傳，工人非常崇敬山神、樹神，每天上工時都會虔誠的捻香膜拜。

林場還流傳著煮出紅飯時會發生意外的靈異事件。這是先前意外死亡的冤魂回來抓交替的預兆，示警工人一定要燒冥紙，提高警覺。

雖然經過了七十多年，至今他還烙印著上霞雲坪翌年，有一天掀開飯鍋時出現了紅飯，工人都驟然變色。果不其然，午後燒大浴桶熱水時，就驚聞早餐時還有說有笑的族人夫婦，扛著木馬，抄小路回山上的原木堆，雙雙被一棵偏離倒向，從山上滾落下來的紅檜巨木壓成重傷。

他看到族人夫婦被工人抬著，在鮮血染紅的擔架上做著生命最後的呼吸，還沒進工寮就斷氣了。那噴濺過擔架滴落在地上的殷紅鮮血，一朵一朵的開著花的悚然畫面，就像是林場濡濕的朵朵輓歌，糾結的成為他生命裡一幅死去的寂靜的圖畫，淚落了一臉。

族人夫婦橫死後，他像失去一整個世界一樣，大病一場。

痊癒後林場為防意外再次發生，從阿里山聘請了一位日本伐木技師。他被派在身邊學習，協助維修伐木工具與遞送毛巾茶水，才慢慢的從死亡的哀傷中超拔出來。

這位帶著濃重九州腔調的技師來自鹿兒島，年輕時在荒川林區學得了精湛伐木技術，來臺任職阿里山林場，之後被聘來插天山指導伐木。儘管身材矮小，但卻精悍著日本職人的一絲不苟—每天伐木下工，吃過晚餐、用檜木打造的大浴桶泡澡後，一定會在工寮維修所有的伐木工具。

氤氳著檜木香氣的技師眯起眼睛，凝神定氣的一一檢視牛尾鋸、螺旋鑽、大板鋸、砍樹釜與五齒鉤鋸，如同一隻採蜜過冬的蜜蜂，為著恢復工具的光彩而嗡嗡響動。

插天山原始森林多是胸徑一兩公尺以上的紅檜、扁柏、鐵杉巨木，磨損鋸齒甚鉅。如何讓所有的鋸齒井然有序的光澤出一致的大小、角度，考驗著維修功力。

這時候技師會小心翼翼地打開裝著各類型鋸鏈、棕毛刷及鐵鏈、鋸齒夾的工具箱，手持鋸鏈，彷彿蓮座山觀音寺裡安如泰山的觀音菩薩，耐住性子的銼出銳利的三角齒尖，讓鋸齒閃動耀眼的鋒芒。

雖然年紀小，但由於認真勤快，博得了歡心，技師還分享了家鄉寄來的北海道鹹鱈魚；甚至不藏私的指導了他高深的打鋸路功夫。

日本技師嚴厲的在他手持鐵鏈的胳膊夾一張紙，訓練他如何聚精會神的領悟鏈打的力道、位置、姿勢，以及毫髮不差的用鋸齒夾來修正鋸路的竅門。

那全神貫注鏈打出來的鋸齒，就像是羅列在鋸路兩側紀律嚴明的士兵，帶著一種晨曦一樣的顏色。

他每回一想起技師耳提面命，千萬不可鏈打在焯火後變得堅硬卻容易斷裂的鋸齒尖端，以免斷裂的鋸齒影響割耙木屑。儘管事隔七十多年，當年那諄諄的教誨，還會從齒頰湧起一片醇香。

蹲了兩年多的雜工苦窯，他沒有拉木馬，卻因為認真勤快而晉身為日本技師的伐木助手。

「伐木最佳的倒向是正對著斜坡左右兩側向上45度角，萬萬不

可朝向陡坡的正上方及正下方。」日本技師炯亮著矍鑠眼神聚焦林場，就像是一隻訓練有素的獵犬，「因為一不小心，轟然倒下的擎天巨木向下俯衝，殃及工人，後果不堪設想！」

每一次當他跟在後頭，如一隻氣喘吁吁的蝸牛，扛著伐木工具爬上林場陡坡，日本技師已經犀利的依據風向、地形與巨木的間距、樹冠，精準的判定好砍伐的順序及倒向，拿著開山刀清除藤蔓雜樹，準備搭設伐木的踏腳木架。

那一陣子由於戰事吃緊，需材甚殷，晚上他還會就著火堆，與伐木工人加班做料仔，鋸檜木板。巨大的檜木按照厚度彈上墨線後，緊貼著工寮空地的生立木豎立起來，他們像切吐司一樣開剖檜木，各持穿洞鋸一端，悠悠的一片片鋸開木板。

在暝暗的夜空中，鋸子帶出來的木屑，像一片迷茫的白色雪花，凌空旋動的落在四周，悠悠的帶走插天山歲月。

日本戰敗，林場關閉，技師被遣返日本，他也跟著返回闊別了四年的三層家鄉。

戰後社會動盪度不安，百業蕭條，生活實在過不下去。後來留在三層的大弟與族人找到一處貧瘠的煤層，合夥挖了一口私礦，他也跟著鑽進沒有枕木支撐的窄小坑道，像一隻地鼠，腰上繫著竹簍，暗無天日的托運煤炭到黑市販售。

後來政府查緝私礦，他與大弟應徵到政府接收的日人煤礦場，負責架設坑道枕木。

但萬萬沒有想到，有一天重感冒在家，頭昏腦脹的煮稀飯時，卻再次煮出了紅飯，他不祥的想起族人夫婦，著急的通知礦場，不料卻晚了一步，大弟與第一班進坑的礦工已被突然坍塌的土石掩

埋，留下他的悲切與顫痛。

處理完災變，他黯然的離開礦坑，重返林場。

這時候進入了伐木的興盛期，引進鏈鋸、集材機、運材索道，北橫林場也從插天山挺進到拉拉山，從角板山到大溪，隨處可見順著大漢溪放流的林場木料。但動力伐木嚴重的斬傷森林，造成北橫沿線童山濯濯，終於在葛樂禮颱風引爆了一場危及石門水庫的土石流洪災，政府頒布了水庫集水區的禁伐令，大漢溪上游林場被迫關閉。

居無定所的那幾年，他就像是插天山漂泊的山嵐，不斷的被生活追趕著在林場礦坑流浪，最後落腳在大溪的木材廠－如同當年頭爆青筋的族人夫婦一樣，為了衝出佃農枷鎖，奔波的在崎嶇的製材界求生。

後來憑藉著扎實的林場經驗，他獨創了木柴乾燥不會龜裂的製材技術而嶄露頭角，更在經濟發展，木材欣欣向榮的際會裡，擁有自己的木材廠。

一直到耄耋之年，總算在製材界擁有不朽的聲名，這時候他想起了在插天山時諄諄教誨的日本伐木技師，惦念著那一段閃亮卻短暫的師徒情誼。

他沿著北橫公路，轉進了一條穿越霞雲坪部落通往插天山的林道，好不容易找到過去住過的河階台地。陡峭的木馬道已經變成森林步道了，工寮也被茂密的人造柳杉林覆蓋了，只剩下一些清冷的陰影隨陽光移動著。

一個在森林步道採藥白了鬍子的部落老人告訴他：「工寮？那是幾十年前的事了，政府禁伐後，工人走了，工寮就倒塌了。至於

插天山林場嗎？早就被人造林高大的樹海包圍找不到路了。」

他仍不死心，來到人跡罕至的森林步道盡頭，撥開幾叢茂密的觀音座蓮蕨，走進了密不見天的柳杉林，果然找不到工寮了，林下的宇內溪正無助的瘖啞在淒清的森林下。

當年日本技師那諄諄的猶帶嚴厲的身影，就這樣成為最後的記憶了。

他在宇內溪獨自坐了一個下午，看滄桑的山嵐，一朵朵的飄泊在插天山上，想著那葬在山裡的一段機緣。直到斜陽被峰背隱去，看不見河階台地，才起身下山。

這時族人夫婦拉過的木馬聲嘖嘖喳喳從幽深的森林步道盡頭湧動出來。

【評審評語】

評〈做料仔〉

◎ 蔡詩萍



這是一篇文體悠遊於散文化小說，與小說化散文，之間的好作品。

一位耄耋之年的，在製材業有一片天的老人，蹣跚獨行於插天山舊林場，於是，從日治到現今，從原住民到日本人、漢人，從伐木到禁伐，從敘述者年輕到老年的，一段關於山林與人際的故事，於焉在崇山峻嶺間流蕩。

讀這篇散文，很難不被作者領著我們，彷彿在美麗之島的上空，俯瞰這座島嶼來來去去的浪潮，砍伐再種植的森林不斷的擁有再生的能量，以及，人與人之間超越種族的某種感情，也不斷的在這土地與山林間，繼續繁衍。

作者的文字功力相當成熟。

敘述的流暢度也很驚人。

是這次徵文裡，少見的，以題材取勝，而又能不囿於題材範圍，對人的感情做深刻描述的好文章。

【得獎者】

張燕輝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畢業，獲桃園縣文藝創作獎、苗栗縣夢花文學獎、苗栗縣張漢文論文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桃園縣兒童文學獎、桐花文學獎及金門浯島文學獎。著有香茅。

得獎感言

鍾肇政先生一直是最敬重的臺灣大河小說作家。

從17歲第一次閱讀《臺灣人三部曲》起，就深深被《沉淪》《滄溟行》《插天山之歌》裡，波瀾壯闊、氣勢磅礴、感人心脾、可歌可泣，在歷史轉折的滄桑裡，不向異族統治屈身的臺灣人硬頸精神所震懾與擊節讚賞。

散文 | 副獎 |

走河

陳泓名

河上的雲朵，好像讓那人踩在雲上。

燠熱的那日，我們等著志智哥抽完那根菸。

與方才在車上的感覺，完全不一樣。志智哥是我們之中最為資深的，他卻駕駛座開車，志智哥沒什麼架子，只是本人看起來有些冷酷。我與他的科室差了一層樓，不過倒也沒對這種跨科室的查驗大驚小怪，我們從六五快速道路上去，在車裡，他談起莫拉克那時候，新北市所有開口合約廠商，駛著清淤車、卡車，在高速公路上，連著夜趕下去臺南高雄屏東。儘管只是聽他描述，但是，一聽到「所有」這種語彙，我內心也不由得激動了起來。

到了新莊，車子停在中港大排邊，我看見巨大而炎熱的天空，一切又回到這種最平常、卡頓，且充滿陽光照耀的時光。

中港大排的盡頭進入大窠溪，大窠溪再流入大漢溪，周圍有兩個抽水站，分別叫做中港抽水站一站，以及二站。巨大的閘門，隔著中港大排與大窠溪，如果往上游看去，便可以看到兩邊河道林立的鐵皮廠房，這裡是新莊的邊陲，五股與泰山的中界，我們站在中港大排的盡頭，四周都是淤泥，廠商提著水桶來，裡面滿是瓶裝冰水。大太陽底下，其實看的出來，志智哥他有點不耐熱，一直流汗



著，但他的口氣相當的平穩，像是一切都在規劃上，慢慢推進著圖面上每個缺漏。

有時候聽似聊著天，有時候又嚴肅了起來。

「是、是，長官是。」

福仔聽著，我是記得旁邊的主任這樣叫他：福仔，你畫的圖，過來聽啦。

福仔聽著志智哥的建議，大部分時間都是為自己的圖辯駁，例如，要從中港大排的抽水井接出去大窠溪，得要裝一個壓力管，並且從閘門接出。那你這邊要畫出來，委員才知道嘛，志智哥這樣講。辯駁是正常的，但是那時候我深刻感覺到，語言正在融化，那個說著是是是福仔，其實也希望趕快結束。

我打開冰水，志智哥則是敲開菸盒，點火。

「啊。」阿福點火，遞菸，我困窘地說，「我不抽。」

或許我該學會抽的。

太陽底下，菸的顏色很淡，說奇妙，也不覺得臭。也許是中港大排真的太臭了，所以菸不臭。這是最下游，臨著中港西路的工業區，他們是這樣聊的，兩邊的廢水都直接排入，問題不只是在水，下面的泥已經積很深了，因此導致這裡很臭。因為轄區不在五股與新莊，對中港大排的認識不深，但一直聽說，這裡堪比韓國仁川溪。

有嗎？我想。

遠方的溝底，有個人一直走著。

從左邊，閘門的結構邊邊，走到一百多公尺遠的淤沙處。

來來回回，隨著志智哥的會勘地圖之譜，越走越遠時，我們也看著那個粗工，就這樣來回了數十趟。他們的分工是這樣的，一位穿著青蛙裝，那種從腳底連到胸口的雨衣鞋，裡面通常什麼都沒穿，為了抵抗中午的炎熱，黝黑而乾瘦的男粗工，半身泡在水裡，偶爾抬起腳，踩著腳下的沙包。另一位在子溝上方，使排水束於河中的構造上走著的男子，不停運送百來公尺遠的沙袋，裝砂包的人則是像是堆城堡，把桶子的沙子裝入麻袋，並且等待。他們工作並非是同時進行，也不像那種工地裡面勤奮趕工的畫面，吆喝著彼此或是跑步，在這裡都看不到。那個穿著青蛙裝的黝黑男子，緩慢地接住一袋一袋淤泥袋，而站在子溝上的男子，疲累地看著他，卻一句催促的話也沒聽到。

他們三個人，都在等待彼此。

我看，他們並沒有交談。

他們認識嗎？

那段一直被議員提起的，接近仁川溪的所在，其實就是被設計出來的水道。旁邊道路兩側的巨大兩公尺箱涵排掉髒污，接著中間引入淨水，取自某個水路吧，我忘了，周圍做彩虹、做排石道，副座說過，那是可以談戀愛的好地方，晚上時，很多情侶們會停留。那就是某種願景工程。

「所以說，為什麼要做這個抽水井呢？」我問。

「要把子溝的淤泥全都抽掉。」監造說。

監造也是一個看似很年輕的人，不過後來據我所知，他其實已

經跟局內合作很多年了，幾乎局裡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參與，甚至記住每一個人的名字、有沒有家庭、有沒有女朋友等等。所以，他也很有積極地告訴我每一件事情。

很奇妙的關係，由於我們算是甲方，通常是提出需求的那一方，但往往出來會勘時，我總是像是學生，把問題或是設計方法，通通都做課後輔導一樣，一股腦問著他。

他說，中港大排的下游，其實比大窠溪的水位還要低。

「真的嗎？」我吃驚地問。

「真的。」「是真的。」連旁邊的福仔也都這樣說。

中港大排的盡頭閘門，已經數十年沒有打開過了。調節水位的方式都是藉由旁邊兩個抽水站，一個是最大的，名為「中港抽水站」，第二個叫做「中港東抽水站」。而現在，控管著閘門運作的中港抽水站主體，已經沒有打開閘門。如果擅自打開，那麼大窠溪的水流入後，五股跟新莊會變成一片海。

我接著問。

「那所以，這一整片工程做的內容是什麼呢？」

「你是指子溝這邊嗎？」子溝的功用監造解釋，因為上游會夾帶大量的土，以及四周的有味道的水，因此曬乾之後會變得很臭，水也留不動。為了讓水與土分開流動，因此做了一個子溝，可以方便排水，又能美化左右側河岸。當然，這離美化仍然很遠，監造說。

我看他臉上的汗珠已經快要滴落了。

志智哥仍然一條一條問著圖上的線。現在問題跑到我們身旁的

撈污機，撈汙機大概有兩三米高，有個鐵條閘門，可以讓把淤泥一塊塊蒐集在一起，並且清除。不過中港大排這台撈汙機旁邊，就是一大片無盡的淤泥。如果說中間有水的子溝大約一到兩米，那麼，中港大排的下游端，好歹也有十公尺以上。

「啊昨天有進場清淤嗎？」監造問著福仔。

「沒有，昨天我們想說做個隔板，就開始挖土，結果挖到一半隔板就倒了，現在改成沙包，等等把石板鋪下去，讓怪手挖。」福仔一邊說著，一邊捏扁手上的寶特瓶，他可以把寶特瓶捏成一塊扁扁地，像是垃圾塊的形狀。

志智哥也可以，他捏完手上的寶特瓶後，咚一聲，丟入水桶內。

我想起來自己有一次，在箱涵裡面走著走著，原本水深及膝，不高，結果越往上游走，水深越深，腳底的淤泥原本在腳踝，慢慢地變成在膝蓋左右，每往前一步，就要抵抗淤泥的黏著力，以及細碎的混凝土石塊。

我記得那日在地下水箱涵待了快兩小時，最後的水深到了胸口。

那次會勘的起因是，捷運要交還下水道箱涵，因為捷運就是一條巨獸，從天空到馬路，最後到地底下通通都是他們維護，做五年十年後，才會回到各個單位手上。我最後一個鑽下，但發現水位比平時還要高，通常都到大腿，而那天水位及胸。

拉著青蛙裝，眾人們緩慢向前走。

突然，我聽見了聲音。

淤泥冒著泡泡，黑色的水面上漂著白色、結塊的浮沫，而水裡也不停地向上漫出空氣。我的父親曾經形容過，「活生生的」潮間帶的聲音，我在澎湖的菓葉岩灘聽過一次，那是魚、螃蟹以及珊瑚潮來潮往時，漫出地聲音，我還記得，那是個看日出的上午。而那刻在地下水道中，我突然感覺到，所有都市文明不要的、被拋棄的慾望，也有他們的聲音存在。

我向下看。

水中冒著泡泡。

這裡是下游，終點。

不，應該不能說終點，大窠溪跟著往下，一路到大漢溪疏洪道，流往淡水河出海。這都是串連的，大家相信水會流，不過是要很努力、很努力，水才能流。踩著淤泥走路時，很容易陷著，腳就拔不出來了，那是一種比流砂還難纏的狀態，如果有沼澤，那應該就是這種感覺。

不知道這有多深，我想。

下游的盡頭，我們不停地等待著。

志智哥笑著，不好意思地說：「再讓我抽一根。」

大家都說好。

我也喝著冰水，不過水早就已經不冰了，旁邊的監造擦著汗，等志智哥抽菸時終於喘口氣，不用說話，但他還是想說話，我猜，他是個喜愛解釋什麼的人，怎樣才適合當監造，業主跟廠商都得雙頭燒。於是我問，為什麼怪手要停在那邊呢？

他說，這邊喔，渠底淤泥大概三四米吧。

怪手會掉下去的。

接著，誰也沒再說話了。

靜靜地，天空的雲朵飄過，十幾米寬的河面上，水都被限制在子溝，淤泥沉降在子溝兩側，曬著很臭，但得曬乾上方的水，才能讓石片鋪上，水上未乾之前，一切都太熱，而推著推車運送沙袋的工人，緩慢而似乎被時間遺忘地，走結構上。

我拍下他們走路的樣子，安靜，像是時間永遠都在他們身邊，永遠都在填裝淤泥以及砂袋。那個黝黑的男人中場休息，爬到閘門的四孔箱涵排水道休息，喝水。啊，不論髒不髒了，那就是我們從未看過的事物以及畫面，沒有人知道，也不會有人同情。

如果我踩進那三四米的淤泥裡面，大概一輩子也沒有人發現。重的雜質只會越來越往下沉，或者是等待有日，慾望全都消失的那一天，他們終於能夠清完下游所有的淤泥，那麼，底部是什麼，就會有人知道。

那日，我隨著捷運的承商、板橋區公所的育哥還有大概職等不知道高我們幾個的設計師，來到了一米八管涵的盡頭，我們約莫走了一公里吧，但就像是花費了半日那麼久，最後，到了一個人孔盡頭，承商說：「就這顆人孔了，我請他們開這顆好了，這樣就不用走回去了。」

結果，在無盡的等待之中，我們開始找別的事情做。育哥總是抱著一副好奇的神情，到處看著，因為他也待了兩年多，負責板橋下水道清淤的開口合約，嘴邊總是掛著，對，這裡有一條，之前吵

很久的案子，我想，我應該也會變成那樣。他對著一個大約五十公分的管，看著我說：「嘿，這裡就是光武街那條，農田水利會一直不肯改的。」

他引著我向內看，裡面透著光芒，漆黑的管中，我聽見，承商一直打著下包的手機，對著電話說，有聽到嗎？有聽到嗎？但是無論怎麼樣也打不通，而段設計師則是無聊跟著後面的工人，拿起捲尺，量看看到底真的是不是一米八。

等待，我看著人孔透下的光。

志智哥終於問完了所有問題，終於說出：「好吧，今天先這樣。」

與別科室出門，一開始總是交談，接著工作談事情，最後開車回府內的那段路裡面，總是十分安靜，或許是被太陽曬累了，而我也感覺有些頭暈，事實上，我通常也會連瓶裝水都會拒絕的，但那日真的太過炎熱。

那那些在子溝上的人呢？

或者等土再曬乾一點吧。

我胡思亂想著。只要好好做，那麼總有一天能夠被人看見，一個相當破爛而無趣的結論，撞進我的腦中，我不知道到底誰說了這一句，福仔流汗的臉，一直留在腦海之中，那是種非常昏熱的神情，某次，在湍仔溝會勘時，看見個癱坐的工人，問了承商，他才說，稍早挖土機開過仔溝的淤泥，一下子一股很濃的氨氣，薰的他全身無力。志智哥打著方向盤，監造又開口，「是這裡嗎？」「這

裡我習慣走，對，前面左轉，接回六五。」，最後一次回頭，那個運送淤泥的男人，踩著雲朵前進，天空很高，他應該是看著那扇數十米的閘門，遠離並且再次靠近，不過我們距離他實在太遠了。

河上的光像是一種活在那邊很久、很久的生物。

不停地前進卻緩慢累積。

【評審評語】

評〈走河〉

◎ 方梓



這是一篇透過觀察、反思，充滿人生哲思的散文作者。書寫與會勘者志智哥在中港大排盡頭監工與清除污泥的現場，這群人都算是「走河」的人，而真正走河的人應是那個踩在如雲團的污泥上的工人；作者以「觀察」者的角度，檢視、審度走河場景、人物，作者以魚、螃蟹在珊瑚潮來時都會漫出聲音。所以作者感覺到「所有都市文明不要的慾望，也有他們的聲音存在。」而走河的人比走在流砂還難，隨時可能沒在污泥進退兩難，甚至沒頂。這樣的人都可能是大多數人的人生，他們可能如會勘者說的：「好好做，總有一天能被人看見」？

作者以觀察走河的現況、人物，經由反思、投射人生路程，人生如走河，如果是一直不被看見，便和一般生物沒兩樣，只有不斷的在河上前進與後退而已。

【得獎者】

陳泓名



國藝會長篇小說《南方安靜》、公共工程離岸風機《離土》、小說集《湖骨》/想像朋友寫作會，目前在臺北中永和籌組讀書會，歡迎敲敲！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給予這篇散文機會。有關於2019年末，我開始真正進入到社會體系，那日下班時的巨大罐頭感，我才明白，沒有社會化的文學，還差地遠。我希望這會是一個縱身入泥、好笑而誠懇的故事，也謝謝所有幫我看稿的人。

散文 決審會議

會議時間：109年9月18日14:00-15:30

會議地點：臺灣創價學會桃園文化會館

決審委員：蔡詩萍、石曉楓、方梓

會議主席：蔡詩萍

列席人員：桃園市立圖書館鄒意蘭組員

《聯合文學》雜誌唐聖美組長

會議紀錄：李明靜

會議攝影：張酉遶



執行單位報告

活動專案組長唐聖美：

2020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散文組，總共收到323件稿件，經過初審委員陳夏民、李屏瑤、謝凱特3位委員完成初審，共計14件作品進入決審。決審會議中將決定出一位正獎以及兩名副獎得獎者。

3位評審共推蔡詩萍委員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察以及各篇意見。

總體觀察

石曉楓委員（以下簡稱石）：

鍾肇政文學獎不限定國籍、不限定題材，所以內容相當多元，不同於一般校園文學獎的清新感和侷限性，也不同於報刊文學獎的文青感與老手過招，因此有非常豐富而有趣的呈現。我的評選標準是情感的動人度以及文字深刻而節制的表達。比較可惜的是，因為參賽者並不一定是非常純熟的寫手，所以行文上寫到最後有時會有一種未完成感，好像還沒說完一樣，如果節奏與佈局上的掌握度不足，我也會選擇割愛。

方梓委員（以下簡稱方）：

這幾年來非常流行大學生式書寫，文字非常濃厚，大部分鎖定在親情比較多，所以我這次會從不一樣或比較少看到的題材去選擇，有些好的題材卻寫得不夠深刻，文字表現有些可惜，我會希望這次能多鼓勵特別的題材，這大概是我這次的評審方向，我所挑選的都是不同的書寫面貌與方向。

蔡詩萍委員（以下簡稱蔡）：

我覺得我們的意見其實都很接近，但挑出來的類型也還是差別很多。其實裡面有一些類型你很難去界定他是像小說還是散文，所以如果有比較偏向小說的作品我就先去除了；第二個是同意兩位所說的，散文最大的特質是抒情鮮明，所以我比較重視的和方梓老師一樣，在於題材有沒有比較新穎的表現，同時題材的文字有沒有自己的風格並被好好駕馭，至於錯字與贅字的部分因為難免，所以這部分我就先容忍了。

特質是抒情鮮明，所以我比較重視的和方梓老師一樣，在於題材有沒有比較新穎的表現，同時題材的文字有沒有自己的風格並被好好駕馭，至於錯字與贅字的部分因為難免，所以這部分我就先容忍了。

第一階段投票結果

經討論後，決定對於14篇作品進行第一階段投票，每位委員3票投票，作為第一階段作品討論的篩選機制。

第一階段投票

作品名稱	蔡詩萍 委員	石曉楓 委員	方梓 委員	合計
關於一片海的重新敘述	1	1	0	2
做料仔	1	1	0	2
摻著落葉劑的咖啡	0	0	0	0
致Baki	0	0	0	0
青年才俊	0	0	1	1
人間失格	0	0	1	1
COVID-19	0	0	0	0
五樓	0	0	0	0
我們都叫杜妹妹	0	0	0	0
牌支日	0	0	0	0
走河	0	1	1	2
一段都市女子與機車的情史	1	0	0	1
野外的新家	0	0	0	0
危梯	0	0	0	0

對於各入選作品討論

〈一段都市女子與機車的情史〉

蔡：這篇寫現在女性的都市性格，包含年輕男或女，在日常生活中談戀愛或工作等等，都是連在一起的，蠻有趣的把這些故事再作進一步的發展，在人跟物的關係與文字中都算流暢，也是不錯的題材。

方：因為我不會騎機車，所以我不太懂其中的困難、沒辦法看懂，或是他表達的深不深刻。他談的是力氣，因為先天上的因素，最後主角臣服了，談得也很瑣碎細膩。

石：這篇我覺得稍微小題大作了一些，因為要表達的是女性意識，而作者卻一直圍繞在「中柱能不能立起來」這件事。所謂的女性意識好像有點二分，例如：陽剛跟陰柔，我希望能夠跟男人平起平坐，以此作為一種女性意識的展現。但其實女性意識發展到現在，也並不一定是「男人能做的事情我都能做」的意思。同時我認為他最後一句話說得太白了，讀完沒有任何餘味或想像空間。

〈走河〉

石：剛開始看的時候我會覺得他中間的事件或情感沒有處理得很好，可是這篇作品多看幾次後，其實蠻深刻的。它充滿了生活的隱喻，藉由看到別人再去想到自己在生活裡面不斷被慾望拉扯、不斷往下沉；覺得生活很疲乏，卻又無法往前進。作品中提到雲朵也有一種虛幻渺茫的感受，好像人生註定就是這麼空虛的一樣。作品看似都在講工程，實際上卻無處不講人生。這

篇文章容易被忽略的原因在於前面寫得太瑣碎，在描寫工程的情況時，並沒有做很好的剪裁，所以前面會讓人覺得比較冗一些。但我蠻喜歡他這樣不經意點出人生的安排。

方：我認為他對於工程的專業度很夠，但我又覺得他對專業度剪裁過多，所以我一開始很掙扎這個題材，覺得有點可惜，也在猜想這篇作品是投射到工人、自己或是未來的人生，我反而覺得相較於前面對於工程的敘述，〈走河〉的這些工人可以再更清楚一點，會讓說服力更高。

蔡：這篇是不錯，但在散文與小說的界線上有些模糊，如果把它放散文的話我也覺得可以，而且再仔細看一下的確像兩位所說，他有很不錯的長處。

〈青年才俊〉

方：這樣的題材我們很少見，我喜歡這一篇是因為他在寫一個從小就被拋棄、有小兒麻痺的人，他唯一擅長的事情是畫畫，在他得獎的時候，他爸爸卻在奚落他，即便到過世，連一套像樣的西裝都沒有，好不容易出殯才變成青年才俊。在人生的反諷以及兄妹的感情都寫得很好，一個破敗的人在死亡之後可以變成一個被恭送的人。

石：這次決審的稿件有很多都讓人覺得很感動，但他的處理方式，我認為如果對小哥的形象和彼此相處的過程能夠再多描摹一點，比較能夠具體講到兄妹的情感和生活細節；另外，他比較多是在寫小哥死後的情況，但這會讓我想到劉梓潔的〈父後七日〉，尤其是對喪禮期間的反諷，這部分有點無法超越〈父後七日〉，有一些影子存在。

蔡：〈青年才俊〉不錯，但我們要捨得割愛，透過比較再放下其他作品。

〈人間失格〉

方：這篇一開始在看的時候會覺得他在耍嘴皮子，因為他在講一個減肥的過程，可是後來再看第二次，我認為其實蠻心酸的，一個飲食慾望這麼旺盛的人，他在一般人眼中要先自毀、自損才能夠免於被損，全篇充滿幽默的書寫，可是背後卻是很深層的，是無法控制的食慾，也是這麼多篇文章裡頭，書寫比較流利也不沉重的一篇，所以我是想挑一篇讓我覺得比較輕鬆的作品。

石：其實以幽默感來說，我會比較喜歡沒有入選的〈諧星〉。讀這篇我可以感受到胖的悲哀和沉重，可是文章裡的網路用語有點太多了，語調上會覺得稍微「油」一些。

蔡：起初我有選擇這篇，但他有些地方會轉得太像論述的句子，句法可以再改一下才會比較不突兀。我當時選它是因為他寫了一個社會上蠻普遍的現象，對於胖的恐懼與壓力，類型上他是有一個題材的；再來石老師講的部分，也許屬於網路流行的風格在文學獎中脫穎而出也是一種宣示，代表時代的躍進，所以我們現在對於流行也是一種突破與嘗試，這可能會是一個不錯的象徵與里程碑。

〈做料仔〉

方：在臺語中木材去做成材料叫「做料仔」，裡頭講到許多木材行業相關的生活與機器，以及過往日治時期的師傅教他如何砍樹等等，這看起來是蠻專業的，可是這個人如果推算年紀的話年事已高，不太可能來寫這篇作品，如果今天這個作者是在暗示主角是他的家人，那可能還可以，但整篇是腳看起來有點像小說的形式，在作品的界定上有些模糊。

石：我的看法是有沒有可能散文也允許用「代言體」，也就是我幫某一個人發聲，所以我對散文的界線會比較寬鬆一點，如果我真切了解到這個人的生活，並參與他的生活的話，就可以用他的語氣以及筆調去寫，但前提是情感不能虛構，必須讓人感受到真誠。這篇我也是非常喜歡，他和剛才的〈走河〉一樣寫了一個我們所不了解的生活，這在現在文青充斥的題材中是很少見的，需要對生活有一定的了解與厚度，也就是說他非常深入別人的生活，藉由一種體會、紀錄或觀察與文筆寫出來。而且他有些地方頗有抒情意味，又不會太傷感。

蔡：這篇文章寫得很成熟，只是在作品類型界定上比較模糊一些，這次一直在考驗我們在界線上怎麼判斷。

〈關於一片海的重新敘述〉

蔡：我很喜歡這篇，文字也寫得很成熟、佈局也很好，他用他媽媽前後的兩個男人和海來做一個比對，再帶到自己，暗示他們家族有一種憂鬱或躁鬱的病史。這篇文章寫來娓娓動人，尤其是父親那段到底是真的懸吊而死還是穿插，時間其實穿插與結尾都很漂亮。他原本想試探他父親的自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他在海淹沒自己的瞬間體會到那是一個疑惑的感受，這反而是他想解開他內心始終有的困惑。

方：這篇比較有特色的在於寫父親的死亡和疑似自殺，他提出一個很好的觀點——自殺時到底在想什麼？尤其他提到父親在自殺前半年從外面租屋處搬家，所有東西都不要了，那種要清空人生走向死亡，他其實是想探索父親為什麼想自殺。他最後提出一點，他發現他要自殺的時候是沒有任何記憶的，就像父親沒有留下任何線索，這是他不自殺的原因。我一直覺得他後面的自殺沒有成功這部分是有些存疑，但他在寫他父親那段是很讓我感動的。

石：我認為這篇不是在寫自殺，他反而是在說他如何努力的要存活。這篇表面上是在寫一些事件，寫他媽媽的男人或是寫海，但是到最後都是在寫他自己一些生命的創痛。我覺得憂鬱症那段非常動人，那些夢境把過去生活的創痛組合起來，種種恐懼和願望，他是很認真在思考自殺的意義是什麼、死亡的意義是什麼、生活跟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是一種終極意義的探究和思考，我看到的不是消極和頹廢，反而是一種積極的思考，和漫長的準備。

決審方式

討論結束後，對於6篇作品進行投票，每位委員以積分（1~3分）的方式進行投票，選出正獎得主。

決審投票

作品名稱	蔡詩萍 委員	石曉楓 委員	方梓 委員	合計
關於一片海的重新敘述	3	2	3	8
做料仔	2	3	2	7
青年才俊	0	0	1	1
人間失格	0	0	0	0
走河	1	1	0	2
一段都市女子與機車的情史	0	0	0	0

投票結果

〈關於一片海的重新敘述〉8票、〈做料仔〉7票、〈走河〉2票；〈青年才俊〉1票、〈人間失格〉與〈一段都市女子與機車的情史〉0票。評審一致同意，由〈關於一片海的重新敘述〉獲得2020桃園鍾肇政散文正獎、〈做料仔〉與〈走河〉獲得2020桃園鍾肇政散文副獎。

2020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 得獎作品集 |

日常拾筆

新 詩

正獎 陳顯仁〈九零後〉

副獎 楊智傑〈我們的夏天——致貝魯特〉

副獎 邱怡瑄〈衣服〉

新詩

| 總評 |

凌性傑

2020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新詩組評審工作由許水富老師、廖偉棠老師與我共同擔任。此次參賽作品有624件，數量驚人。入圍決賽的45件作品，不管是內容取材、表現手法都相當精彩，讓我難以抉擇、割捨。

這批作品在題材方面，有的寫國際事件、社會議題，有的寫鄉土經驗、在地生活，有的寫個人情感、存在意識……，關懷的層面極廣。在表達技巧上，南腔北調兼具，書寫者用詩的語言進行思考，敘述方式魅力十足，同時具有很強的穿透力。我特別喜歡有音樂性、意象飽滿、結構完整、意義豐富的作品，如〈政治〉、〈落灰〉、〈九零後〉、〈日常〉、〈騷動之夏〉、〈我們的夏天〉、〈衣服〉、〈和媽媽一起敷臉〉。



〈政治〉很有個性，文青感很強，寫政治涉入日常，把個人感受放得很大。〈落灰〉的情調很優雅，敘述柴燒製陶之事頗有古意。〈九零後〉與〈我們的夏天〉、〈騷動之夏〉，著墨於特定的人物、事件，展現了獨特的用情方式，語言有個人特色。〈日常〉抒發心中不平，〈衣服〉讓我看見日常生活的不堪與盼望，〈和媽媽一起敷臉〉藉小事寄託母女親緣，在在都是神來之筆。

感謝所有參賽詩篇，讓我們得以在詩意的棲地相遇。

祝福所有參賽者與讀者，在日常裡繼續保有最真純的詩心，在語言世界裡建構出自己意義的家。



新詩 | 正獎 |

九零後

——記「樹屋三連作」，蕭有志於
2018 獲新銳建築獎佳作作品

陳顥仁

有一天醒來我切掉古典音樂
我想燒一些木頭在早晨
早晨洋蔥似的光裡

一批燒杉雨淋板
建築師在火焰離開的地方端詳建築師說
「我喜歡柳杉」而我想
這是詩意的
柳杉沒什麼節眼客人喜歡
一棟房子不張開眼睛
於是我們燻它

譬如烤一顆毬果毬果因此打開
譬如烤窗戶
在那個頂端木頭不好張羅的地方我們
改成銅製蓋板
然而那就不是木工的那是

鐵工的
被一個獵人推開
天窗以及抱枕
「這可是一個樹屋」獵人說
但是不碰到樹
我想這是詩意的
結構技師讓每一支樓梯搖晃但
不致倒塌這是
一個柔軟的故事

就像一顆毬果打開裡面有完整的一天
裡面有三分之一的睡眠、五分之一的
飲食、
半張桌子，
加上建築師手中小說的第二個章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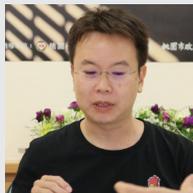
那裡有一個城市瑣碎但正確
居民永遠在討論海邊
海岸跟沙子的區別
燒杉是否比炭來得更直接

我想這應該是
詩意的身為一個木工處理疏伐材
不問火也不避免明天
搭一座房子
寧靜且專心地
遠離早晨

【評審評語】

評〈九零後〉

◎ 凌性傑



在我的閱讀經驗中，有些詩訴諸普遍經驗、共同情感，直接在語言中引發讀者共鳴，有些詩則緣事而發、用事用典，必須google才能明瞭其中典故的意義。〈九零後〉正是需要google查詢的詩。這首詩副標題是：記「樹屋三連作」，蕭有志於2018獲新銳建築獎佳作作品。沿此線索可以搜尋到，蕭有志「大量交織」的建築概念，讓他在當代臺灣建築中佔有一席之地。此詩作者向蕭有志致敬，取材於苗栗樹屋的建築形象，抒發個人感受。詩人跟書寫對象之間，產生了最好的意義交織。然而蕭有志並非「九零後」出生，這標題或許是寫作者自身的剖白。

這首詩以特殊的斷句、構句方式形成音樂感，語法很新鮮。作者善於將日常生活語言變成隱喻，讓概念的傳達變得深刻，讓溝通變得有美感。

【得獎者】

陳顯仁



畢業於東海大學建築系，現就讀東華大學華文創作研究所，在花蓮最喜歡的生物是牛。

得獎感言

感謝林國峰，陪我在晝夜的流轉，接收我叨念與焦慮的波。離開臺中以後直達花蓮，深夜裡即停即離的機車格。
感謝寶云老師，比我還不放棄那段賣肝的日子，甚至比我相信自己。
感謝來處、感謝沿途、感謝評審老師，感謝。



新詩 | 副獎 |
我們的夏天——致貝魯特

楊智傑

新聞說，今日高溫三十八度。
街上出遊的女人謾罵太陽，髮絲
被焚風以指尖輕梳、安撫；彷彿漂浮的鋼絲。

新聞說，遠方的港口有兩千七百五十噸的黑夜
自貨櫃秘密地潛逃（這和政府原本要用在其它土地的期望並不同）
空氣擦出美麗的橘瘡、蕈菇的腮紅

沒人發現，這座城早已負擔不起美麗的模樣。

衝擊波與激光——焦黑的臉龐被煙霧的洞口吐出
表皮風化成細小精緻的鮮紅暗流
順著殘瓦的裂口，回到海洋

一切宛如出生的模樣。（擔架是企圖搖動虛無的白色小舟）

鋼筋分泌赭紅的鏽粉，泥牆
墜落海面，漩碎成原子大小的家鄉
帶著剩下的肉體，往更遠的地方離去——

離開的；都被拆解成過於自由的形狀
而留下的；都成了無門的空殼（再也沒有愛可以住進裡面了。）

投射燈與警笛企圖在港的上空創造光亮，還未
降落的淚水被高溫蒸發（此城的人們都學會了新的技能
——沒有水份地嚎哭）
孩子在路邊拿起炭瓦，畫了一個沒有顏色的
家；永遠不會倒塌的家。

影片中，一千五百公尺外的女人
披掛未來剔透的想像，髮絲在薄紗內濕潤地微笑
閃光燈鋪在身上彷彿天亮

一千五百公尺外的女人
被銀灰色的風挪到一千五百二十五公尺處
機械器具、顯影、微笑、薄紗

散落一地，而身體
漸漸暗了下來

新聞說，城市正在死去。
人們走上街頭，而物質膨脹成無法購買的形狀
糧食快速蒸發，恐懼偽裝成病毒
爬上他們的身體；身體停滿矮小的醫院。

遠方的鯨魚在星夜下長長地呼吸
企圖澆熄城的千度高燒——那是多麼詩意的嘗試。

新聞說，今日高溫三十八度。
我鼓起勇氣走出冷氣房，在對街
買了個便當
喊了一聲好熱。真的真的
好熱。

【評審評語】

評〈我們的夏天——致貝魯特〉

◎ 許水富



藉著新聞說詞。點出現世生活的困境。說是貝魯特。其實是跨越時空的蒙太奇寫照。語序中有懸浮多樣的意象。並且以斷句跳躍式寫成天候狀態下的負重和退縮現象。

大量用平實的語彙貫通詩大局面。經營詩的力道充滿張力。並具创造性的高亢語聲。從〈遠方的港口有兩千七百五十噸的黑夜〉到〈畫了一個沒有顏色的家。永遠不會倒塌的家〉前後呼應一種暢詠技巧的熟練性。

總之。我們讀到作者的敏銳文字說由。娓娓道來。彷彿用剪接式的推砌抽換。挑戰了語言的實驗性以及對文字尊重。

【得獎者】

楊智傑



畢不了業的美術系學生，喜歡逛家樂福或IKEA，喜歡臺東，討厭人多的地方。最近常玩手遊版爆爆王。

得獎感言

謝謝一路提著我的芬伶老師、言叔夏老師，和最有耐心的讀者菲菲、冠玟等好友，願一切傷痛得到安靜。



新詩 | 副獎 |

衣服

邱怡瑄

因為人們的唇色太白
於是黑夜過去 白夜降靈
大霧湧出無數人的眼睛
搜尋 發黑的果皮
惡臭的酒瓶
從生鏽的鐵門裡
將衣服揪出 丟進去

丟進去 丟進那台
老舊的洗衣機
轟隆轟隆響 鐵鏈的聲音
你以為 漩渦水流能擺平一切
彷彿只要進去
就不再需要童年
不再需要和藹可親的爸爸媽媽
不再需要公平與正義
一旦開始運轉就無法出去
就算投10元硬幣 也沒用

老舊的洗衣機 僅有一種標準行程
浸泡 洗衣
甚至沒有脫水
那有什麼關係 他們說
程序有完成就好
衣服怎麼洗 沒有人在意
衣服上的血跡 被煙燙破的 沒有人在意
洗衣機裡是否混入
汗泥 玻璃碎片 子彈
也沒有人在意

忘記口袋 想些快樂的事吧
他們說

轟隆轟隆 洗衣聲劃過天空
星星全都回家去了
衣服從狹窄的圓形玻璃窗
看見外頭的光
老舊洗衣機突然湧進許多乾淨的水
有鑽子在堵塞的排水孔 開了一個洞
有針溜進去 對著那些被燙傷的孔 輕柔地縫補起來

也許有天 我也能裝滿許多花瓣呢？
於是衣服終於願意開始相信
終有一天 也許他也可以
開成一朵雪白色的花

【評審評語】

評〈衣服〉

◎ 廖偉棠



〈衣服〉一詩語言嫻熟之餘多有新鮮讀到的視角轉換，從城市的惡意到成長的惡意，以老洗衣機與破衣服之間關係建立連串紛呈的隱喻，讓人如置身其中、領受這些無法洗脫和更新的傷害。驚艷的意象首尾呼應，比如說「唇色太白」與「雪白性的花」，中間包裹著無數暗黑與破損，詩本身成為一台洗衣機的型態，結構嚴謹又有活潑跳脫的部份，讓人對詩的「治癒」能力一說有了不一樣的反思。惜題目與結尾稍弱，未能先聲奪人和餘音嫋嫋，如果題目也點出與洗衣機的關係，而結尾邁出私我連結這個世界的傷害與自癒，詩的感染力與放射範圍都會大很多。

【得獎者】

邱怡瑄



喜歡寫作的平民老百姓一枚。
曾獲後山文學獎、耕莘文學獎、幼獅文藝類型
小說獎、基隆公眾明信片徵集等。

得獎感言

感謝媽媽買書不手軟，感謝小阿姨聽我吐苦水，感謝阿姨們關懷，感謝弟弟搞笑。

感謝阿寶幫每篇作品校稿、提建議。

感謝每個聽別人把話說完的耳朵，是你們成就這世界的善意。

得獎是最好的激勵，感謝評審，我會繼續努力。

新詩 決賽會議

會議時間：109年9月18日10:00-12:00

會議地點：臺灣創價學會桃園文化會館會議室

決賽委員：凌性傑、許水富、廖偉棠

會議主席：凌性傑

列席人員：桃園市立圖書館王偉誠組長、鄒意蘭組員

《聯合文學》雜誌邱美穎副總監

會議紀錄：李彥均

會議攝影：張酉遶



執行單位報告

活動專案副總監邱美穎：

2020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新詩組，總共收到624件稿件，經過初審委員陳謙、葉覓覓及林婉瑜3位委員完成初審，共計45件作品進入複審，並有共計13篇通過複選，進入決選。決賽會議中將分別決定出一位正獎及兩位副獎得獎者。

3位評審共推凌性傑委員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投票前，決賽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察以及各篇意見。

總體觀察

凌性傑委員（以下簡稱凌）：

整體作品題材非常多元，既有在地書寫、當地生活的呈現、在地地理、產業、文化、風土面，也關注到國際事件及臺灣社會議題的探討，另外也有親情及愛情的主題及自我探索的部分；在表達方式上，南腔北調都有，不同的語言特質都呈現在這批作品裡面。進入到複審的作品穿透力都很強，總共有600多個作品只有3個獎有點可惜，很多作品都很有語言魅力、音樂感，意

象組合相當整體性，不會過於紊亂，整體意義結構及概念的完整性相當成熟。

許水富委員（以下簡稱許）：

我們這三個評審可以說是兩代同堂，我所看的詩的語言會比較偏向與人生經歷有共鳴的作品，之前和文化局長去探訪桃園龍潭彩陶，所以對〈落灰〉的感動性比較強；〈辦桌〉的節奏性很輕快，像演一齣嫁女兒、娶媳婦的戲；〈碼頭的石板路〉及〈大坎坑溪〉則跟我的年齡比較接近，相較於年輕作品的張力，這兩件作品就比較黏，內容闡述跟桃園有關，描述過去以前到現在的經歷，有歷史回顧的味道。

廖偉棠委員（以下簡稱廖）：

主題為日常拾筆，大家在寫日常文章時，都想跳脫對尋常的想法，像〈貝魯特〉把貝魯特的日常、臺北人（臺灣人）的日常並列，清晰、對比、轉化且帶有微小的反諷；另外，特別喜歡〈騷動之夏〉，把香港及臺灣日常編織的更深一點，但比較沈重，不存在反諷；而〈落灰〉，則很細膩把詠物詩跟敘事結合在一起；〈宋將〉那首詩因為是臺語，所以我比較無法理解，但也很特別，人間煙火味特別足；〈九零後〉是我覺得最有新意跟敏感度的，沒有太多前人的影子在裡面，深入年輕人對日常的感受，因為我們寫日常常有賴於我們的感受跟經驗，所以越年輕越難寫日常，但他能夠以九零後的日常來處理，且每一句都有亮點，練句且清新；〈和媽媽一起敷臉〉是裡面最清新的一首，像素人寫作，沒有太多雕琢，從敷臉將他跟他媽媽，還有他媽媽的媽媽，將三代女性傳承連繫在一起。

對於各入選作品討論

〈落灰〉

許：整首有蒙太奇的味道，有景象，將器皿的製作與天地結合，表達出對生命的看法，整體有很高的說服性及張力，語言很自然的流露出柴燒製陶人的心境。

凌：這篇作品文青感很強、氣質很好，用旁觀者的角度觀察匠人的生涯，文字很細膩。

〈衣服〉

廖：這首詩很有新意，與個人童年所受的傷害、被家人所忽略的感受環環相扣，慢慢滲入主題，低調不張揚的處理這個題材，從洗衣機意象切入，描寫一個人的成長及遭遇的種種傷害，而這些傷害是怎麼不無遺憾的被彌補及掩飾，並在最後轉化為自己的期待，成為一朵白色的花，一個裝滿花瓣的新衣服。作品中，舊衣服被扔進去洗出來，並透過本身老舊、殘破洗衣機來寫情感治癒的觀念，跟日常扣題扣得很好，但題目可能改成〈洗衣機〉或〈洗衣〉會更好。

〈和媽媽一起敷臉〉

凌：有強烈的日常現實感受，並找到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敷臉，題目好像不是詩，但它的鋪陳既有想像，又有對逝去歲月的懷念、對青春的眷戀之情，處理得很好，「我幫你拿掉快要變乾的面膜紙，這張臉就是數年過後，我即將變成的模樣」，有一種對照關係存在，且對於女性親緣的處理神來一筆，從日常生活中捕捉到很細膩且有意義的畫面及情節，和其他大題材的作品相比，有個人的魅力在裡面。

廖：很自然、獨特，沒有刻意詩性的成份，但仔細看還是可以看到一些，例如「我的老人斑是小金魚」、「玻尿酸澆灌花園」都是一種不動聲色的金句。

〈九零後〉

廖：他用建築作為前文本，以一個人的成長故事和周圍環境、社區，以及和其他人的故事相呼應。樹屋及城市是他的前背景，看起來細膩，從早上醒來燒木頭便將故事越拉越大，是一篇宏大的作品，但又不是只靠響亮的意象，或雄壯的語調來達到宏大，技巧非常成熟且深藏不露。題目看起來很突兀，但可能在暗示這一代人到了成熟、走上舞台的時候，因為他反覆出現一個詞，「這是詩意的」，通篇出現了三次，或許是作者想建立一種屬於他們的詩意，透過寫建築、生活建立起他們對詩意的定義。但如果凌老師不說，我真以為蕭有志也是九零後，這是這個作品的一個破綻。結尾讓我想到了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但他裡面既有對這個意象的繼承，更有一種反駁，

「我不燼火，也不避免明天，搭一座房子，寧靜且內心的遠離早晨」，作者用「遠離」而不是「等待」早晨，嘗試說明我們對美、生活、未來有新的見解，有我們這一代人的想法，很欣賞這種朝氣及銳氣。

凌：這個題目讓我有一點遲疑，不知道為什麼會定〈九零後〉，讀詩的時候，某些詩會讓我們產生閱讀障礙，讓我們要去google「樹屋三連作」、「蕭有志」，而剛好蕭有志的背景是1974年出生的，所以1974年出生的蕭有志跟九零後有什麼關聯是我對這首詩的保留跟遲疑。蕭有志是一個新銳的建築家，是實踐大學建築系的老師，他在苗栗的好夢里弄一系列的樹屋，呈現出「所有建築的素材是不同文本有意義對話的大量交織」的構造理念，因此用「燒山」（將木頭燒彎）搭建樹屋，以至於有些情節讀者必須要靠google才能理解作品，這一點是比較吃虧的，但作者取材特別，把日常生活的語言塑造的非常新鮮，沒有艱澀的語言或太過用力的修詞，用特別的斷句方式讓詩意可以完整呈現，幾乎沒有敗筆。

許：這篇作品語言比較年輕，把建築結合環保議題，「一棟房子不張開眼睛」這樣的寫法相當特別，把環保的概念表達出來。

〈我們的夏天——致貝魯特〉

廖：這篇作品把臺灣跟貝魯特的爆炸事件作為潛台詞放進去，張力十足，但結尾可惜沒有反彈或有力的收尾。「身體停滿矮小的醫院」這裡寫得很強而有力，但「遠方的金魚」、「這是多詩意的嘗試」雖可理解為反諷，對於旁觀他人痛苦的人是種詩意，但這種反諷在下面沒能延續有點可惜。其實這篇努力將很多與眾不同的寫法：如超現實主義、文化現實主義、實驗小說的筆法放在裡面，「一千五百公尺外的女人」這段很精彩，像電影的快進鏡頭，但可惜結尾沒能更有力的提升或總結。

凌：這篇是在這系列作品中，不論是處理國際事件或臺灣社會議題裡頭最成熟的一篇，有很多抗爭、群眾示威運動都發生在夏天，陳平原也有寫過為什麼五四運動會發生在五月四號，跟當時的氣候有關，因為冬雨飄灑時不利於群眾上街示威，所以大概是因為當時是好天氣，天氣炎熱容易激發人上街抗議的情緒或熱情。本詩在臺灣寫貝魯特，是用一種對照或呼應的方式把他讀到的新聞畫面變成詩，其他許多詩可惜的是直接把新聞台畫面變成詩的語言，跟新聞台主播結論是一致的，但這首詩對於影片中、新聞畫面、新聞標題可以化作自己的語言，技巧性創造有意義的世界，可惜最後兩節的結尾太過輕盈，旁觀別人的痛苦用這麼輕鬆的語氣來寫，在心理上有點過意不去。

許：語言的技巧很高明，跳躍卻不斷裂，這首詩不僅是寫貝魯特，更是給全世界包括臺灣的投射表達，最後詩的力量鬆掉有點可惜。

決審方式

討論結束後，對於5篇作品進行投票，以積分方式票選，第一名5分，第二名4分，第三名3分，第四名2分，第五名1分。

決審投票

作品名稱	許水富	廖偉棠	凌性傑	合計
落灰——敘寫柴燒製陶人	4	1	1	6
九零後	3	5	5	13
我們的夏天——致貝魯特	5	3	3	11
衣服	2	4	2	8
和媽媽一起敷臉	1	2	4	7

評審結果

〈九零後〉13分、〈我們的夏天——致貝魯特〉11分；〈衣服〉8分。評審一致同意，由〈九零後〉獲得2020桃園鍾肇政新詩正獎；〈我們的夏天——致貝魯特〉與〈衣服〉獲得2020桃園鍾肇政新詩副獎。

2020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 得獎作品集 |

日常拾筆

童 話

正獎 騙人小鬼愛阿布〈沙漠小狐狸薛比〉

副獎 林千鈺〈逃出壞孩王國〉

副獎 藝 萱〈打呼公主〉

童話

| 總評 |

張友漁

獎的存在，是一件很棒的事。你寫了一個故事，這個獎頒給你，讓你知道你很有潛力。很高興看到這麼多參賽者，試著寫一個故事，進入兒童文學領域。

從進入決賽的36篇故事來看，故事題材和書寫方式都略顯虛弱。這和創作者的生活經驗和閱讀經驗有著很大的關係。一個創作者本身要成為一個有觀點有想法的人，他的作品自然也會豐富好看。

你必須很清楚自己要寫什麼故事，但是很多故事看起來寫的非常隨性，好像你走進一條森林步道，看到樹葉撿起來，看到樹枝撿起來，看到什麼都撿起來，放進故事裡，造成故事情節雜亂，敘事失去主線。雖然只有4000字，還是可以好好的處理伏筆的問題，對話的問題。很多虛弱的對白，會毀了你的故事。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檢視你的故事是不是好故事。好的，你先這麼想，你寫的故事很幸運出版了，更幸運的是，一所小學買了三十五本，還邀請你到學校分享你的創作，你可以從你的故事裡延伸出五個可談論的議題，和孩子們做互動嗎？有嗎？

要提醒你的是，高明的寫作，絕對不是把這五個可談論的議題用說教的方式呈現出來，而是把一個現象誠實的攤開，讓讀者自己去看、去思考。



童話 | 正獎 |
沙漠小狐狸薛比

騙人小鬼愛阿布



一陣風追來，呼呼呼，將這沙漠垃圾堆中吹起風砂，也吹著沙漠狐狸們身上的毛髮飄啊飄。

黃色的沙漠狐狸，個頭小小的薛比，正在垃圾堆中翻翻找找，一頭栽到沙堆裏面，沒想到竟然鏘一聲——薛比撞到的一台雙門冰箱，真是撞得頭暈眼花。

薛比頭好暈，順手一抓，抓到一根棍子有著彎彎的手把，還以為是雨傘，拉起來一看，原來是根拐杖啊，沒想到還沒抓好，拐杖失去平衡倒回來敲到自己的頭。看薛比東倒西歪又頭暈眼花，所有的沙漠狐狸都在笑他。

「薛比啊，你到底在幹麻，找什麼東西啊！」

薛比東跳一下，西跳一下，左手拿根拐杖，右手終於檢到一塊圓型的壞燈罩

「這樣就是傘——對吧！」

原來，薛比在找「傘」這種人類世界所用的東西，他剛剛從垃圾堆中的雜誌看到「傘」的介紹，薛比想了想，覺得這東西真的道理，傘不就是一棵樹嗎，可以遮蔭，可以擋風，在沙漠中如果有傘，就能遮住大又圓的太陽啦！

說起來，自從這片在人類社會邊緣的沙漠區，開始被當成垃圾堆後，這群沙漠狐狸可忙碌了，每天生活都十分有趣又挑戰，畢竟人類丟來的垃圾堆裡，有許多從未被打開過的食物，這可是大自然裡沒有的口味！

「欸，那些起司我都吃完了。」狐狸小小對薛比說。「我不想再吃蜥蜴了。」

「我懷念漢堡的口感。」個頭大些的狐狸井莉莉，也忍不住搖搖頭說。「這些垃圾都找過了。」

垃圾堆在沙漠上逐漸被風沙掩蓋，找不到東西好吃，大家肚子都咕嚕嚕叫。

薛比倒是不擔心，看著遠遠一道沙漠中的土煙。

「他們——來了——」

這一道煙可不是沙塵暴，那是一整排的紅色垃圾車，一台一台在沙漠中排成一隊，就像軍隊一樣威猛，車隊一旁吹起滾滾沙塵，看起來真是威風。狐狸們偷偷摸摸的靠近，在石頭後面探出一顆顆圓圓的頭，沒想到帶頭的狐狸首領井莉莉一看，忍不住生氣。

「薛比，就你最特別！」

原來是薛比的頭全露出來，看起來真是明顯得不得了，只是來倒垃圾的人類根本不在乎這些狐狸在偷看，好多台垃圾車車斗一倒，沙漠中便出現一堆堆的垃圾山丘。

「好吃的來啦！」垃圾車走了，大狐狸井莉莉率先找到好吃的食物——「找到啦，這是大漢堡！」只是她把這個漢堡用力咬一口，才發覺這可是Q彈的塑膠玩具，下巴真是痠得不得了。

「欸，有魚罐頭——要怎麼打開來吃啊！」沙漠狐狸小小，把圓圓的罐頭咬來咬去，就是找不到打開它的方法。

薛比沒找食物，東翻西找，眼睛瞪得大大，終於發現啦。

「我找到了！」

薛比一直想，他們不可能去人類的世界闖蕩，那裡肯定不適合狐狸生長，但薛比想，人類的世界肯定不只是沙漠，一定會有——植物。

在沙漠垃圾堆中，薛比看見一台破掉的電視機，在電視機的框體內，找到了一顆有著綠葉的小樹苗——

「哇，這是什麼啊，什麼樹的樹苗？」

井莉莉終於找到吃的，一邊咀嚼，頭湊過來一看，看到鮮綠色的樹葉，讓她眼睛瞪得比太陽還圓。

誰都看得出來，薛比是在懷念從前，說起來，這片沙漠也不是一開始就是沙漠，一開始只是少雨，但還有一大片矮灌木樹叢，附近的大池塘也還沒乾去，大家那時候還能在池塘游泳。

「唉，就算給你找到樹，也只剩一棵啊，一點用都沒有啊！」井莉莉搖搖頭。「森林可是一大大片那樣才叫森林。」

「對啊，還不如多花點時間找吃的，噁噁！」小小還是打不開罐頭，一臉懊惱著。

不過，今天井莉莉和小小的最大收穫，就是找到這一台八百公升大冰箱，一打開冰箱門，掉出滿地真空包裝的食物，只要咬開包裝就能吃了！

「這是我的！」井莉莉搶走許多過期的起司。「這是我的！」

小小咬著三包肉乾，還想搶著井莉莉手上那幾包。「是我的！」

只有薛比趴在電視機旁邊，守護著這棵小小綠樹，露出微笑真開心。

只不過，就在井莉莉和小小搶得天昏地暗時，天色真的昏暗了！

「啊，沙塵暴來了！」薛比嚇得比著前方大叫。

這下問題大了，沙漠狐狸們全開始挖起地洞，又躲在地下洞穴去。

「唉，真是的，還沒吃夠呢！」小小和井莉莉不約而同說起。

薛比躲在洞內很安全，只是他心底一直想到電視機裡的樹苗，聽著外頭沙塵暴吹來許許多多的砂子，呼呼，呼呼，轟轟轟，吹得沙漠狐狸們全都皺起眉頭。

「你擔心那棵小樹啊，放心吧——他長不大的，嘸嘸——」井莉莉和小小搖搖頭說。

的確，只要沙塵暴一來，那棵小樹苗肯定就會被吹走，更何況，人類也期待這場沙塵暴，只要沙塵暴一來，垃圾全被砂子淹埋到底下去。狐狸當然也煩惱沙塵暴，不過不久後還會來新的垃圾車，倒來一車車新垃圾，大家都有得吃，有得吃比較重要。

呼呼，呼呼，在海底昏睡幾天，終於等到沙塵暴過去後，薛比爬出洞穴，雖然心情真糟糕，還是走過去一看。

「它——還在！」

破掉的電視機，正好成了這棵小樹的牆壁，薛比挖掉一旁的砂子，看到小樹還有著綠色的葉子，薛比忍不住微笑出聲。

看著薛比如此認真，狐狸們都有些被感動呢。

「是啊，誰不想念從前啊。」井莉莉和小小都嘆了口氣。「好吧，我也來幫忙吧！」

井莉莉和小小把一旁的垃圾都堆高起來，撿來的垃圾，不管是塑膠箱還是壞桌椅，全部都堆高起來。試著擋住這棵小樹。

「只要小樹能長大，一棵一棵被我們種出來，有一天我們會回到過去的。」薛比嘟著嘴說起。

「唉，我們也想啊，但可真是不容易呢。」井莉莉咬著垃圾過來幫忙堆。「很久以前，我媽媽對我說過，這裡可是全世界最棒的地方，誰知道現在會變成這樣……」

這裡過去並非是沙漠，不但有著灌木樹叢，還有個大水池，後來人類來附近開發，養著數不盡的牛和羊，牛羊把樹叢吃掉後再也長不出草，人類就把牛羊都趕走。短短數年時間，原本的土地就變成一大片沙漠，沙漠沒有生產力，最後才變成垃圾場。

狐狸們看到這棵小樹苗，全都想起從前，想起了爸爸媽媽，想起了快樂的童年……

儘管大家嘴巴抱怨薛比在胡鬧，但也跟著薛比很認真的堆著保護這棵小樹，加上不久之後，新的垃圾車又來了，又有「貨源」可以補充。大家圍繞著破掉的電視機，堆上冰箱、箱子、衣櫃、馬桶、電視……各式各樣的東西繞成了一個大圓圈。

沒想到，接下來又來一次沙塵暴，但這次可不得了。

「欸——薛比，糟糕啦！」

沙漠狐狸們本來在睡覺，突然井莉莉大叫一聲，原來沙塵暴過

去後，匡——垃圾堆被砂丘掩蓋住，砂子愈疊愈高，沙丘竟然變成一個金字塔那麼高，抬頭看不完！

更令狐狸們煩惱的是，這次來到沙漠的可不是垃圾車，而是人類——因為變出一個金字塔沙丘，人們紛紛來到這裡觀光。

真是的，怎麼會這樣，薛比皺著眉頭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行啊，要是一大群人類又回來了，我們這裡肯定會更糟糕的。」薛比忍不住大喊，他們的爸媽後來被人類抓走，變成動物園內展示的標本……

「沒錯，不能讓人類這樣到來啊！」井莉莉和小小都大叫著。三隻沙漠狐狸怎麼都沒想到，自己堆高的垃圾，竟然吸引了人類到來。

「啊——有人爬上去了！」薛比更是大叫，看著一個人探險家裝扮，帶著繩子和長旗杆往上爬，看起來，要把旗子插在這片金字塔頂上。

「不行啊，要是他拍下照片，人類會跑來參觀的！」薛比看著一旁的人類風景雜誌，山只要被插旗子，代表「被征服」，照片傳出去，這裡到處都是人類，那可不得了啊。

三隻狐狸偷偷摸摸，跑到沙丘後方開始挖洞，接力挖出一個小坑道，畢竟沙丘裡原本就是各種垃圾，薛比鑽啊鑽，鑽到了當初堆疊的核心位置——壞掉的電視機。

「可是……要是垮了，這棵小樹苗肯定會受傷的……」薛比看著微光中的小樹苗十分捨不得，只不過井莉莉和小小乾脆說起。

「你這個大傻瓜，現在至少我們還能活命，等人類都來參觀，

我們可就變成標本啦！」

二話不說，三隻狐狸拼命挖，終於在沙丘底下挖出足夠大的洞穴。只不過沙丘仍然穩固著，這時薛比看著坑洞牆面上，一個汽水寶特瓶。

「準備了，三二一！」

薛比用力將寶特瓶抽出來，垃圾堆大沙丘開始失去穩固，砂子嘶嘶像沙漏開始滑下來，「快跑啊——」山丘內的地洞中，三隻小狐狸看狀況比自己想得還可怕，趕緊衝刺用力跑，井莉莉和小小已經用力跳出洞口，只有薛比在洞口前被砂子給埋住啦，還好井莉莉和小小趕緊咬住薛比的右手掌，將薛比用力拉出來，不然可就被活埋啦。

「哇——」爬在這沙丘上的人，腳下突然發生震動。「有地震——」人類探險家大叫拼命逃，垃圾砂堆卻轟轟垮下來，探險家一隻腳正好摔到這台壞掉的電視機內，嚇得趕緊拔起腳，撐起身子趕快逃！

等地震結束，四周的砂塵落下之後，原本來參觀的人類才放下照相機，看著眼前——全是垃圾。

「什麼，這不是新出土的金字塔，原來只是垃圾山啊！」、「還以為是什麼新景點，根本就是騙人的。」大家知道事實後，全都氣嘖嘖離開，畢竟沒人想自己製造出來的垃圾山。

只是薛比好沮喪，也好失望，因為他趕緊跳過去一看，這棵小綠樹被探險家一踩兩斷。

「啊，這也是沒辦法的啊。」井莉莉看薛比眼眶有著淚水，忍

不住搖搖頭。

只是一旁的小小低著身，咬起來那棵斷樹一看。

「欸——」小小將小斷樹遞給井莉莉一看，井莉莉也跟著大叫。「這棵樹苗——是塑膠做的！」

薛比原本就很感傷，一看到井莉莉手上揮動著這根塑膠樹，便更是沮喪。

只是薛比感傷低下頭來時，這才發現，原來他腳底下踩著一個破浴缸，在浴缸裂縫中竟然有一根植物的小苗。薛比張大了眼，也張大了嘴，真是不可思議，自己在垃圾場打滾了這麼久，終於找到了一棵「真正的植物」。

井莉莉也湊過來一看，用鼻子聞了聞。

「是真的——」一旦知道真的種出了植物，井莉莉十分興奮大叫。

薛比高興的不得了，在樹苗邊緣跳來跳去說。

「這棵樹以後長成樹林，我要和我的小孩說，這裡可是我拯救回來的呢！」

薛比撿起地上的垃圾，木棍加上燈罩，又加上塑膠繩，咬成一支雨傘。趕緊撐傘替這根小苗遮蔭又擋風。

「才不是——」井莉莉也趕緊咬來一根垃圾組合而成的大「傘」，替這棵小苗遮蔭。「是我照顧的！」

「明明就是我！」小小也忍不住喊著，他找到了一塊圓布，咬著遮住更多陰影。

明明還只有一棵小苗，距離一片森林還很遠呢，但是沙漠垃圾

堆內的狐狸們都好開心，全鑽出來看著小樹苗。不久後，好多「狐狸傘」在沙漠中啾啾啾一個個開著，成了黃色沙漠中一個個小小的彩色圓點。

大家都想和薛比一樣，找一棵樹苗照顧長大，畢竟大家都希望，黃色沙漠垃圾堆，也有重新變回綠色森林的那一天。

【評審評語】

評〈沙漠小狐狸薛比〉

◎ 莊世瑩



童話的開始一定是「從前、從前，好久以前……」嗎？這篇敘述沙漠小狐狸薛比細心呵護小樹苗的故事，人設和場景不禁讓人聯想到經典作品《小王子》，但是作者扣合了當代社會現狀，將其對生態保育、環境變遷、媒體亂象等等議題的關切與反思，寓寄在故事中。

探討重要的問題，不一定要沉重的說教。作者將情節推進，安排的有如電影畫面，充滿了動感，讀來峰迴路轉，為讀者帶來一個又一個驚喜，驚喜中卻又照見殘酷的真相，引導讀者自己去發現和體會。

「有一天我們會回到過去的。」這是小狐狸薛比堅持不棄的信念，即使人類對地球已經造成許多無法回復的傷害，但是只要一棵「真正的植物」，就能保有一線生機，對未來仍然懷抱著無限期待，這是作者溫柔敦厚的心意，也是我們能從故事中得到的力量。

【得獎者】

騙人小鬼愛阿布



臺灣藝術大學影音創作與數位媒體產業博士候選人，擔任文學作者、影音編劇，還有當爸爸。

得獎感言

謝謝我太太退我件，截稿前叫我重寫，才有這一篇。謝謝我兒子，薛比是我兒子暱稱的同音寫法，謝謝鍾肇政先生努力創作留下文學資產，謝謝主辦單位舉辦比賽。最後謝謝女兒的醫生「布醫生」，謝謝你當時讓我們看到希望。

童話 | 副獎 |
逃出壞孩王國

林千鈺

雷聲轟隆作響，回家的路上，車窗外的雨像是永遠不會停下，樹葉被連日的雨水沖刷而閃閃發亮，雨滴打在地上濺起水花，如樹苗一株株整齊種在地上，柏油路的低窪處成了一座座池塘，車子呼嘯來往，池塘變身小海浪，只可惜來往的機車並不欣賞。

相較機車騎士和行人的狼狽，原本在車內應該舒爽開心的古詠明，卻寧願身在車外，逃離喋喋不休的古媽媽：「不會覺得丟臉嗎？什麼時候能考個第一名？」

古詠明想著：我也有過第一名呀！雖然這個第一名讓他失去陳迪這個朋友，還被同學看不起，但還是第一名嘛！陳迪曾經是古詠明最好的朋友，不過自從上個月的「說謊大賽」風波後，兩人形同陌路，就算見面也不打招呼。

說謊大賽的起因是某一天的早自修，座位相近的兩人攤開書本悄聲聊天，直到風紀股長兇巴巴喊：「古詠明，我要記你說話。」這聲響劃破了班上的寧靜，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到了古詠明身上，正在改聯絡簿的老師也站了起來，只見古詠明無辜地擦擦額頭上的汗珠說：「陳迪身體不舒服，我問他要不要去保健室，不要記我啦！」陳迪聞言，雙手抱住肚子露出痛苦模樣。老師開口：「請古詠明陪陳迪到保健室吧！」古詠明扶著陳迪往門口邁進，彷彿患難



見真情的好兄弟。

遠離教室，兩人興奮互相擊掌！陳迪偷笑：「我以為今天又要被罰站了！」古詠明得意揮揮頭髮，兩人走到穿堂，風吹過來好涼爽。古詠明還處在興奮中，覺得能用幾句話就化解危機，真是太帥了，忍不住再試試看自己騙人的技術，故意對陳迪說：「喂，你腳上有蟑螂！」陳迪聞言跳了起來，看到古詠明捧腹大笑才知道上當。

陳迪不干示弱：「快看後面天空，有幽浮！」古詠明做了鬼臉不信，但眼看陳迪驚訝指著天空目瞪口呆的樣子，還是忍不住回頭一瞧，藍藍天空什麼都沒有。這次換陳迪得意了，大笑提議：「我們來比說謊大賽好不好？看誰最會騙人？」

於是陳迪先騙風紀股長的鞋帶沒綁，古詠明騙不敢吃紅蘿蔔的花花營養午餐是紅蘿蔔全餐，陳迪又騙一年級小朋友操場有恐龍，古詠明也騙警衛叔叔廁所漏水，陳迪還騙訓導主任褲子拉鍊沒拉！而且他們還發現一個不被懲罰的大絕招，只要無辜誠懇地說：「呀！對不起是我弄錯了！」再生氣的人，也不能拿他們怎麼樣。

到了下午，眼看這場大賽古詠明就要輸了，他喊出了暫停：「等一下！要騙就騙個大的，而且對大家有幫助的！」暫時領先的陳迪挑釁：「哈，哪有謊話會對大家有幫助？」古詠明自信滿滿：「等下就看我的！」兩人隨著鐘聲進入教室。

這堂課是數學課，昨天放學時老師才說下堂課要考試，因此沒有記在聯絡簿上。當老師拿著考卷走上講台時，古詠明發揮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的精湛演技說：「天呀！老師，該不會要考試吧？」老師理所當然地回答：「對呀！」古詠明提高音量：「老師你昨天

又沒有說要考試，哪有這樣忽然考試的？我如果考不好，會被我媽打死！」老師有些疑惑：「昨天放學時有說呀！」古詠明不死心，繼續上演大戲：「沒有！老師你昨天沒有說要考試！」陳迪應和：「老師沒說喔！」同學們你看我我看你，停頓了幾秒後也跟著出聲：「老師沒有說耶！」、「哪有這樣忽然考試的？」

就連班上成績總是第一名的方蘋蘋也跟著搖頭，老師推推眼鏡說：「看來是我記錯了，那就明天再考，我們先上課。」古詠明偷偷向陳迪比了勝利手勢，陳迪則回以雙手大拇指，沒人留意到方蘋蘋紅紅的臉頰和捏緊的手指。

但到了隔天，古詠明就驕傲不起來了。老師生氣的樣子像極了尾巴被踩到的恐龍，她尖叫嘶吼：「要不是有良心過意不去的同學私下告訴我，我還不敢相信，你們居然會聯合起來騙我！古詠明、陳迪，不要再裝無辜了，就是你們先開始的，一年級老師、警衛和訓導主任，已經向我告狀了！」

古詠明知道闖了大禍，正想著該怎麼辦才好時，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聽到陳迪居然說出，比起昨天所有謊話加起來，都還要更厲害的謊話！

陳迪哭著說：「老師，是古詠明逼我的，他說如果不跟他比說謊大賽，就要打我！嗚……」陳迪的眼淚讓老師心軟。後來受懲罰的只有古詠明一人，他身上掛著「說謊第一名」獎牌罰站整整一星期，從此之後，古詠明成了同學們心目中的說謊第一名，他們回想起，過往有很多事情顯現古詠明超會說謊，不管是想引起人注意的誇大、或是整人的惡作劇，有太多跡象證明古詠明可能一直在說謊，至此古詠明說什麼都不再有人相信，更讓人難過的，是陳迪除

了把做壞事的責任都推到他身上，還不願再和古詠明說話。

思緒回到眼前，古媽媽把車子停進家裡的地下停車場，解開門鎖並吩咐：「你自己先搭電梯上樓，我等下就上去。」古詠明低頭下車不回應。

進入電梯後，還沒站穩，地面便大力地晃動了一下，古詠明緊張地抓緊扶手，正想著是否要按緊急按鈴時，門緩緩打開，出現一個打扮滑稽，手拿著麥克風的小丑，他伸手把古詠明拉出電梯，同時還嚷嚷著：「我們最後一位選手登場了，各位觀看直播的評審，這一位不簡單，是我們打敗無數敵手的說謊第一名！不要害羞，跟評審打招呼！」古詠明看向小丑手指的方向，發現有十多台攝影機居然飛在空中照著自己，其中幾台還發出刺眼的亮光。

古詠明連忙後退：「你在說什麼呀？這是哪裡？我才不是說謊第一名！」小丑大笑讚嘆說：「不愧是說謊項目冠軍，一開口就是不一樣，這是謙虛還是謊話？讓我們來看看你的經典回顧！」

鏡頭飛近古詠明，他身旁居然跳出一個迷你版的半透明古詠明，看起來大約三歲，旁邊也跳出半透明的媽媽問是誰打翻了果汁？圓滾滾的小小古詠明搖著頭後，跟媽媽一起消失，但同地方又出現六歲大的古詠明，發抖著說肚子痛不能上學，去年六月的古詠明也突然出現，誇張地到處炫耀老師稱讚他國字進步，要把作業貼在教室後方，但又隨即出現另個古詠明，鬼鬼祟祟把自然考卷的成績從60分加上一撇後成了80分後消失不見，最後出現的是大聲騙老師沒有公告考試的古詠明。

小丑繼續主持：「太讓人驚艷了！這麼有潛力的孩子，絕對

是壞孩王國新一屆國王的熱門人選，決審會議即將開始，麻煩各位評審了！」小丑的尾音剛落，所有飛在空中的攝影機立刻飄回牆面架上，小丑把麥克風放入胸前口袋，慎重地以雙手握住古詠明說：「歡迎！恭喜你在說謊話這項目拔得頭籌，能競選壞孩王國的新任國王，我很看好你喔！」

古詠明的臉漲紅，甩開小丑的手說：「我才不要當什麼鬼國王！」小丑花俏地在空中揮揮手，旋即憑空出現一間透明房間，裡面站著許多孩子，小丑興奮搓手道：「你看，所有第一名都在裡面！唱反調第一名、骯髒第一名、亂寫功課第一名、抱怨鬼第一名、危險動作第一名、沒耐心第一名、偷吃東西第一名、愛生氣第一名、推卸責任第一名、不睡覺第一名、懶惰第一名、欺負人第一名、浪費資源第一名和書包最亂第一名！真是激烈的競爭，就差你了！」

古詠明剛要開口，就發現腳下出現巨大吸力讓他站不穩，才一眨眼就發現自己居然已身在透明房間中，旁邊站滿了第一名的孩子們。令人驚訝的是，他在人群中看到了陳迪和方蘋蘋！雖然已經許久不說話，但這詭異的地方讓曾有絕佳默契的兩人遠遠對看一眼後，就決定放下紛爭，往彼此靠近，共同躲在人群角落，還來不及討論，小丑漂浮在人群上方大聲宣布：「恭喜各位入圍者，若選上新任國王，就能到壞孩王國各據點進行巡迴演講，時間維持一年，不用去討人厭的學校，也不用看到囉嗦的家長！」這段話讓原本眉頭深鎖的古詠明臉上展現燦爛笑容，大聲提問：「不用去學校？像是世界旅行一樣能到處玩？」小丑慎重點頭：「沒錯！現在正是評審傷腦筋的決議時間，待會就會公布，但競爭太激烈了，每年評審

都要謹慎決定，非常辛苦！」

陳迪狐疑發問：「每年都選出一任壞孩國王？國王只當一年？」小丑不假思索地說：「對呀！新國王巡迴演講後，就會被送去壞孩研究實驗中心，徹底拆開，啊不，我是說徹底檢查怎麼樣的細胞和神經構造，才能長成最佳壞孩？這可是重要的傳承使命！雖然會犧牲，但值得敬佩！」說完雙手向上，彷彿向過往的壞孩國王致敬。

聽到會被抓去研究，方蘋蘋嚇得抓緊胸前的書包，所有第一名也怕得開始尖叫吵鬧，但無論怎麼踩地板或推透明牆壁，整個空間依然堅固無比。小丑沒提到落選會怎麼樣，但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不安的氣氛讓陳迪開口：「古詠明對不起！上次說謊大賽的錯，我都怪到你身上，平常很多時候我也都這樣，才會活該得到推卸責任第一名。」古詠明靠在牆壁上低頭，所有憤怒和委屈都瞬間釋懷了，他感嘆：「我也有錯！我太愛說謊，想讓事情輕鬆一點，但根本反效果，我再也不要說謊了！」

話才剛講完，身後原本堅硬的透明牆壁突然變軟，小丑發現後大喊：「說謊第一名不要呀！如果真心懺悔願意改過，會讓你失去競選國王機會的！」古詠明三人聞言有默契地大喊：「我再也不敢了！」

變軟的牆壁出現裂縫，三人奮力鑽出，其他第一名見狀，也想從裂縫逃出來，但當他們觸摸到牆壁，裂縫隨即不見。古詠明三人成功逃離透明房間，但會飛的攝影機和小丑在身後緊追不捨，方蘋蘋靈機一動打開一直抱在胸前的書包，把書包內的東西當成武器丟向小丑和攝影機，成功抵擋他們靠近，古詠明和陳迪也加入了丟東

西的行列。

方蘋蘋的書包太驚人了！古詠明發現手上抓的居然是上學期的考卷，而陳迪則拿出一隻臭襪子，眼看小丑又要逼近，方蘋蘋掏出書包底層不知道放了多久的便當盒，上面還爬了兩隻蟑螂。便當盒的噁心酸臭味讓飛在空中的攝影機全部掉落，小丑也搗著鼻子不再追趕。空間晃動並散發刺眼亮光，三人閉眼緊緊並抓著彼此的手。

再張開眼睛時，古詠明已回到電梯，打開門的瞬間正好看到已抵達家門的媽媽，她一如往常唸著：「我都停好車了，怎麼比我慢……」這次古詠明不再嫌煩，反而緊緊抱住她，古媽媽嚇了一大跳，驚覺好久沒和孩子擁抱，這滋味或許比孩子獲得第一名更好。

壞孩王國真的存在嗎？還是一場夢？隔天古詠明走進教室時，還在想解答。進教室的瞬間，陳迪大喊：「古詠明，來看我抓到的鉞形蟲！」如同一個月前兩人還是朋友的熱情模樣，古詠明也注意到方蘋蘋背著新書包正對自己微笑。

三人從沒談過逃出壞孩王國的奇遇，或許是害怕小丑會突然出現，也或許是決心把過往壞習慣改正，一切開始不一樣。

沒人注意到，窗外悄悄放晴了。

【評審評語】

評〈逃出壞孩王國〉

◎ 張友漁



要讓孩子喜歡閱讀，我們得寫有趣的故事，貼近孩子生活經驗的故事。這篇故事，孩子的經驗寫的很到位，故事很有趣，寫作技巧高明。看起來像一篇少年小說，卻在主人翁進入電梯之後，進行了現實與想像空間的轉換，讓故事看起來又像童話了。

這篇故事一開頭就是主人翁慫恿大家集體霸凌的一個老師，很多的霸凌事件，一開始就是慫恿，然後眾人跟隨，接著集體霸凌，有時候，你並不想那樣做，但是整個氣氛逼著你傻傻的跟隨了。

壞孩？我們在鼓勵給犯錯的孩子貼標籤嗎？當然不是。這篇名叫《逃出壞孩王國》的故事，想告訴你，他們也想逃出去，只是找不到方法。這個故事的討論空間相當的大，你是什麼第一名呢？你有逃脫的方法嗎？

【得獎者】

林千鈺



努力當小朋友的故事開心果，大朋友的心事垃圾桶，幸運得過一些獎，著有《幸福的藏寶圖》、《有好有壞》等。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的鼓勵！讓我有信心繼續寫下去，想透過這故事勉勵孩子，能面對錯誤並修正，就是永遠的第一名！每個缺點背後，或許也指引了優點，端看怎麼審視與調整，高處低處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感謝主！榮耀歸神！

童話 | 副獎 |

打呼公主

藝萱



琪琪，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她的爸爸是阿不列登王國的國王，她的媽媽是阿不列登王國的皇后，她從小在美麗的城堡裡長大。而且，從琪琪會走路開始，她天天戴著金色小皇冠，穿著白色蕾絲裙，她對每個遇見的人微笑，說話總是輕聲細語。阿不列登的每個人都說，「我們琪琪公主，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公主了。」

但是，琪琪有一個秘密，連她自己都不知道。

有一天，琪琪又拜託皇后，「媽媽，我能邀請安妮來我們的城堡過夜嗎？」她已經十歲了，很渴望和朋友一起開個睡衣派對。

「我的寶貝，這恐怕不太好……」皇后皺起眉頭，開始努力想用什麼方法使女兒打消念頭。

「媽媽，這是我唯一的心願，拜託妳、拜託妳！」看著琪琪充滿期待的样子，皇后只好勉強答應。但是到了睡衣派對當天，城堡裡好多人請了病假，國王也病恹恹的躺在床上。

「琪琪，我想睡衣派對還是取消吧，」國王用力咳了幾聲，「現在城堡裡一定有很多感冒病毒，你也希望安妮健健康康吧。」

「是的，爸爸，請您好好休息。」琪琪是個好公主，她不吵也

不鬧，只是請管家把為派對準備的蛋糕和禮物，都送去安妮家裡。她在窗邊看著管家愈走愈遠，心情也愈來愈低落。

這天晚上，皇后為她唸了一本又一本睡前故事，陪她直到睡著。

「呼——噓——」如雷般的打呼聲立刻從床上傳出來，皇后連忙幫女兒蓋好被子，掩著耳朵逃出房間，關上隔音的大門。這時，國王早已在門旁等候，「琪琪她還好嗎？還是很不开心嗎？」

皇后嘆口氣，「我也沒辦法，這個秘密不知能夠瞞多久。」

自從琪琪出生起，她就很會打呼，而且年紀越大，打呼聲越誇張。雖然，國王暗暗請來很多有名的醫生治療，卻完全沒用。

國王和皇后擔心琪琪知道這件事會很難過，刻意保守秘密，拖一天算一天，祈禱將來會有奇蹟降臨。

沒想到，一個月之後，琪琪學校的冷氣突然壞了。雖然立刻找人修理，卻沒有辦法馬上恢復，在炎熱的夏天裡，教室是一個巨大的烤箱。大家揮汗如雨，連香噴噴的午餐都吃不下去。

於是，琪琪站起來邀請同學們，「今天中午，請大家都來我的午睡室一起吹冷氣休息吧！」

「這樣好嗎？會不會令你不能好好休息？」安妮擔心的問。

「沒問題的，頂多我不睡午覺就好啦！」琪琪微笑回答。

然而，冷氣吹出來的涼風實在太舒適了，琪琪一下子就沉入夢鄉，當她揉揉眼睛醒來，身邊只剩下安妮一個人，其他同學都圍在窗外，用一種非常奇怪的眼光看著她，還有幾個男生在交頭接耳。

「發生什麼事了？」琪琪不解的問。

安妮憐憫的看著好友，「琪琪，原來你一直隱藏這個秘密，別難過，如果是我，也不希望別人知道。」

琪琪沒聽懂，窗外一群男生忽然大聲唱，「琪琪是個打呼公主，超級會打呼，比水牛更大聲，比恐龍更大聲，真是嚇死我們！」

安妮生氣的制止，「不準唱！」她又轉頭對琪琪說，「沒有那麼誇張，妳頂多就是……我們阿不列登的打呼冠軍！」

「我是……打呼冠軍？」琪琪的臉一下子紅了，「我是公主，怎麼可能是打呼冠軍？！」她的眼裡充滿了淚水，搗著臉跑出教室。

隔天早上，整個阿不列登王國報紙、電視的頭條新聞，全都是「甜美公主兩面人，打呼更勝打雷聲！」

雖然，國王和皇后不斷安慰琪琪，她仍然非常難過，她把皇冠和蕾絲裙都丟到角落，不敢出門，也不願意見任何朋友。

「她把自己關起來了，怎麼辦？」皇后擔心的吃不下飯。國王召來所有派駐在阿不列登王國的大使，請求他們儘快在各自的國家找到消除打呼的方法。國王承諾，只要有人成功，就把城堡送給他。

一週後，果然有三個國家的大使前來，他們自信滿滿的邀請國王全家造訪自己的國家，保證能幫到琪琪公主。琪琪立刻打扮成普通女孩的樣子，跟著爸媽踏上旅途。

第一個國家是愛美國，這個國家醫療最先進。愛美國大使帶領

他們到國內名聲最大、設備最好的醫院。琪琪接受一連串精密的檢查後，穿著白袍的老醫生走出來，滿臉笑容的說，「可愛的公主，我們決定為你的鼻子和嘴巴進行最高級的手術，你一定會對成果很滿意。」

「手術之後，我就不會再打呼了嗎？」琪琪無比期待的問。

「這個嘛，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成功機會。但是經過手術後，我們百分之百保證你的鼻子會更高挺、嘴巴會更美麗。整個人煥然一新！」

「可是，我很喜歡自己的鼻子和嘴巴，我只是不想再打呼而已。」琪琪傷心的垂下頭。國王和皇后互看一眼，二話不說，牽起琪琪的手去下一個國家。

第二個國家是愛樂國，這個國家熱愛音樂，幾乎人人都能夠演奏出美妙的樂章。愛樂國大使胸有成竹的說，「只要在公主熟睡的時候，安排一支頂級交響樂團在旁邊，按照琪琪公主的打呼聲伴奏，就能把打呼聲變成非常了不起的音樂。」一家三口聽了都非常滿意。

然而，當大使開始播放打呼的錄音，請音樂家們配樂時，由於他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奇怪又響亮的噪音，個個驚慌失色，表現失常，彈鋼琴彈走音了，吹笛子的被口水嗆到，拉小提琴的也把絃拉斷了。琪琪實在聽不下去，只好落寞的離開。

第三個國家是愛睡國，這個國家非常重視睡眠，而且睡覺的癖好特別多、特別普遍。愛睡國大使帶他們到一間「怪怪睡」小學，

這裡專收有特殊睡覺習慣的孩子。當他們參觀學生睡午覺的情形時發現，每個孩子都戴上耳塞、眼罩，睡在自己的沙發床上。過沒多久，他們開始打呼、流口水，有的磨牙、有的夢遊、有的拳打腳踢加翻跟斗，這些孩子睡覺的情景簡直是一場混戰。琪琪自言自語，「真厲害，我應該可以融入他們吧。」

但是，國王和皇后卻不那麼想。他們急著拉琪琪離開，因為他們十分擔心，女兒已經是打呼冠軍，如果留下來後又變成磨牙冠軍、夢遊冠軍，那該怎麼辦？最後，他們拖著疲憊的身體再度搭上飛機。

琪琪越想越難過，如果是跑不快、長不高、字不漂亮，她還可以加倍努力，但睡著的事，她根本沒辦法。想著想著，她不小心睡著了。

她的打呼聲立刻傳遍整架飛機，聲音越來越來響，甚至震動了飛機的雙翼，機長為了大家的安全，只好緊急迫降在附近的小島上。幸好，所有人都平安無事。

當琪琪醒來發現自己闖的禍時，感到非常抱歉，皇后安慰她，「這裡叫做美夢島，風景美麗，料理好吃，島民也很親切，我們就當作來這裡度假吧。」

皇后說的沒錯，這裡的確是天堂般的小島。琪琪和島民的孩子一起在細白的沙灘上賽跑、撿貝殼、堆沙堡。直到深夜，他們才依依不捨的分開。

廣闊無邊的沙灘上，躺在吊床上的琪琪很快就睡著了，她的打呼聲和海浪聲一唱一和，就像大地的搖籃曲。琪琪還夢見自己和朋

友一起玩水。

然而天亮後，她找遍島上每個角落，卻找不到她的新朋友們。她很傷心的問國王，「他們是不是討厭我打呼，所以躲起來了？」

「我的小公主，當然不是。這個島上沒有小學，他們一早就搭船去上課了。要週末才能回來。」國王很溫柔的解釋。

原來，美夢島並不是一切都很美好。這裡沒有學校也沒有醫院。島民只能倚靠每週一次的大船，帶他們去上學和看醫生。

琪琪想到自己每天都有爸爸、媽媽陪，島上的孩子卻沒有，心裡更加難過。她仰著小臉問皇后，「媽媽，我要怎麼做，才能幫助這裡的島民呢？」

皇后輕撫著女兒的長髮，輕聲回答，「我的寶貝，你是公主，盡力去做你能做的，一定能幫助到他們。」

那天晚上，琪琪望著滿天星星左思右想，翻來覆去，一直想到天亮，終於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回到阿不列登王國後，琪琪再度戴上金色小皇冠，穿上白色蕾絲裙，站到人民面前。她鄭重宣布，「我即將展開一連串的國際訪問，每到一個國家，我會先進行友善拜訪，在晚上，我會舉辦幫助美夢島的愛心義演。」

「愛心義演？公主要表演唱歌跳舞嗎？」很多人好奇的問。

琪琪搖搖頭，深吸一口氣才說，「我要在一個透明的房間睡覺，並進行打呼表演，只要願意捐錢幫助美夢島的人，都可以參觀。」

「花錢看公主打呼？」人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沒錯，因為我是公主，也是世界級的打呼冠軍。」琪琪挺起胸膛，無比認真的回答。

琪琪公主的決定獲得國王和皇后的支持，也在各個到訪的國家引起熱烈的回應，從早到晚都有人排隊買票，這些人之中，一半是想見識這位小小年紀的打呼冠軍，另一半則是因為佩服公主的勇氣和愛心。

參觀後的人都豎起大拇指，稱讚的說，「沒想到那麼瘦小的身軀裡，隱藏那麼大的能力，不愧是琪琪公主！」

幾個月後，琪琪把所有收入捐給島民。美夢島的美夢終於成真，第一間學校的名字就叫做：琪琪公主小學。

漸漸的，打呼公主的名號傳遍全世界，現在，阿不列登的每個人都說，「我們琪琪公主，連打呼都是冠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公主了。」

【評審評語】

評〈打呼公主〉

◎ 崔麗君



在我們的印象中，
童話故事裡的公主總是優雅有教養，長得甜美又穿得漂漂亮亮，
得到國王最多的疼愛和王后最好的保護。
這樣的公主怎麼會和打呼連在一起呢？（讓我想趕緊看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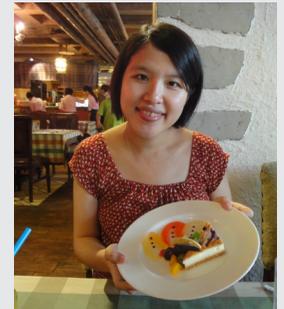
在一次偶然的午睡時間被同學發現這個祕密……
公主會打呼！而且不是普通的呼聲，是像打雷般的驚天動地！
公主這時才知道自己竟然有打呼的毛病！
同學們嘲笑公主還到處宣傳，
這個被國王和王后小心保守的祕密很快就傳遍全國，還登上報紙！
公主傷心得不敢出門，國王和王后擔心極了，
於是帶著公主出國尋找醫治打呼的方法。連跑三個國家都不滿意，
就在回國的途中，公主的打呼聲振動飛機，只好迫降在「美夢島」上。
公主和美夢島的孩子們相處愉快，後來知道島上沒有學校和醫院，
突發奇想，回到自己的國家舉辦「打呼募款」，讓民眾買票來參觀公主打呼。

故事輕鬆有趣，點出現實生活中同學之間嘲笑霸凌，
連地位高高在上的公主也受不了而沮喪，
還好有父母的協助加上公主願意走出陰霾，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並放下身段，想出好點子，本來看似的缺點變特點，
民眾從看熱鬧到佩服公主，結局皆大歡喜。
是一個有趣又可以和孩子討論的故事。

【得獎者】

藝萱

政大新聞系畢業，目前育兒為主。曾得106年桃園性平好故事首獎、108年臺東好故事首獎。



得獎感言

感謝上帝，感謝我親愛的家人。從七年前，我開始利用育兒的閒暇創作童話。看到孩子們聽故事著迷的樣子，支持我到如今。這個獎對我是很大的鼓勵，謝謝評審和主辦單位。榮耀歸給上帝。

童話 決審會議

會議時間：109年9月17日 14:00-16:00

會議地點：臺灣創價學會桃園文化會館會議室

決審委員：張友漁、崔麗君、莊世瑩

會議主席：張友漁

列席人員：桃園市立圖書館鄒意蘭組員

《聯合文學》雜誌李佩勳組長

會議紀錄：李彥均

會議攝影：施佳



執行單位報告

活動專案組長李佩勳：

2020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童話組，總共收到186件稿件，經過初審委員羅世孝、嚴淑女及邱傑3位委員完成初審，共計36件作品進入複審，並有共計12篇通過複選，進入決選。決審會議中將分別決定出一位正獎及兩位副獎得獎者。

3位評審共推張友漁委員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察以及各篇意見。

總體觀察

張友漁委員（以下簡稱張）：

這次作品中有很多讀起來虛無飄渺的作品，我評審的標準是故事有存在的價值，故事要順暢、讓孩子能讀且覺得有趣。現在的創作者應該要多練習對白寫作，對話一旦弱下來，情節就很難推動，情感難以投入，對話寫作需要再加強。所有的創作都必須和生活靠攏，觀察自己和他人生活中的樣子，可以找到更有力量與可看性的創作題材。

對於各入選作品討論

〈分月光〉

莊世瑩委員（以下簡稱莊）：

有童話氛圍，這篇作品的文字有內在韻律，有散文詩的感覺，相較於敘述性的童話，頗有餘韻。

崔麗君委員（以下簡稱崔）：

作品中沒有將角色——狼人、吸血鬼的性格描繪出來，且故事沒有邏輯、吸引力、故事性及感動。

張：這是一件很隨性的寫作，沒有伏筆鋪陳，如果吸血鬼是一個很重要很可怕的角色，前面應該要鋪設伏筆，情節很弱、角色沒有性格，可能是對生活比較沒有細心觀察的作者寫出的作品。

〈虎爺的幸運蛋〉

莊：虎爺的創作結合桃園在地及客家文化，相較於〈桂花樹下的虎爺公〉，這篇作品在文字運用上較為流利、架構較為清晰，且較基於田調民間信仰的真實脈絡，特別欣賞作品中違背天性的對話拉扯。

崔：相較於〈桂花樹下的虎爺公〉，後者琢磨於友情跟愛情比較貼近小朋友。

張：這個作品有些亮點，例如：幫他孵鳥蛋，但應多著墨於虎爺及其性格，而攝影師這個角色有點多餘，沒有刺激感，作品最大的敗筆是對話相當囉唆、虛弱、無聊、很多贅字，故事的可看性因此被拉弱了。

〈勇士三兄弟〉

莊：很多小孩對這個主題一定很有興趣，但故事混亂且結尾薄弱。

崔：這篇作品很有畫面感跟「笑」果，三兄弟的角色設定跟動漫有關，故事有實際及動漫的情境很有意思，如果畫作繪本既有平面又有立體感一定很有趣。

張：這篇作品熱鬧有餘，深度不足，節奏很快，但人物之間的互動有點混亂且突兀。

〈登猴和死神〉

崔：乍看故事中的親情有感動到我，但再看也還好。

張：故事情節交待不清。

〈逃出壞孩王國〉

莊：我比較不喜歡他的題目，擔心「壞孩子」容易給小孩貼標籤，但經過評審討論故事後，有反轉想法，是一篇需要被討論的作品，童話的成分比較低。

崔：因為件數限制而沒有選。

張：這篇作品很順暢、熱鬧、有趣，不會很悶讓孩子不想讀，且文章中能讓人舉出很多討論的議題看起來很像少年小說，但在進電梯後發生了轉折，進入壞孩王國，像童話了。這故事貼近孩子及大人的經驗，霸凌的過程就是這樣，跟隨、慫恿，然後集體霸凌老師，結尾有內在懊悔的轉折，說明我們自己有一堆的毛病，但卻指責別人。

〈向左向右一齊走〉

莊：童話常會寫玄妙的外部，但這篇回歸到自己身體的本身即是一個小宇宙，這樣的選材蠻有創意的，讓我聯想到金庸小說中的武功招式，最後練到左、又手互打。

崔：最後的結局很教條，沒有驚喜。

張：這篇作品我完全有閱讀障礙，無法想像將兩條腿獨立對話，選材限制故事發展。

〈天香3號〉

莊：這篇讀來讓我有看恐怖片的感覺，很痛苦、絕望，應該要有多一點點人情。

崔：這個故事老人一直喊餓，年輕人很殘忍，讀完很鬱悶。

張：題材非常新穎、有創意，非常符合現在老年化時代，有些人是討厭老人，故事中用電腦判讀把老人當廢棄物處理，讀來會心酸，但比虛無飄渺的童話有啟發。

〈萬果公與花和尚〉

莊：這篇作品文字不夠精練。

崔：這篇作品表現出大自然跟人的和諧共處的感覺，在人都沒有察覺到的時候，故事仍靜靜地發生了，作品中對話跟聲音的描述很吸引人。

張：這個作品的第三段文字不是很順暢，有個很大的缺點，虛弱且無聊的對話很多。

〈打呼公主〉

莊：這篇作品用打呼做為題材很有趣，文字流暢，公主原本有高姿態，但可以放棄負面的高姿態轉變為正能量，最後把劣勢轉為正能量的結論相當振奮。

崔：這篇作品有一些誇張的敘述很有趣，容易讓小朋友進入情境。

張：這篇作品有些有趣的情節，故事四平八穩，但題材無新意。

〈沙漠小狐狸薛比〉

莊：這篇作品將沙漠綠化、垃圾、動物攝食與大自然環境失衡等等問題，交織在故事裡，用植物隱喻微弱且需要被呵護的希望，如果人類、動物再失去了最後的憑藉，就再沒有希望，用宏觀的角度來處理生命、環保議題，文字順暢有節奏感、故事性強烈、有動態感，用童話隱喻人類的處境。

張：建議作品的篇名可以改個名字，例如：〈沙漠山〉、〈垃圾山〉，且這篇贅字有點多，建議修改。前面應該要有鋪陳說明為什麼垃圾車到的時候就馬上撲上去，而是在等候，沒有另外再找食物，若是再細緻一點，會是很好的故事，節奏太匆忙、快速到作者也沒有掌握好。

決賽方式

首輪討論結束後，由12篇作品進行投票，每位委員共有5票；再針對最高票的作品進行最終討論及投票，以積分方式票選，第一名3分，第二名2分，第三名1分。選出首獎得主。

首輪決賽投票

作品名稱	張友漁	崔麗君	莊世瑩	合計
打呼公主	1	1	1	3
沙漠小狐狸薛比	1	1	1	3
桂花樹下的虎爺公	1	1	0	2
寶島迎風	1	1	0	2
虎爺的幸運蛋	0	0	1	1
勇士三兄弟	0	0	1	1
逃出壞孩王國	1	1	1	3

最終決賽投票

作品名稱	張友漁	崔麗君	莊世瑩	合計
打呼公主	1	1	1	3
沙漠小狐狸薛比	2	3	3	8
逃出壞孩王國	3	2	2	7

評審結果

〈沙漠小狐狸薛比〉8分、〈逃出壞孩王國〉7分；〈打呼公主〉3分。評審一致同意，由〈沙漠小狐狸薛比〉獲得2020桃園鍾肇政童話正獎；〈逃出壞孩王國〉與〈打呼公主〉獲得2020桃園鍾肇政童話副獎。

附錄 | 2020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辦法

壹、宗旨

為發掘及培植文學人才，推廣文藝欣賞之風氣，以鼓勵愛好文學人士創作。

貳、辦理單位

-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立圖書館
- 三、承辦單位：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文學》雜誌

參、徵選資格

不限定國籍，不限定題材，惟須以繁體中文書寫。以未曾發表（含演出、網路、實體出版）、未曾獲獎之作品為限，翻譯、改寫作品不予受理。

肆、徵文類別

- 一、短篇小說類：8,000-12,000字為原則。
- 二、報導文學類：8,000-12,000字為原則。
- 三、新詩類：40行以內為原則。
- 四、童話類：1,000-4,000字為原則。
- 五、散文類：3,000-5,000字為原則。

伍、投稿方式

（採紙本或線上雙軌投稿方式，參賽者可自由選擇其中一種方式報名參賽。）

一、紙本投稿

- （一）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109年8月10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且收件截止後稿件恕不予變更。
- （二）請詳細填寫附件之報名表（含授權同意書），連同徵選作品一式7份，郵寄至22147汐止厚德郵局第30號信箱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工作小組 邱小姐收。請於文件外封註明「2020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件」。

二、線上投稿

- （一）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109年8月10日23:59止。以上傳時間為憑，逾期恕不受理。不接受重複上傳修訂，且收件截止後稿件恕不予變更。
- （二）請至「桃園鍾肇政文學」活動官網之「徵獎辦法」處點選Google表單連結，填妥個人資料及報名表相關欄位，並上傳徵選作品電子檔。待執行單位確認投稿相關資料無誤後，將回傳「投稿成功信件」至Google表單內所填寫之Email，請自行保存該信件作為憑證；若於5天內皆未收到該信件，請洽詢02-8692-5588分機5327張小姐。
- （三）報名表下載來源

「桃園鍾肇政文學」活動官網：<http://literature.typl.gov.tw>
桃園市立圖書館官網：<http://www.typl.gov.tw>
聯經出版公司官網：<http://www.linkingbooks.com.tw/LNB/>
《聯合文學》雜誌官網：<http://www.unitas.me/>

陸、作品規範

- 一、應徵作品一律以電腦繕打，採直式橫書書寫。文字應採12號新細明體，並須以現行通用中文標點符號。作品題目一律見於第一頁最前端，以A4大小紙張直式輸出，格式統一為PDF檔。
- 二、紙本投稿請雙面列印，編列頁碼並裝訂。
- 三、應徵作品內文不得書寫任何作者姓名，及任何意圖表現個人身分之記號（姓名、個人資料請填寫於報名表）。
- 四、應徵作品必須不曾在任何報刊、雜誌、網站、部落格等公開媒體發表過；已輯印成書或出版作品者亦不得參賽。
- 五、應徵作品不得違背本文學宗旨、我國法令或公序良俗。
- 六、嚴禁抄襲，如有抄襲，公布其真實姓名及相關資訊。
- 七、如有違反前述四至六項任一種情形者，經評審委員會決議後，將取消參賽資格；已得獎者，將追回獎金及獎座或獎狀，並公布其違規情形之事實。

柒、獎金及錄取名額

- 一、短篇小說類：正獎1名，獎金25萬元；副獎2名，獎金15萬元。
- 二、報導文學類：正獎1名，獎金25萬元；副獎2名，獎金15萬元。
- 三、新詩類：正獎1名，獎金12萬元；副獎2名，獎金7萬元。
- 四、童話類：正獎1名，獎金12萬元；副獎2名，獎金7萬元。
- 五、散文類：正獎1名，獎金18萬元；副獎2名，獎金10萬元。
(各類別得獎者除獎金外，另贈《聯合文學》雜誌一年份。)

捌、評選辦法

- 一、評審分為初審和複、決審，並邀請作家及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所有作品採匿名方式公開評審。
- 二、初審委員負責資格及規格審查，包括徵選資格、徵文類別、作品規範、字數、抄襲及重複投稿等情況，以剔除不合規範、不具資格之作品。
- 三、作品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獎項得從缺。

玖、公布及頒獎日期

各類別預計至遲於109年11月20日前公布於桃園市立圖書館官網、「桃園鍾肇政文學」活動專屬官網。頒獎典禮將擇期辦理，時間、地點另行通知。有關本文學相關最新消息，請參考活動專屬官網。

拾、得獎作品集出版

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新詩、童話、散文類結集出版《2020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專書。出版時由得獎者校對並自負文責，並不再致贈版稅稿費。作品出版權歸屬主辦單位，並致贈得獎者每人至多10冊。

拾壹、注意事項

- 一、每類限參選一篇為限，但參加之徵文類別數量不受限制。過去曾獲正獎者，於該獲獎文類不得再行投件。

- 二、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主辦單位於該著作存續期間，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著作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主辦單位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 三、基於舉辦文學、智慧財產權及相關行政辦理之目的蒐集，同意提供主辦單位個人資料，包括下列項目：姓名、性別、生日、電話、Email、簡歷及身分證字號等報名相關資料，於本文學舉辦期間至主辦單位法定保管期限屆滿，主辦單位得蒐集、處理及利用上述個人資料。
- 四、得獎作品如有著作權或其他法令糾紛訴訟，經評審委員會決議或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作者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位無涉。若因參賽者言行或其作品致主辦單位名譽受損，主辦單位得以追償其法律責任。
- 五、投稿者皆視為認同本徵選辦法，報名時已詳讀所有規定。
- 六、依所得稅法規定，得獎者須就中獎所得代扣稅額。
- 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並公告於活動專屬官網。

拾貳、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並公告於活動專屬網站。



日常拾筆：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20/尹雯慧等作；
莊秀美總編輯.-- 桃園市：桃園市立圖書館，2020.11
296面；15×21公分
ISBN 978-986-5411-97-8 (平裝)

863.3

109017240

2020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I 得獎作品集 I 日常拾筆

指導單位 桃園市政府
發行人 鄭文燦
出版單位 桃園市立圖書館
總編輯 莊秀美
企畫督導 唐連成、王偉誠、鄒意蘭
地址 330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1號
電話 (03) 286 8868
傳真 (03) 339 2450
網址 www.typl.gov.tw

作者 尹雯慧、白樵、邱艾薇、邱怡瑄、李修慧、林千鈺
胡信良、張英珉、張燕輝、陳泓名、陳顯仁、楊語芸
楊智傑、陳麗芳、鄭雯玲（按姓名筆劃排序）

規劃執行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林載爵
社長 羅國俊
總經理 陳芝宇
總編輯 王聰威
統籌 周玉卿
執行 邱美穎
責任編輯 羅翊禎
美術設計 郭于捷
地址 221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
電話 02-86925588
網址 <https://www.linkingbooks.com.tw/>
出版日期 2020年11月
印刷 沐春行銷創意有限公司
定價 新臺幣300元

ISBN 978-986-5411-97-8
GPN 1010901673